

5161

石　濤(1630-1724)　松蔭研讀圖

立軸　水墨紙本

題識：粵山石濤濟畫。

印文：石濤、隱筆法

題跋：張大千(1899-1983)。此清湘未流寓邗江時所作，其年約當四十左右，爲康熙初年也。梅瞿山與清湘交最契，每游黃山必邀在其家，故其作畫多似清湘，此幅可證也。己卯(1939)冬孟，大千張爰拜題。

説明：1995年北京翰海春季拍賣會“古代書畫專場”圖録封面。

SHI TAO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93 × 97 cm. 76 × 38 1/4 in. 約16.8平尺

RMB: 8,000,000 — 12,000,000



5161

石濤　《松蔭研讀圖》

天津美術學院教授　劉金庫

這是石濤上人的精品，其緣由有二：一是石濤的押腰印，二是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二幅作品《陶詩采菊圖軸》、《石濤山水圖軸》(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四僧繪畫卷》圖70、圖71)用筆如出一轍、同年所畫，爲石濤35歲時的作品。本圖中遠山橫亘，瀑布急湍，學巨然的畫法而又略簡略變化，極爲生動。中景則用折帶皴、荷葉皴法畫就，略有梅清筆意，又感覺全然不同，已經衝破諸多的清規戒律，奇險而又秀潤。近景則以大幅筆墨將研讀二士表現得淋灕盡致，前後以松樹映襯士人高尚氣節，用筆用墨既有高古之氣，又有空靈疏野的神韵，石濤作品大致上有二種風貌，一是渾厚嚴謹、豪放静穆樣式的；二是師法自然，氣勢宏偉樣式的。本圖爲前者樣式的典型代表作之一。現就本圖進行四個方面的考證：

其一、本圖與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陶詩采菊圖軸》創作時間不差一二個月，風格近似梅清，且在構圖上十分地一致，用筆略有不同，以本圖多畫出一個茅屋、二高士，余則盡同。本圖右下角的張大千在乙卯年(1915年)所寫的長段題跋，從題跋中可知，此件藏品在當時已經是“問蒼山房”主人的藏品，此人就是上海灘“幫會老大”黄金榮的中醫大夫葉熙春(1881—1968)，本名錫祥，字熙春，號錦玉，常署問蒼山房主人。浙江杭州人，中醫世家。建國後曾任浙江省衛生廳副廳長，極富收藏。葉氏曾經專門收藏明清二代書畫家作品三百件之多，且多是精品，如明代四大書法家的作品、清初四僧的作品，也包括清末何紹基、曾熙、顧澐等諸多作品，且其藏品收藏的時間多是在上個世紀20年代之前。今天在香港、大陸拍賣行裏見到上鈐有“問蒼山房珍藏”朱文長方印的藏品都是經過他的收藏精品。此圖在1915年入藏於葉熙春手中時，并有葉氏親手題寫的題簽可資佐證。衆所周知，張大千臨摹石濤的作品多是石濤晚年的作品，而且張大千臨摹石濤作品的時間分别是1929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5年二個時間段，單就張大千的畫功而言，張大千缺乏的恰恰是石濤學梅清繪畫的功夫，石、梅二人切磋畫藝幾近二十年，在本圖中的功夫足以説明這個問題。

其二，經劉九庵先生考證，本圖上石濤的二方印“石濤”押腰印、“隱筆法”白文方印，石濤只用了約十年的時間，後來遺失在北京，最後一次是用在爲满清權貴博爾都畫的一幅墨竹上，即在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辛未二月爲博爾都寫墨竹，時年50歲。此二方印是石濤隨身携帶的五方印中常用的二方。

其三，從本圖的畫意上看，此圖很有可能是石濤與梅清相互“較勁”時的作品，本圖中，繪有二人在松蔭下比試的二個學者是一種隱喻，據汪世清先生的考證，石濤與梅清交往友善，相互切磋畫藝。石濤早期的山水，受到梅氏的一定影響，而梅氏晚年畫黄山，又受石濤的影響。所以石濤與梅清，皆有“黄山派巨子”的稱譽。大約石濤在41歲時(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時，即雙方已經交往了15年後，石濤開始反教梅清畫黄山了，如他給梅清的《山水册》上就説“畫家不能高古，病在舉筆只求花樣。”還説：“今人古人，誰師誰體；但出但入，憑翻筆底。”這是石濤在一枝閣勸説梅清不要一味地去離開古人的畫法，梅清也不服，他在《黄山圖册》的跋文中説：“余游黄山後，凡有筆墨大半皆黄山矣。”而石濤則説：“黄山是我師，我是黄山友”加以回應。當然，我們知道，二人的繪畫作品并不能説誰贏誰輸，但石濤由最初學梅清的，到後來是梅清學石濤，其關鍵在於石濤的繪畫理論要比梅清高明得多。涉及到本圖，從整幅作品的氣息中可以看出來，同是畫黄山，梅清更多關注畫面的形式趣味，漸江更多關注畫面的造型的構成結構，而石濤則更多關注畫面的筆墨。從理論上來説，石濤關注筆墨則注定要超出梅清、漸江的，這是必然的結果。

其四，張大千在本圖的右下角上的題跋寫道：“此清湘未流寓邗江(宣城)時所作，其年約當四十左右，爲康熙初年也，梅瞿山與清湘江交最契，每游黄山必邀在其家，故其作畫多似清湘，此幅可證也。乙卯冬孟，大千張爰拜題。”張大千不愧爲“石濤專家”，經考，梅清(1623—1697)是宣城人，1666年，石濤第一次住在宣城，第二年，石濤與梅清結識，梅清45歲，石濤37歲。此前，1654年，梅清考取了舉人，對功名由淡漠轉而熱衷，“千裏涉公車，蓄念窺龍門。”此後四次北上參加科舉考試，往返萬裏，都以不第而終。1667年，梅清面對仕途坎坷的殘酷現實，“誓歸南山南，吾自適吾適”，梅清决心找回自我，重返山水，吟咏寄興。與此同時的石濤二次在揚州接康熙皇帝大駕，一次游説北京，但最終也是無功而返。此後數十年，二人互爲師友，石濤每上黄山都會住在梅清家中。宣城經蕪湖至經濟文化中心揚州，因有長江水路而十分便捷。當年，揚州畫家如尋訪黄山，宣城無疑是一個理想的中轉站。梅清據宣城的地理文化優勢，廣交詩畫朋友，比如石濤曾在宣城一帶居住數十載。

此外，本圖與收藏在上海博物館的《山窗研讀圖》相比對。早於上海博物館的《山窗研讀圖》，但其用筆一致，用墨略有差异，且在構圖上略有不同，本圖早於《山窗研讀圖》，故其筆墨縱恣豪放有餘，而後者則淡定有餘。且本圖在石濤上人作品當中，有三個突出特徵：一是本圖標明石濤善用墨法，枯濕濃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歡用濕筆，通過水墨的滲化和筆墨的融和，表現出山川的氤氲氣象和深厚之態，而《山窗研讀圖》雖則用墨很濃重，墨氣淋灕，空間感强，但不如本圖運筆靈活。加之，本圖細筆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綫勾斫，皴點并用，已經形成自己蒼郁恣肆的獨特風格；二是本圖運筆酣暢流利，多方拙之筆，方圓結合，秀拙相生。而《山窗研讀圖》的畫法則是程式化，很熟練，多圓熟之筆，没有拙筆之趣；三是本圖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筆情恣肆，淋灕灑脱，不拘小處瑕疵，却以奔放之勢見勝。而《山窗研讀圖》則講求氣勢，雖有郁勃的氣勢，却没有營造出深邃之境。





石濤《山水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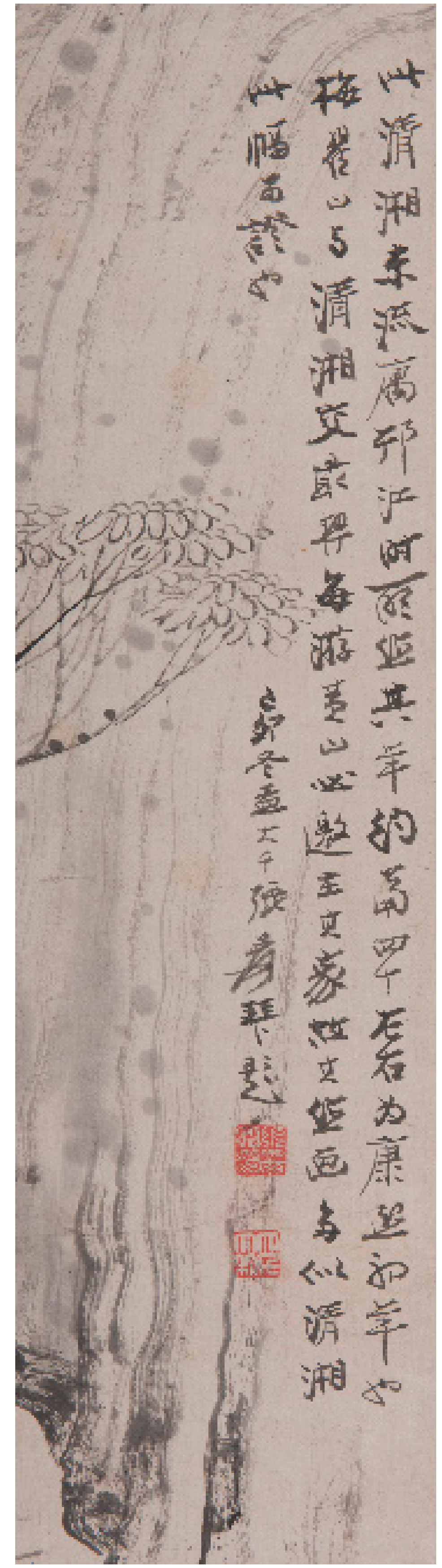


石濤《陶詩采菊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5161





5161(局部)

5162

石　濤(1642-1707)　詩書畫聯璧卷

手卷　設色紙本

題識：春日吹簫秋自霞，老年魂夢盡天涯。昔時蹤跡看兒戲，此日塗冠可學鴉。舊裹蓬君心易盡，新詩如我目難花。黃山不落人間字(余曾題石，至今有在)，卻脫清風袖裏霞。賠南老友吳兼山先生來須眉照世，宛然丘壑風流。追叙當年又覺攢期如昨，筆硯間不替少年麥小也。一笑。清湘弟大滌子若䁥拜手耕心草堂。

畫家自跋：(一)清湘元濟石濤苦瓜和尚稿，津門道上書。

印文：善果月之子天童之孫原濟之章，贊之十世孫阿長。

(二)庚申(1700)八月秦淮一枝靜居即事七首。得少一枝足，半門無所藏。孤雲夜宿去，群賢丕成行。不作餘生計，將尋明日糧。山禽應笑我，猶是住山忙。身既同雲水，名山信有枝。簾是護野，堂靜月來期。半榻懸空穩，孤鐙就地支。辛勤謝余事，或可息甕痴。清趣初消受，寒宵月滿園。一貧從到骨，太寂欲招魂。句冷辭烟火，腸枯斷菜根。何人知此意，欲笑且聲吞。樓閣崢嶸遍，龕伸一草拳。路窮行迹外，山近卧游邊。松自何年折，籬從昨夜遍。編放愁愁枕，石目躧小乘。禪僧容投孝，補枯延病后。身文辭非所，任璧立是何人。秋冷雲中樹，霜明砌外筠。法堂塵不掃，無處見親。門有秋高樹，扶離出草根。老鳥巢夾子，修竹蔽涼裈。淮水東流止，鐘山當壑蹲。月明人靜后，孤影照霜痕。多少南朝寺，還留夜半鐘。曉風難倚榻，寒月好扶筇。夢定隨孤鶴，心親見毒龍。若能解禪悅，何地不高峰。印文：支下人。

(三)送孫于立先生還朝兼呈施愚山，高阮懷兩學士。江雲千裹接神京，争羨朝，天足馬輕步。入班齊運色，閒開鬢火更增明。禾恩定出諸公上，丈義定端尚特踏聲。況復和歌多勝侶，雍容同向鳳池行。

(四)江東秋日懷白雲諸布衣處士。三年高士懷同儕，非爲文宇甘相求。江東可語者誰是，屈指家散成幽愛，白雲老友幾他去，青城復作叢宵游。南村獨往無定迹，岩天補過中江鷗。(公齋名補過)近日鷹阿成懶癖，往來時卧長千樓。一枝嗣方寄空外，默張冷把盡搜來。人生不樂傷白頭，蒼略事事寬杯休。愚羲竇南捧約鉤，野人溯落尋無由。苦蟲隨業千啾啾。

(五)宣州司馬鄰瑚山見訪時方奉旨圖江南之勝。宣州司馬多清聲，扣開日午遥相尋。問禪過掃乘人見，文采風流向上論。當今韶下圖丘壑，繆帙山材恐搜搜。畫師如雲紗手譜，請君放眼攬鱗楞。一言鑒别萬眼注，井州快剪分毫素。欲向皇家問賞心，好從寶繪論知遇。

(六)長千浮圖六首一枝閒賦。恩大宣颸若大觀，每于良夜仰波瀾。九重人不添燈火，十地何來舉插干。紫焰織成金梵網，露珠滴就玉枬檀。景陽鐘打石頭聽，别有靈源問説難。月塔静洗諸緣潔洗空，澈簸金紫碧氤紅。從天插下飛龍景就，地擎來總不同華。藏海深誰打雪影，鬪浮勢抵欲翻風。老夫盡力悲歌起，三瓊鑽雲籟夜中。雲塔。往看海風吹大樹，霹空爆竹恰當然。縱人眼處事非一，慣折心時碎月邊，幾欲呼笙坐霄漢，無端仙樂夢歸船。秋霜點染列窗盡，小閣玲瓏十萬錢。風塔。六朝神雨澆無息，霹靂時轟舍利鳴。鶴子鶯來雲喇地，頭陀兀起勢吞京。燒空冷焰諸天黑，到頂奇文帝釋明。七十二門光九級，幾回至此句難成。雨塔。古屋高枝夜不眠，仰(天)瞻孤塔一峰懸。入門勝地莫如此，此地爲僧非偶然。喝退枯禪無造佛，能成煮字逼超仙。蒙矓上下清如洞，遠近同時大徹修。夜塔。朝來月門璵色，烟際金輪眼界新。山鳥侵空飛且幻，江魚躍水乍生嗔。常舒五色通天頂，時網交羅入地句。我欲私心恒托此，怪他名業忽生塵。曉塔。

(七)長干見鷺先恩垂問二首。凡夫只據凡夫解，聖澤天威孰敢當。舍利光中垂一問，臣僧結舌口忙忙。煉得身心似木鷄，那知尊貴諸前迷。因緣會遇良非偶，如信枝栖未易栖。

(八)聖駕南巡恭迎二律。東巡萬國動歡聲，歌舞齊將玉輦迎。方喜祥風高岱岳，即看佳氣擁蕪城。堯仁總向衢歌見，禹會遥從玉帛呈。一片簫昭真現瑞，鳳臺重現鳳凰鳴。五雲江上起重重，千裏風潮護六龍。聖主巡方寬秦對，升平高謹善雍容。明良慶合時偏遇，補祝歡騰澤自濃。琴手萬年齊獻壽，銘功端合應登封。

(九)生平行一枝留别江東諸友。生平負遥尚，涉念遺埃塵。一輿亂離逢(后)，超然遙苦真。訪道非漫游，夢授良有神。瀟汀洞庭幾千裏，浩渺到處通仙津。不辭雙履踏雲斷，直泛一葉將龍舞。海眼五色逕啾啾，岳雲百變未逡巡。韓碑元尊煥突兀，片言上下旁無人。掉頭不顧行湍洞，篋之以篋吳楚辭。眷言來嘉招，抉舜訪名秀。浮雲去何心，滄波任相就。五湖鷗近翩，情親三泖峰。高映蕭鷲中有至人證道要(先老人旅菴)。帝庭來歸領岩寶，三戰神機上法堂。幾遭毒手歸鞭擊，謂予八極游方寬。局促一卷隘不陋，三竺遥連二障間。越烟吳月紛雀嵬，招携猿鶴賞不竭。望中忽出軒轅臺。銀鋪海色接香霧，雲涌仙起凌蓬萊。正逢太守劉長嘯(新安守曹公冠五)，掃径攜客吾奇哉。詩題索向日邊來，不容只宇留每吝。此時逸興浩何似，此際賓索欲飛去。不道還期黃犢路，敬亭又作孤雲住。(黃檗禪師古道場，留凡上下十餘載)敬亭之瞪何就，下拂雙塔今上出千林，忽乘石華舟，又上青雲梯，長笑謝上公，怨供我不。竭來游倦思稍憩，有友長于禪寄(勤上公)，實公唯公。金地珠林總等間，一枝客寂真予計。漫問枝徒何處長，漫疑枝向何方曳。雨掩門庭獨鳥啼，風回幾廊流香細。謝客欲盡難爲情，客來妙不難逢迎。溜墨幾度染茶，揮塵未眠掃花英。花英茶煎向雲，浮圖轟映花臺起。成訪青溪問舊居，或尋古寺臨高巒。社就先教種竟蓮，解成午可鄰秋水。佛從來屬雅人，蒲團端合斷知己。昨夜飄揺夢上京，爲鈴適接醒行鴨。故人書札偏生細，北去南風曹寶及。蓋動行。嚏呼噎，人非鹿鹿不輕，繼辦宕落真生平。生平不解别離苦，勞勞亭上聽秋聲。神已游于奉華，又何五鑫二室之峥嵘，頓江淮以遵途越大河之遐征，尋遠游以成赋，將騰志于八。爲君好訂他年約，留取江城證此盟。

(十)東南一氣勝青至，勞结崔嵬插海門，遥瞻逼空難著力，放懷放癖始能言。何煩下喝波濤住，不語沉吟卷漫存。消受此回行脚處，河山小草繪天根。春日張圖石.姚綸加.潘京臣.何以三，招予登金山寺。是日波恬浪静，諸君索詩爲首唱。天連水勢水逸雲，時有孤雲宿此亭。誰料聖君留墨后，還容野鶴駐青溟。高低嫩緑黏蒼窟，出沒烟嵐展蓄屏。玉帶至今風尚在，山靈幾結芳馨。拿禦書留雲亭唱和。雙峰頂上一身下，鶯啼江流雲素長。細草滑瑞諒影寂，桃花入眼稱心忙。焦山略與金山异，石磴何如雲磴香。轉邃逢僧歸路晚，山廚野味足詩肠。焦山雙峰頂下雲聲庵后尋天然堂，遣上人以野菜素飯作供，書壁留贈。

(十一)春至正逢好人日，且呵凍研賦新詩。病夫豈是藥能嗣，傲骨全憑氣養之，抖擻精神隨物化，放開心力未爲遲。平生有志不須噴，教付秋風絶所思。長安人日遺懷。

(十二)向來孤岐有門庭，棊熟香瓢編界譽。豈似而今從浩浩，大家聚首樂喜醒。明明頭角微龍種，赫赫皮毛顯形。勻氣漸深難可并，并物者爲貴自叮嚀。吾門太過必當衰，有志細流抱道垂，假如鰓鵰齊展翼，鳥天黑地怪阿誰。三家却許也經館，善司祠難造大悲。理合輸贏隨分段，也如千首勝鳥雛。諸友人向予何不開堂住世，書此簡之。

(十三)性天轟徹海門雷，濤卷天山耳畔來。話到其間神丢供，誰雲盼穩不悠哉。人非人等常聽法，情與無情各證杯。此地相逢權贈别，歸期重訂莫徘徊。(南海寶山其輝禪師來同客津門，談及海山之勝，公人京請旨歸此，余將欲一葉偏舟槽大悲矣。先以此贈禪師者，他日不爲生客。)

印文：冰雪悟前身。苦瓜和尚臣僧元濟。清湘石濤。老濤。鑒藏印：老華。金博印。秀水金蘭坡搜索金石書畫。

蔡叔子跋：苦瓜山水所見莫若此最，而詩古澹，更可人也。雖月煉年之騷人韵客見之未免醉心矣。著雍敦祥之初秋，書于小蓬瀛僊館？。

印文：蔡叔子

徐邦達(1911-)跋：右石濤上人書畫合璧卷前后非爲一人所作。前幅山水在羅紋紙上，爲溪南老友吳兼山屬，未識年月，惟已用若極之名，鈐印則爲零丁老人，故知必爲居揚州后晚筆。畫意豐茂可觀，后幅只度較高，用灑金箋呈小行楷書"清湘元濟石濤和尚稿，津門道上書"一行，其后則録在京津及住金陵時所作各詩，末款題云：南海寶山其輝禪師來同客津門。知應在康熙廿九年庚午，至卅一年癸酉間。上人已四十九至五十二歲矣。書畫都可賞愛，而書尤佳。惟從種種迹像察之原非一卷，而爲后世人合裝之耳。手頭乏一切可查之借，無能詳考，而携觀者即日急須取，遂率題此爲報。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東海徐邦達識。

印文：徐邦達印，李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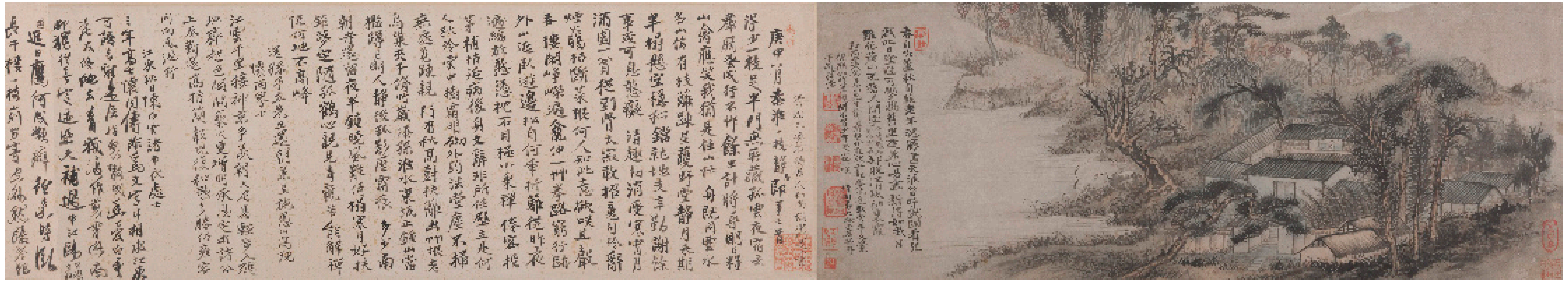
SHI TAO　LANDSCAPE AND CALLI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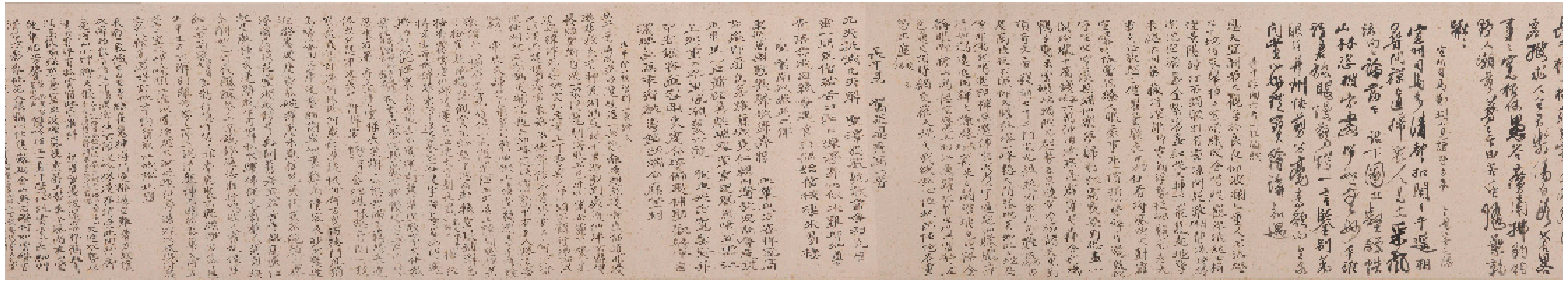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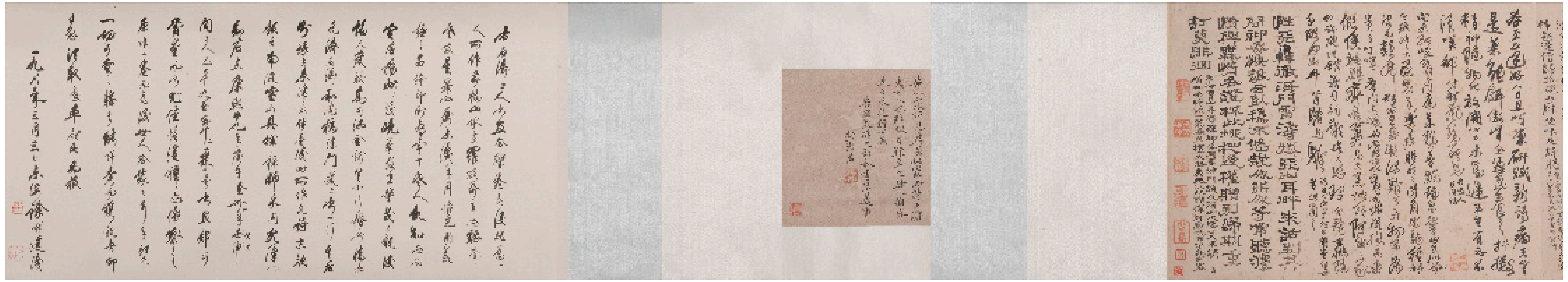
畫：28.5 × 75 cm　11 ¹/₄ × 29 ¹/₂ in　約1.9平尺

書：31 × 303.5 cm　12 ¹/₄ × 119 ¹/₂ in　約8.5平尺

RMB: 16,200,000 — 22,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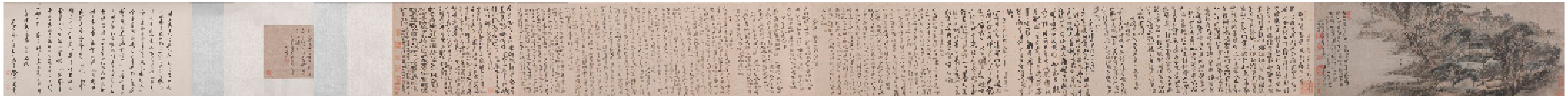




5162(局部)　　　　5162




春自吹蘆秋自餒老年魂窮盡天涯
戲此日塗冠可學禍舊里逢君心易畫新詩如我日
雞花黃山不落人間字
卻脫清風



5162　　5162

松鶴雙清話石濤《詩書畫聯璧卷》

故宮博物院　楊新

在中國繪畫史上，石濤一直是藝術史論界熱烈討論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爲他在畫史上具有崇高地地位，其影響直到今天的畫壇。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世、思想和藝術的曲折歷程，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不但人奇、事奇，而且畫奇、書奇、詩亦奇。所以他的作品，無論片紙只字，都 爲人們所寶愛，更何況其代表作品。石濤的《詩書畫聯璧卷》，是十余年來坊間所見石濤的又一件代表作品，堪稱爲巨迹。我之所以說它是“巨迹”，一是幅面比較大；二是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是其一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三是在研究石濤的人生、藝術與思想行迹中，有其他作品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說，凡是研究石濤的人，不可不看這件作品，也不可不提到這件作品。

《詩書畫聯璧卷》爲前畫后書的合裝。畫是專門爲吴兼山作的，紙本，淡着色，縱28.5厘米，横75厘米。書則爲自書詩稿，金箋紙，縱31厘米，横303.5厘米。

圖中，依山面水畫院落一座，四周樹木葱蘢。院中正屋兩層，樓上一人倚窗獨坐，面向湖似在觀賞景色，水邊草際，有雙鶴覓食，一低一昂。昂者回首，似與主人遥相對望。之后題七律一首并跋云：“溪南老友吴兼山先生，須眉照世，宛然丘壑風流。追叙當年，又覺襟期如昨。筆硯間不替少年戔小也，一笑。清湘筆大滌子若極拜手耕 心草堂“。下鈐“零丁老人”、“頭白真然不識字”、“若極”、“贊之十世孫阿長”并引首“痴絶”共五印。我發現與此圖相仿佛還有另一幅，是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石濤《雙清閣圖》(見附圖)。兩圖比較，構圖布局基本相同，院落結構大體相仿。特别是其中院墻門廳，都是石砌臺基和階梯、主屋亦都是兩層建築，主人也都樓上倚窗(倚欄)而坐。所不同者，《雙清閣圖》是采用中距離取景，故前面水邊看到有亭子和石頭土坡，没有畫鶴；而此圖似乎是有意把院落鏡頭拉近，故所見建築物更多，雖然不見亭子，但有青松代替，和清晰地表現出雙鶴。《雙清閣圖》是石濤爲吴蓼汀畫的。據圖后同時人題跋，吴是安徽豐南人，后來移居揚州，于平山堂建雙清閣，藏其父所遺圖書尊。誦讀之暇，每一登眺，而江南山色與隋堤烟樹，皆閣中幾案中物。據姜實節説，吴蓼汀在遠離鬧市區建閣，是爲了圖清静安寧，“杜門絶軌，不與世往來，裏人亦無有知其外者。知之者惟黄虞外史、清湘子及余而已”。這裏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兩幅作品是否畫的同一個地點，受畫者是否同一個人？徐師(徐邦達先生)考訂此畫是石濤作于揚州，此其一。景物、院落基本相似，此其二。另外受畫人都姓吴，同裏貫。“豐南”，是指安徽歙縣境内的豐樂溪之南，“溪南”亦指豐樂溪。此處是吴氏家族的聚居地。此前，弘仁曾畫過一卷《曉江風便圖》(安徽省博物館藏)，是專爲豐溪人吴羲畫的，當時(1661年)吴將到揚州去，弘仁特畫圖以送别。石濤于1696年在揚州見到《曉江風便圖》，并有題跋。稱吴羲“家藏古名畫甚夥”，爲“超古賞鑒之士”。可見對其甚爲了解。從年齡段落來看，弘仁(1610-1664)是石濤(1642-1707)的前輩。以此推測，吴羲也應吴蓼汀、吴兼山長一輩。而吴蓼汀的祖父，在老家豐溪建有“節學樓”，多與文人有往來，被稱爲“學友之家”。那么吴羲與蓼汀、兼山是否一家眷屬呢，因一時無資料可以證明，難下斷語。但蓼汀有兄弟三人，從目前資料分析很有這種可能。在同一地點爲同一人畫同一住宅而前后不同已有先例。如文徵明就先后爲華夏畫過兩幅“真賞齋圖”。如果此推斷合理，那么《雙清閣圖》在前，根據此圖中石濤 跋語，應是最晚年的作品。畫法更爲瀟灑出塵。

自書詩共計有二十八首，卷前小楷書一行雲：“清湘元濟石壽苦瓜和尚稿津門道上書”，并鈐蓋上“善果月之子天童之孫原濟之章”一印。根據詩的内容，可知是他1693年從北京歸揚州途次天津時所書。他之所以會這個時候將自己的舊稿、新作用長卷寫下來，我想有這樣幾個目的，一是爲破解旅途中的寂寞，二是爲表明自己的心迹，三是紀録自己的行程交游。所以這一卷詩稿，是研究石濤的行踪、交友、思想變化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首先他書寫的是《庚申八月秦淮一枝静居即事七首》。這七首詩，石濤反復書寫過多遍。首先見于他1680年即康熙十九年庚申所創作的《書畫卷》(上海博物館藏)中。次見此卷，又見他1701年所作的《詩畫合璧圖册》中。在這三次書寫中，個别字有所出入。在標題上，上海博物館藏本明確爲“庚申閏八月初得長干一枝七首”。故宮博物院藏本與此卷相同，但是去將“庚申”的“申”字點去，更正爲“辰”。庚辰爲1700年，爲畫册創作的前一年。是否將詩作年月和書寫的年月一時搞糊塗了？又“半間無所藏”。“君能解禪悦”，此卷寫成“若能解禪悦”，在文句上都能解釋得通，自書詩往往有隨意改動性，這是詩人們的特點，后人不可作强解。這七首詩，是石濤經過長時間顛沛流離的生活之后，在南京安静定居下來所表明心志的宣言。但是自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至南京詔見石濤之后，他的這個宣言被打破了。在北京南歸途中，他首先把這七首詩回憶起，有返回初衷之意。是否他對自己這一段行踪有所后悔呢？我們可以進一步根據其他資料進行研究。

方浚頤的《夢園書畫録》著録了一件石濤的《丹荔圖》上，題有“客廣陵平山道上見駕記事二首”七律。由于石濤出身于明代皇室宗族，在人們心目中都把他看作明代遺民。所以這兩首律詩在學術界非常被關注。有人説石濤兩次見駕，還寫了非常“肉麻”的見駕詩，這是“變節”行爲，人品有問題。有的人則“人品即畫品”而推論他的畫也不怎么樣。并否定其藝術成就。有的人則出于對他的藝術喜愛，爲維護其遺民形象，考證出《丹荔圖》爲僞作，全盤否認石濤曾經康熙皇帝。不管何種説法，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主觀願望和固有看法去要求古人和設想古人的。

此卷詩稿中，共録有四首見駕詩。其中七言絶句兩首，七言律兩首。七律并非《夢園書畫録》著録的那兩首，爲了方便學者們研討，不妨將這四首詩抄録如下：

長干見駕天恩垂問二首
凡夫紙據凡夫解，成澤天威孰敢當。
舍利光中垂一問，臣僧結舌口忙忙。

煉得身心似木鷄，那知尊貴語前迷。
因緣會遇良非偶，始信枝栖未易栖。

聖駕南巡恭還二律
東巡萬國動歡聲，歌舞齊將玉輦迎。
方喜祥風高岱嶽，即看佳氣擁燕城。
堯仁總向衢歌見，禹會遥從玉帛呈。
一片蕭韶真獻瑞，鳳臺重見鳳凰鳴。

五雲江上起重重，千裏風潮護六龍。
聖主巡方寬奏對，升平高宴喜雍容。
明良慶合時偏遇，補助歡騰澤自濃。
拜手萬年齊獻壽，銘功端合應登封。

這四首詩，無論在表達自己欣喜和惶恐的心情，還是對當今皇上的頌贊，比起《夢園書畫録》記載的那兩首詩來，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的學者如黄賓虹、俞建華、鄭拙廬、吕佛庭、侗瘦、蘇東天等先生，都没有讀到過這四首詩，如果諸公當時能看到，不知會作何感想，我想其對石濤的批評，言辭會更嚴厲吧。“臣僧結舌口忙忙”，“那知尊貴語前迷”，石濤第一次見駕。的確表現得有些失態，可惜没有記載下來，當時康熙皇帝向他提了什么問題。“始信枝栖未易栖”，可見這一次見駕對他的生活和思想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對這一影響如何進行評價，是給他扣上頂“變節”的大帽子呢？還是把他作一個正常的普通老百姓來看待。明亡時，石濤才三歲，王翬十三歲，王士禎二十歲。王翬曾被詔入宮畫《康熙南巡圖》，王士禎曾官至刑部尚書。爲什么没有人指責他們是變節呢，而却要求一個三歲孩子自始至終去忠于前王朝！一個三歲孩子，對自己親生父母都没有記憶，怎么能去對整個王朝有好感，石濤對自己身世的了解，是他的師兄喝濤向他叙説的。當他懂事了解之后，雖也感到榮耀，曾刻有印章作紀念。但他也不是耿耿于懷去思念那個所謂的“故國江山”。在此卷中所書《諸友人問予何不開堂往世，書此簡之》詩，似乎有所表示，其詩節録于下：

吾門太過必當衰，有志緇流抱道垂。
假使鯤鵬齊展翼，烏天黑地怪阿誰。
三家村許開經館，善司祠難送大悲。
理合輸贏隨分段，何如牛背勝烏騅。

我以爲在這首詩中，表達了他對明亡清盛的一種客觀分析，是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對歷史的認識，所不同者，把那個已逝的王朝看成是“吾門”而已。

石濤的“遺民”形象，是他人和后人給他裝份起來的，我們不能“唯成分論”，非要他如此不可。作爲一介平民藝術家，他的陛見，入京某取生活和發展，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是無可指責的。

此卷中又有《送孫予立先生還朝兼呈施愚山高院懷兩學士》詩。按“愚山”即施閏章的號，順治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病逝。此詩應當作于施閏章應召赴翰林院任職之時。這裏重新書寫，是懷念故友。在其《愚山先生全集》中有所記載。石濤與石溪，被人們并稱爲“二石”。因爲他們都是和尚藝術大師，又都在南京居住過。人們總是希望兩位大師能碰上面有所交談，學界也在這方面進行過探測，但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因爲石溪卒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年六十六歲，石濤是年三十三歲，還未到南京呢。同地却不同時，如但何能見一面？石溪爲前輩，他可能不知道有石濤，但石濤對石溪却十分敬佩。作爲和尚，石溪是自覺自願出家的，與“國變”無關，但他忠于明王朝，始終保持着一個遺民的形象。而石濤是在自己還懵懵懂懂的時候出家的，雖然是因“國變”，却是爲了逃生。世間的事，總是這樣紛繁復雜，我們怎么能用一個模式去套用呢？

這一卷石濤《詩書畫聯璧卷》爲研究石濤提供了許多前所未知的信息資料，因而值得我們重視。前述繪畫部分，如果吴蓼汀、吴兼山可以進一步證實或爲同一人，或爲兄弟關系，那么此圖可以命名爲《雙清閣圖》第二本，圖中最突出畫有松樹和白鶴，畫意也有“松鶴雙清”之意。

附記

此文寫畢之后，見汪世清先生所撰《石濤散論》一文(載《朵雲》第五十六集)，考證吴兼山名清遠，是石濤在宣城時期相交的老交，有三世之誼。又姜實節亦有題石濤贈兼山之子吴禹《山水册》五絶十首，内中有款署“懷兼山先生老友”者。既然姜氏于兼山、蓼汀不相混同，那么兩者很可能是兄弟關系。



5163

石　濤　竹菊圖

立軸　水墨紙本

題識：不放秋光好，如何及晚寒。自君同月醉，猶耐隔墻看。月下仙人掌，風開承露盤。不知忙底事，忽意且簪冠。莫説今秋蚤，風光或讓春。冷香酸不去，故占案頭新。且酌還且笑，可思亦可猜。淵明何處去，不待此風來。是花有出處，爲此不知秋。色變池邊墨，花疏上鈎(?)。霜憐頭上信，風斷過來分。石屑叨知己，寒山獨抱君。愛玉非爲澹，尋籬不是村。已消軒冕氣，猶傲野夫尊。九九不知菊，一一便同梅。看醉還蒙醒，零丁逐個陪。不惹一分塵，欲托三生側。欲却世間金，可惜霜前色。鞠是三秋眼，人非太古心。要知風潔處，此調孰堪深。清湘一枝石道人冬日寫花十首，書爲十萸帖于大本堂中。

印文：頭白依然不識字、小乘客、得一人知己無憾、清湘老人、冰雪悟前身、眼中之人吾老矣

簽條：石濤上人水墨竹菊圖。詩書畫三絶。□□同志鑒藏。張珩書簽。印文：葱玉之印

鑒藏印：唐雲鑒定真迹、楚生曾觀、懷民鑒定之印、大坳山民鄭氏珍藏、鄭梅清丙戌以后所得書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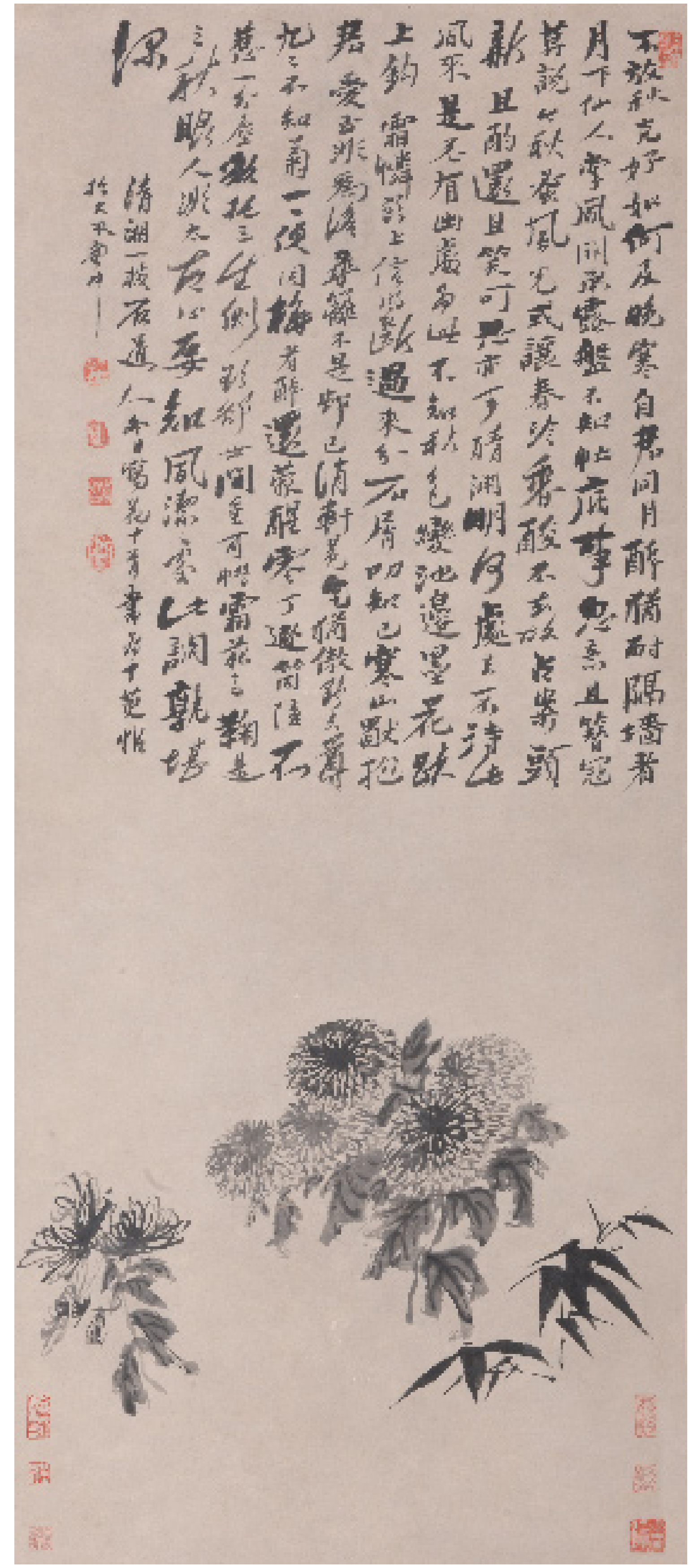
出版：《藝林月刊》第18期第6頁，中國畫學研究會編民國二十六(1937)六月出版。

SHI TAO　INK FLOWER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08.3 × 46.6 cm. 42 5/8 × 18 3/8 in. 約4.5平尺

RMB: 3,000,000 — 4,000,000



5163

藝術生命的絶唱　　畫中僅存之離騷

——石濤《水墨竹菊圖》

天津美術學院教授　劉金庫

本圖上繪竹枝二枝，以徐青藤的畫法畫出，折枝菊花三枝，以明代人沈周、陳道復畫法畫的，生動傳神，爲文人畫家不可多得的佳作。此圖畫簽是張珩所題寫的“石濤上人水墨竹菊圖，詩書畫三絶，同志鑒藏，張珩書簽。”下鈐“葱玉之印”，這説明此件作品是經過當代著名鑒定家張珩先生的鑒定。張葱玉先生將此作稱爲“詩書畫三絶”其話是否言過其實呢？看過此圖后，方知絶不是浮誇，現就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進行一番考證：

首先，此圖决非“試筆之作”，而是石濤(1642～1707)晚年的畫中《離騷》，是精心之作，充滿玄機，是絶無僅有的“暗寓”杰作。此圖乍看是不經意，實際上是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内容大集合：石濤的藝術念念在于他那難以釋懷的家國之情，本幅作品中透出纏綿凄婉的“失國楚韵”(屈原之《離騷》)，畫中的竹、菊，像杜鵑啼血一樣，雖無法去實現，但却永遠地呼喚，是他那個性中具有放曠高蹈的楚辭情調。哀怨、迷離、狂放和自我珍攝構成了楚辭的精神，懾人魂魄。此處證據有三：一是大本堂，二是十萸，三是他的題款“清湘一枝石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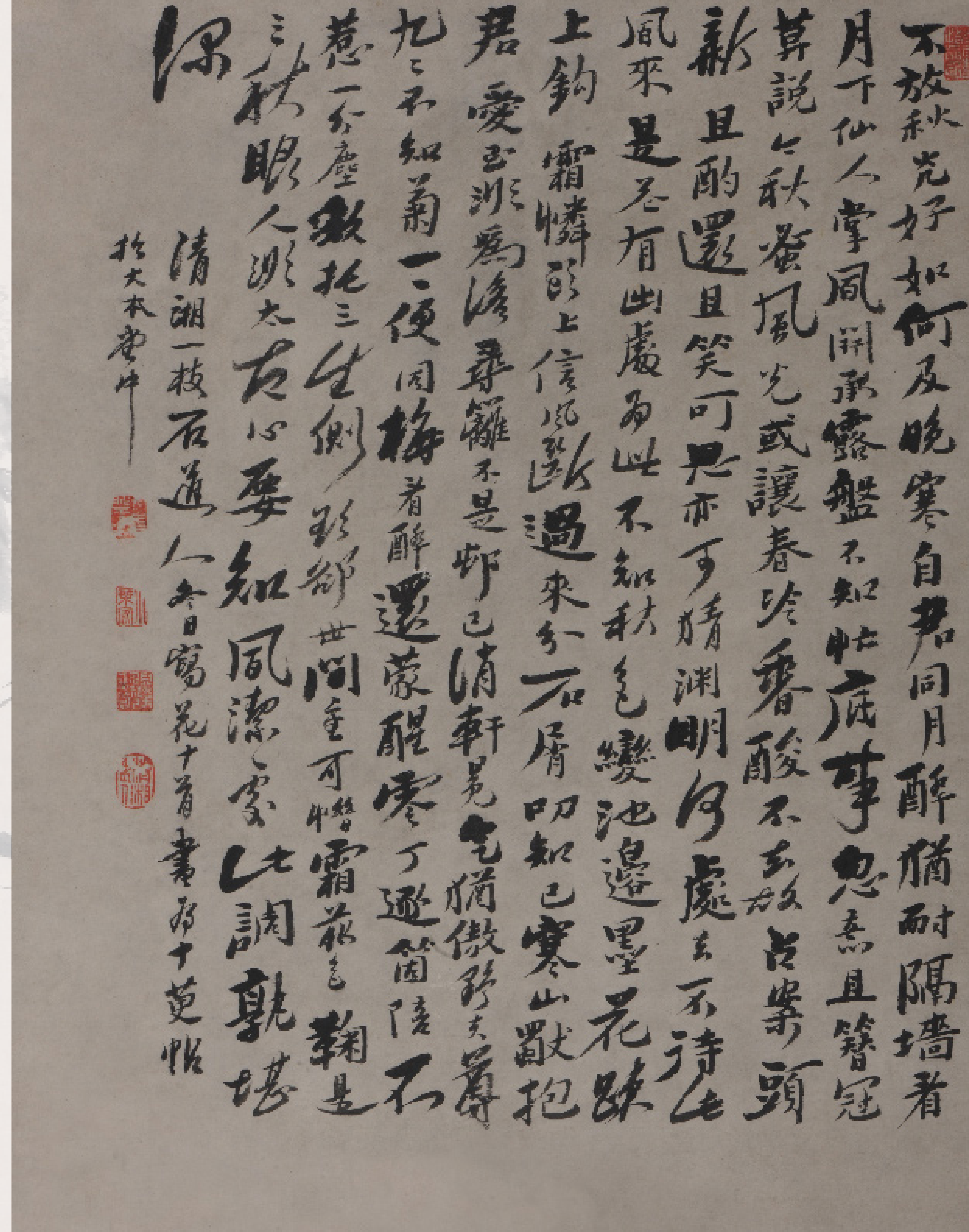
在本幅的落款是石濤“人書俱老”時的手筆，“清湘一枝石道人冬日寫花十首爲十萸帖于大本堂中。”大本堂是本幅藏品鑒定的重要依據之一。經考，石濤在黄山脚下的宣城居住十幾年后來到金陵，命其室爲“懷謝樓”。在金陵時他住在“一枝閣”，晚年定居揚州，又自號爲“枝下人”。到了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命其齋爲“大本堂”。大本堂是朱元璋在大明宫殿裏的一處重要的處所名。據著名畫家陳沂所畫的《金陵古今圖》中説“大本堂”在明故宫城内，朱元璋稱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爲太子和諸弟學習的場所。堂中藏有大量歷代圖籍，供他弟兄們觀覽，后來變成了教授太子與諸王公侯子弟的場所。拿今天的話説，此處是培養接班人的地方。石濤用此來暗示自己的明宗室身份，他原名朱若極，明寧王之后代，以此來懷念故國。據吴湖帆考證，石濤是在康熙四十年前后開始署名“清湘遺人大滌子若極大本堂”的，并有“零丁老人”(朱文)一印，這説明他在晚年内心是極其孤苦，懷舊之情不能排遣。目前見到最早蓋有“大本堂若極”一印的時間是丁卯年(1687年)，落款是“大本堂”的是石濤去世前幾年。(見“吴湖帆舊藏并題簽《大滌子蘭竹册》”，《東方博物》2007年03期)爲何石濤在落款中稱“十萸帖”，此爲另一處暗示，十萸，即朱萸(十加失爲朱)，人所共知的詩句“遍插朱萸少一人”是思念親人的，石濤是明王室后裔，在康熙大興文字獄的時候，他不能也不敢寫“朱萸”，而是用“十”代“朱”，表明失去了的大明王朝，“十萸帖”其意思是永傳后世的“法帖”，其寓意深遠。這裏有二個涵義，一是石濤晚年對自己書法的自信，認爲可傳世萬代，二是命名爲“十萸帖”，其意爲紀念“失去的朱明王朝”詩文法帖，也告誡后代不能忘記。三是他的題款“清湘一枝石道人”，此前石濤多題“清湘遺人”和“清湘道人”，其寓意是他在康熙年間“一枝”獨放而又無奈的“花朵”一樣，極富有詩意。

其次，其畫菊花詩十首，世間只知道其八首，在此幅作品上多出了二首詩，其一是“是花有出處，爲此不知秋。色變池邊墨，花疏(畫)上鈎。”，其二是“不惹一分塵，欲托三生側。欲却世間金，可惜霜前色。”石濤爲何將此二首隱藏在他的八首題花詩中之第五首、第九首呢？按照詩學的分析方法，這二首詩是另有其意，前者是石濤本人的“自况詩”，后者是對現實的描繪，明代是“世間金”的時代，而清代則是“霜前色”的時代，大明王朝會取而代之的。這二首詩都是“文字獄”所捕捉的對象，所以石濤只有隱喻的辦法來寫此二首詩。

最后，石濤爲何畫其折枝竹枝、折枝菊花？正是他“酸心如豆”内心的折射，石濤是中國繪畫史上最具有創造性和鮮明個性的畫家之一。他一生都在懷舊，難忘家國的傾覆，正如他的一句詩所説的“遥遥望白雲，懷古一何深”，他最著名的《金陵懷古圖册》就是懷古圖的代表作，而與此圖相比對，没有本圖的詩文、思想深邃，前者是懷古，而此圖是他一生的寫照，是他藝術生命的絶唱。正如他在《秦淮憶舊圖》的題跋中説：“沿溪四十九回折，搜盡秦淮六代奇。雪霽東山誰着屐，風高石壑自成詩。應憐孤老長無伴，具剩槎牙只幾枝。滿地落花春未了，酸心如豆耐人思。”生命中他就是這樣，沿着四十九折之回溪，東山雪霽，空曠静謐，不斷地去尋找，尋找過去的殘花剩蕊，在把玩殘花剩蕊中，“酸心如豆”，却又在如豆的酸心中執着地把玩。

石濤上人的作品中如本圖，多籠罩着一種淡淡的哀愁，不像《離騷》式的狂風大作，却像《九歌》等篇章那樣，悠悠的愁怨，如洞庭湖上的烟波，似有若無，似淡實濃，渺茫而不易把捉。石濤《上元感懷》詩中有雲：“院道與燈擠不開，阿翁尤自者徘徊。不知幾點窮酸泪，滴盡江南皮髓來。去日語言難再覓，流風説鬼調新裁。由他把作秧歌唱，大地皆然爆冷灰。”所謂“不知幾點窮酸泪，滴盡江南皮髓來”，石濤的詩和畫就浸染在這斑斑泪水之中。石濤在《題畫梅竹蘭》中寫道：“何紛披，復綽約，韵交清，兩落落，信塵外之静侶，而輸素心之無怍。彼頑石何爲者，巧支撑，鬥瀟灑，此君欣然慰倚借，而彼美人兮還媚然以相假。”此詩和圖作于1706年，是他逝世前的一年。他説“此君欣然慰倚借”，他以楚辭美人香草式的傳統，寄托自己的情懷。

此藏品曾經張葱玉、唐雲、周懷民、鄭梅清人等鑒藏，有“唐雲鑒定真迹”、“楚生曾觀”、“懷民鑒定之印”、“大坳山民鄭氏珍藏”、“鄭梅清丙戌以后所得書畫”諸印爲證，諸公皆巨眼，而張葱玉先生爲一時人望之先，加上有來楚生等人的觀款，是收藏大家的舊藏品。



5164

金　農(1687-1764)　佛像圖

立軸　設色紙本

題識：心出家盦粥飯僧，金農敬寫。

印文：金氏壽門

鑒藏印：□齋所藏

金農(1687–1765年)是清代影響深遠的揚州畫派代表人物，字壽門，號冬心，生于杭州，三十歲時定居揚州，五十歲時才開始學畫。由于在文學、金石、書法等方面的高深造詣，金農的繪畫作品充滿着超逸的文人意趣，獨鐘于性靈的抒發。金農所涉獵的題材廣泛，梅竹、鞍馬、佛像、人物、山水無不擅長。

金農《佛像圖》爲晚年精心之作，款題“心出家庵粥飯僧”是他晚年時的號。畫中一尊古佛立于水岸樹下，雙目微垂，面容安詳似若有所思。金農畫佛一般置景簡單，山石花木與奇樹雜草，隨意點綴。他亦以金石入畫，筆法蒼古奇曲，逸筆草成。此幅古佛用筆似爲了不經意，造型顯然受到晚明吴彬、丁雲鵬筆下佛像的影響，但綫條古拙靈逸，若斷若連，具有濃重的金石趣味。

JIN NONG　LOHAN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0 × 28 cm. 51 1/8 × 11 in. 約3.3平尺

RMB: 1,800,000 — 2,800,000



5164


心出家盦粥飯僧金農敬寫



5165

(明)　文殊菩薩與童子

立軸　重彩設色絹本

出版：《中國佛教寺院寶藏-彌靡之音》，展品13，P74-75。

來源：2008購自德國NAGEL AUKTIONEN, Lot.276。

文殊高髮髻，有紅色的華冠，前有一小化佛，上身著紅棉帛，披綠色衣帶，彎遥繞，臉部表情有貴族般的氣質，微微笑著，手的綫條嚴謹細致，但衣紋衣飾上的綫條却率性于真，似書法的行書，十分靈動。用色依舊鮮明、温和，彩度明確，因布局、工藝綫條、設色等綜合因素，此佛畫具有宋代文人風格及元代大氣之器，所以年代應不會晚于元代（十四世紀）。從各方面而言，此幅佛畫在此領域中都是少有而且精致、大氣又具文風的一件精彩作品，想必當時所繪之聖手（或工作坊）應爲一流工藝。

文殊菩薩，梵文Manjusri，舊稱文殊師利、滿殊尸利、曼殊室利，古譯妙德、妙首、普首、濡首、敬首。大日經曰：「妙吉祥，文殊或曼殊是妙之意，師利或室利是頭、是得或吉祥之意，簡稱爲文殊。」文殊師利，生于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族，據説他生下來不久即能説話，身體紫金色，不久后即在釋尊座下出家。《文殊般涅槃經》、《首楞嚴三昧經》説：「過去無量阿僧祇劫之前，南方稱爲『平等』的世界，此世界的佛陀名號爲龍種上如來，即是今現在文殊師利菩薩是也。」。《央掘摩羅經》言：「現在北方常喜世界，歡喜藏摩尼寶積佛，即是文殊。」

這件主尊文殊大士的佛畫，在很多方面－如構圖組合、配置、用色、綫條上都不同于明代的其他文殊菩薩之整體布局。以構圖而言，文殊位于畫中央且較大，雙手握于胸，雙脚屈且自然下擺，碩大白蓮如座，讓文殊大士側坐于白色大蓮花上，左邊有童子似探頭出雙眼向右看，大士則目光向左看，不在同一視綫上，右側亦有綠色瑞獅，目光前與童子交叉，十分有趣，却又不失端嚴，組合上童子于文殊旁亦是不常見的，且在文殊背后有一方形臺座，讓視覺上産生更深遠的效果。

MING DYNASTY　MANJUSRI AND BOY

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189.5 × 103 cm. 74 $^{5}/_{8}$ × 40 $^{1}/_{2}$ in. 約17.6平尺

RMB: 600,000 — 800,000



5165









5166

明代(16世紀) 釋迦牟尼佛說法座像 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 三聯屏組

立軸 重彩設色絹本

出版：《中國佛畫之美一佛陀篇 · 善鄉緣無量》P44

祥雲中溢出寶傘，白紅綠雲朵由上中下錯落飄繞。三聯一堂，應屬禪寺或家中佛堂供品，非水陸畫。與景泰年、成化年，以及清代康熙年間之宮廷佛畫有相同之處。比例准確，設色協調，華麗而不俗。

MING DYNASTY 16TH CENTURY

A SET OF THREE PAINTINGS - SEATED SAKYAMUNI IN PREACH, MANJUSHRI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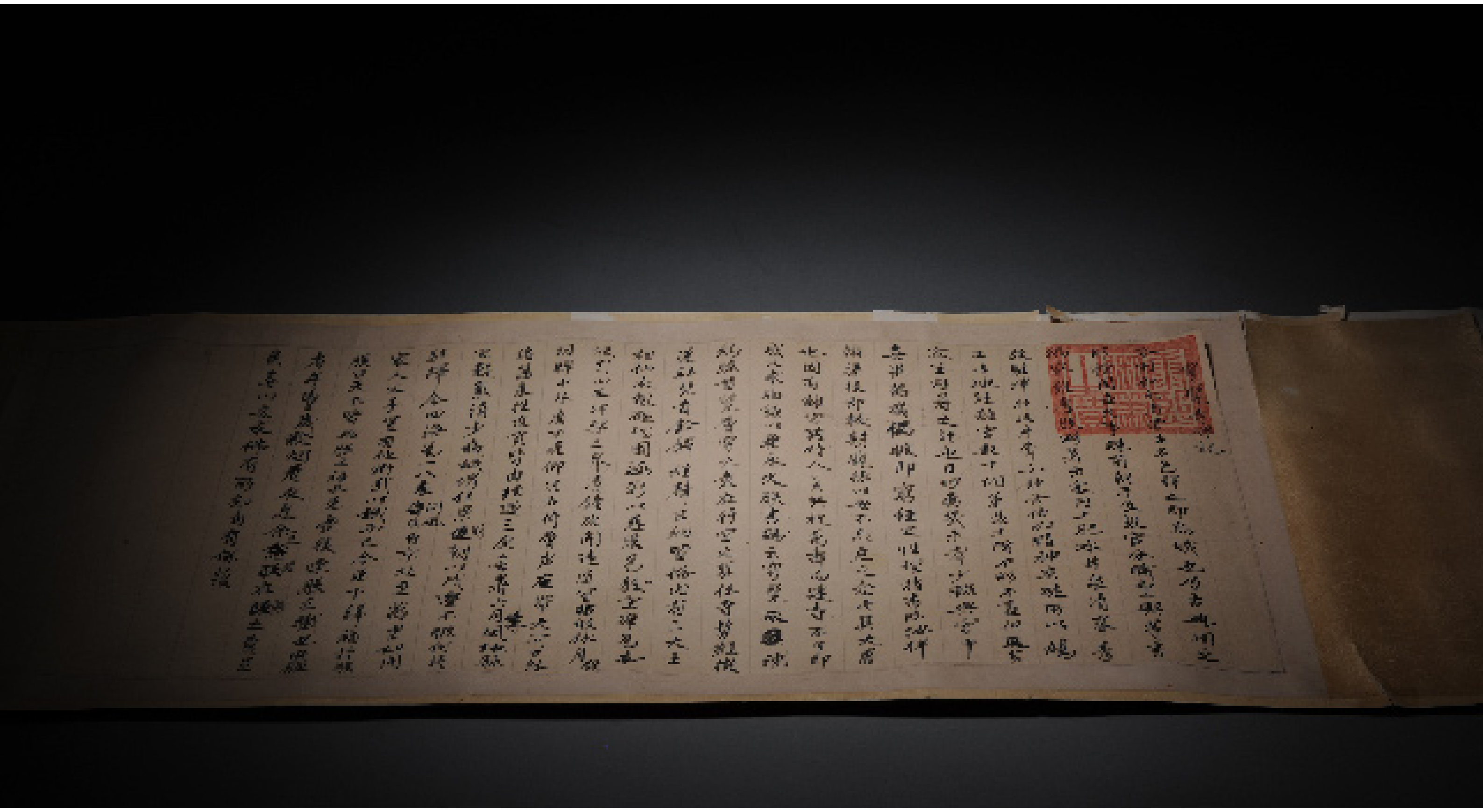
hanging scroll; multi-colored on silk

182 × 86 cm. 71 $^5/_8$ × 33 $^7/_8$ in. 約14.1平尺

RMB: 1,500,000 — 2,000,000







5167

康　熙(1654-1722)　穹覽寺碑記

水墨紙本　手卷

簽條：康熙御製穹覽寺碑文，查升書跋，鄭寶麟謹藏

印文：鄭、臣夔、鄭寶印

題識：穹覽寺碑記，哈喇和屯者，蒙古名色，釋之即爲鳥城也。乃古興州之所轄，因世久事殊，前期未及設官分職，《皇輿》等書察難考，朕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駐蹕於此。未嘗不飲食倍加精神爽健，所以鳩工此地建離宮數十間，茅茨土階，不彩不畫，但取真容，作避暑之計也。日理萬機，未嘗少輟，與宮中無异，萬機偶暇，即窮經史性，理諸書，臨池揮翰，膳後即較射，觀德以安石忘危之念，此其大略也。因有離宮隨侍人員共祝萬壽而建寺，不日即成，又求扁額以垂永久，朕書賜云；穹覽，取沈約"驤首者覽層穹"之意，在行宮之巽位，寺勢雖微，蓮社梵音，鈴鐸經聲，巨細皆備，內有三大士相，仙衣飄颻，瑞園涵影，以慈悲爲教，空寂爲本，汲引四生，津梁三界，清鐘夜聞，遠近罔弗皈依，月殿朗輝，中外靡不瞻仰，況右倚層岩，左帶大河，□外諸藩，來往進貢，皆由經過。三庚無暑，六連風，地脉宜谷，氣清少病，誠謂佳景，前朝以戍邊不暇，何得駐蹕。今四海爲一，八表同風，自景北至，萬里如同，家人父子豈有他術哉？以誠而已，今臣下歸福於朕，朕曰：天下皆福，朕之福也，先憂後樂，朕之職也，所願者，年豐歲稔烟塵永息，余之念兹在兹之意。足矣。無以妄求。佛有所知，自有保護。

鈐印：康熙御覽之寶

拖尾題跋：康熙乙酉夏五，皇上避暑口外，駐蹕哈喇和屯，維時南書房翰林諸臣皆從，是月二十七日，中使傳旨，去離宮西南而近建有穹覽寺，蓋取沈約"驤首覽層穹"詩句以賜名者爾。諸臣其各撰文一篇以俟采擇。臣等既被命。伸經構思，正在搖筆間，中使持一紙至，則御製碑文半篇也，且論云，方屬草未定，諸原視以爲可當，就成之，否將輟簡，臣等跽誦之下，見夫筆花璀璨，墨瀋淋灕，而用意之愷惻，屬辭之淵茂，尤乎遐哉，蔑以尚矣。同聲啓奏曰：伏讀聖製，誠足上追謨誥，超軼古今，臣等縱殫竭心思，斷斷不逮萬一，惟皇畢賜終篇，以示楷模，以垂永久，未躋時而中使又至，則鴻篇已告成矣。臣等讀竟，莫不目昭心熠，五體投地。又同聲奏曰：聖製之妙，非特臣等愚陋未由窺測高深，即令鴻儒鉅手，畢且書之經營，弊精神於搜索，亦未有如斯之神妙敏速，化不可幾者。臣昇復進而請曰：自古帝王，道德崇者，才藝非所兼，功業峻者，文翰或所短，我皇上聖德神功、巍巍蕩蕩，在宥天下，涵育群生，雖有游豫之時，而軫念民瘼，無時或釋，日月所照，兩露所沾，被罔不致，雍熙而臻，仁壽萬幾，余暇不廢，稽古之勤，或寄興永歌，或怡情翰墨，御製文集之富，積成卷帙，照然經緯之麗，天沛乎江河之行地，無體不備，無美不臻，然而薄海之外，萬世之下，披淵海之藏，覽球圖之富者，或疑假手於閣臣，潤色於待從，孰知我皇上手掞星日，腕馳風霆，俄頃之間，千言立就，不加點竄者乎，伏乞即以碑文原稿賜臣，用以摹勒貞珉，昭未中外，俾千秋萬禩，無不知我皇上爲生民所未有振古之一人。所以配升恒而覺聾聵者，寧有化極哉。臣蒙思獲遂，所請其御製稿本，謹先裝潢卷軸。永爲世寶，敢拜手稽首而敬志榮幸，忭舞之私於其未云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少府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查昇敬跋。

鑒藏印：于騰之印、萬安

藏家簡介：

1.查升(1650-1707)：字仲韋，號聲山，浙江海寧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少詹事，工書法，粗小楷，得董其昌之神，入直南書房，聖祖屢稱賞之。

2.于騰(雍正-乾隆)：字正卿，山東人，官成都知府，善詩，工書，善鑒尤精。富收藏鑒。

著録：《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二册，第153頁，滬11-228，文物出版社

這是康熙在1705年所寫的一幅碑文，爲《御制穹覽寺碑記》，時年康熙51歲。此卷書法前有康熙皇帝御筆"穹覽寺碑記"，結構嚴密，落筆蒼勁，文秀生姿，后有查升書跋，本卷書法曾著録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二册，153頁，滬11—228，文物出版社，1993年出版。)簽條"康熙御制穹覽寺碑文，鄭寶麟謹藏"根據查升的后跋可知：康熙乙酉(1705年)夏，康熙帝携翰林衆官避暑北疆鳥城，塞外江南之風光，極合康熙心意，于是在此處避暑并令修建行宮一座，在行宮的東南方建造佛寺一座，康熙取沈約"驤首覽層窮"詩意賜寺名爲"穹覽寺"，康熙并據此事經過，撰寫《穹覽寺碑文》一篇刻石于寺内。嗣后隨侍翰林查升求帝賜碑文墨寶，并跋此事前后緣由，于卷后所叙甚詳。此卷在清代時經過于騰家族收藏，在"于騰之印"爲證。于騰是雍正至乾隆年間人，字正卿，山東人，官成都知府，善詩，工書，善鑒尤精，富收藏鑒。查升(1650～1707)，字仲韋，號聲山，浙江海寧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少詹事，工書法，粗小楷，得董其昌之神，入直南書房，聖祖屢稱賞他的書法。

經考，穹覽寺位于承德市雙灤區灤河村南部，建于清代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是清王朝在承德建立最早的皇家寺廟，占地面積約6000平方米，2001年被公布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康熙禦制《穹覽寺》碑文精練地記下喀喇和屯行宮和穹覽寺興建的緣由及其歷史意義，表述了康熙帝治國安邦之大略，閃動康熙帝愛文尚武，安天下，子萬民，先憂后樂的思想光輝。碑文，文采飛揚，書法挺拔，内容精湛，是一份可貴的文化遺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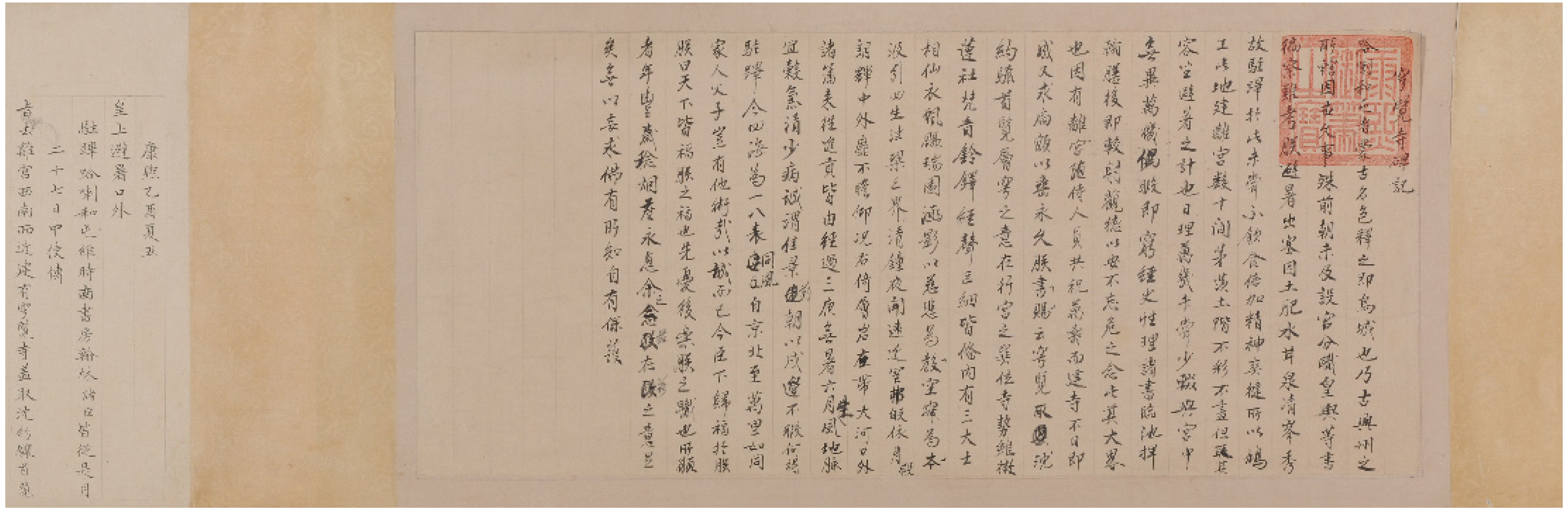
KANG XI　INSCRIPTION FOR QIONGLAN TE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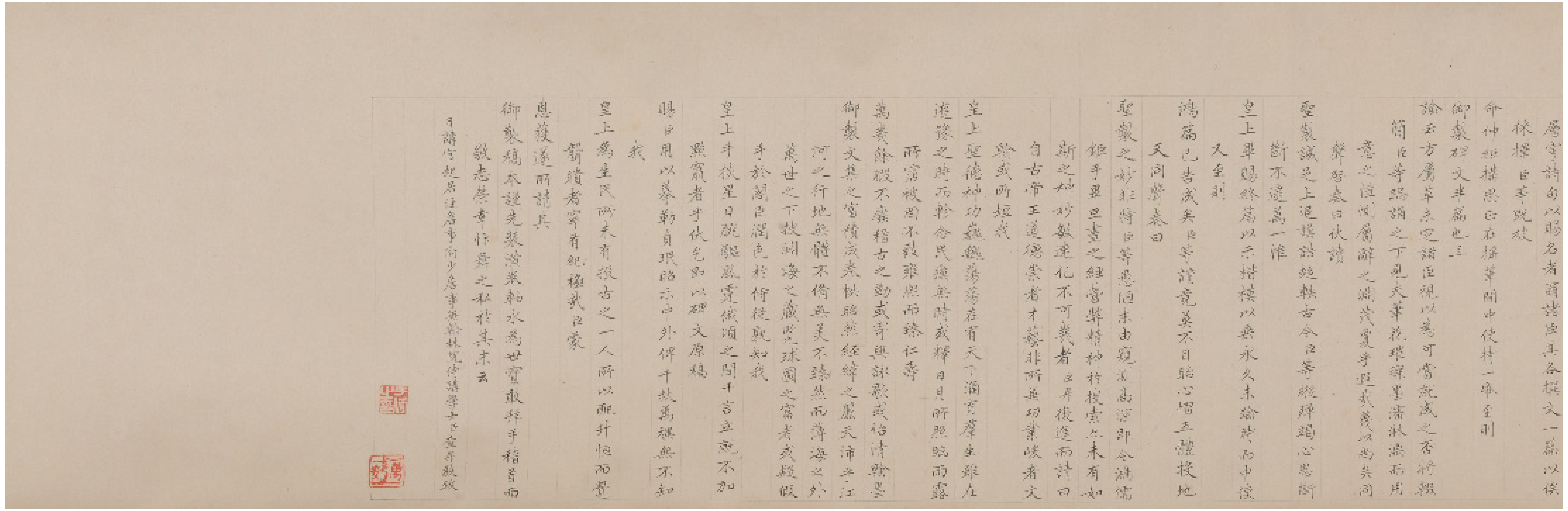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26 × 54 cm.　10 1/4 × 21 1/4 in.　約1.3平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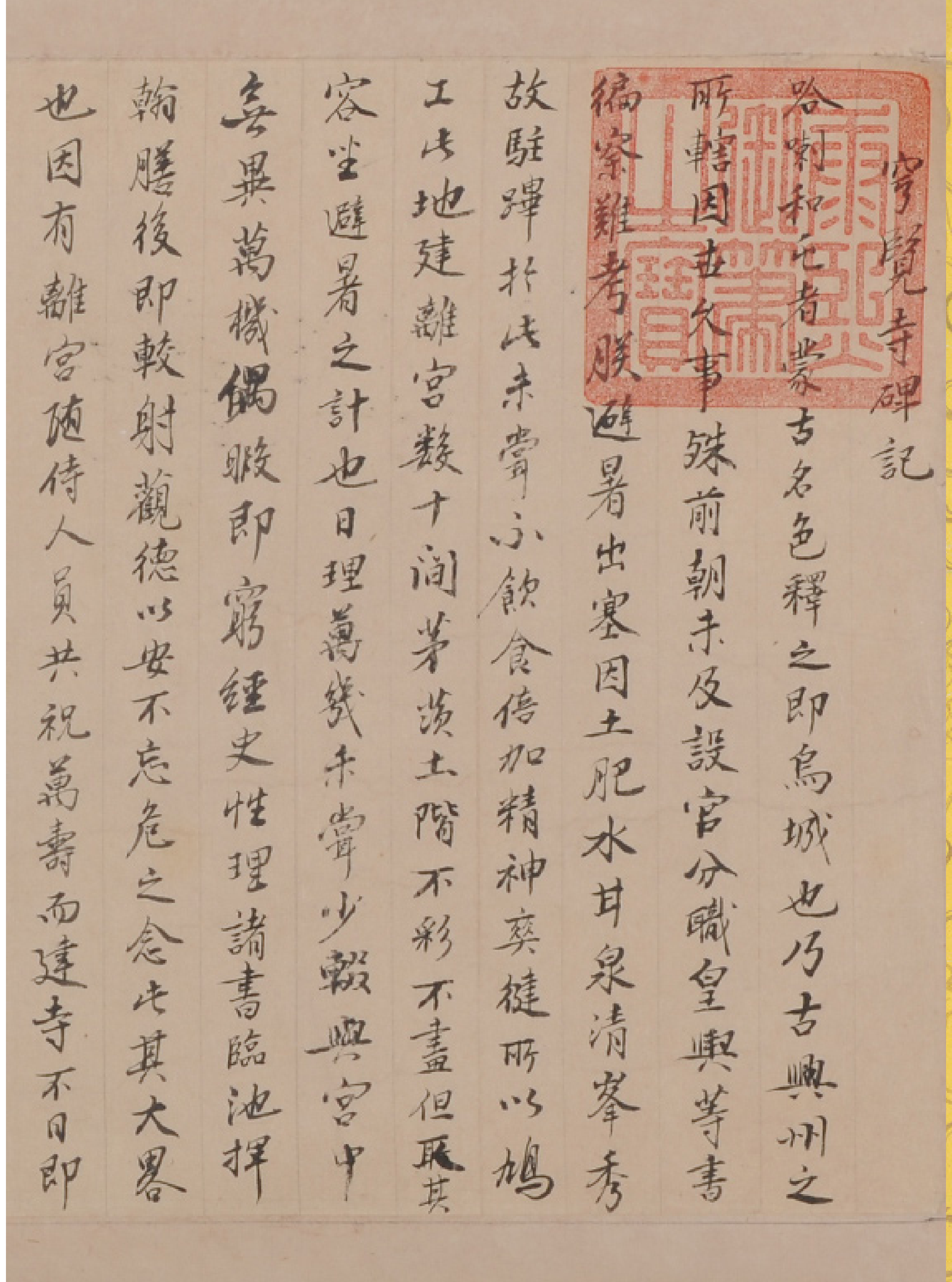
跋：26 × 70 cm.　10 1/4 × 27 1/2 in.　約1.6平尺

RMB: 1,500,000 — 2,000,000





5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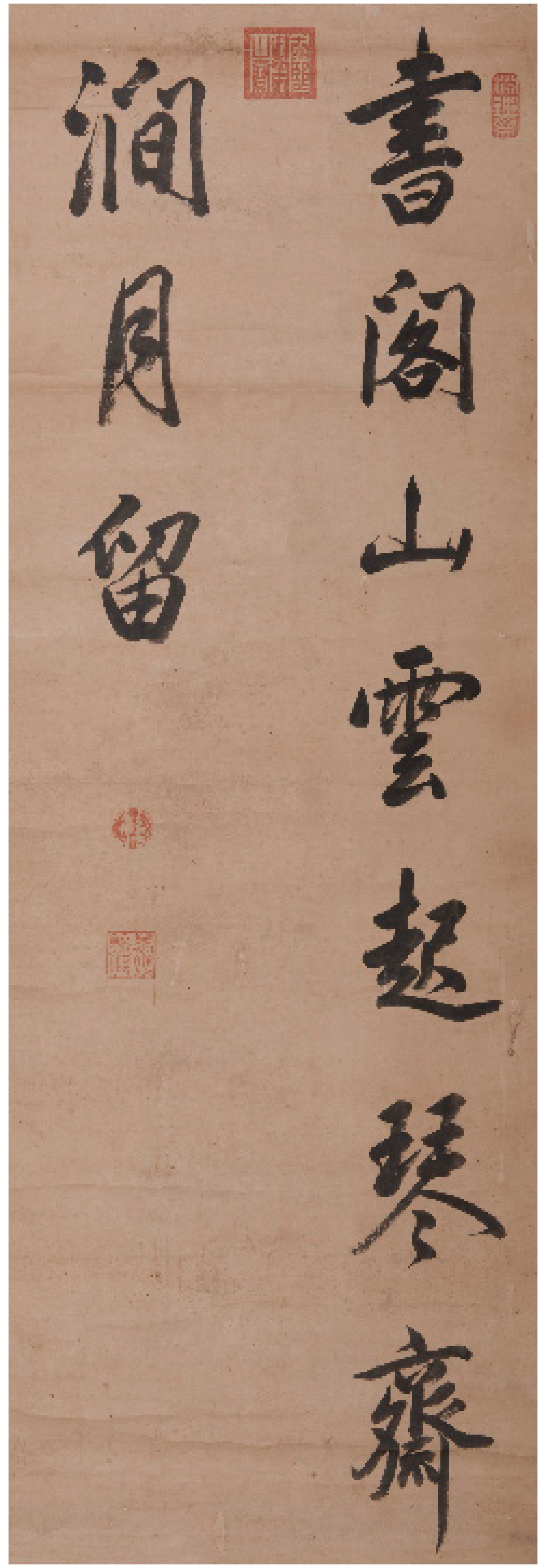


此爲康熙大帝的書法精品，“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練字”的康熙皇帝寫本幅時結構嚴謹寬博，意態渾成，綫條遒勁有力，兼王羲之之秀，米芾之獷，造詣極深，且將“書閣山雲起，琴齋澗月留”十個大字一氣寫就，僅次於王鐸一口氣寫十三個字，筆筆挺勁練達，字字神清氣爽，流露出他那超人的才分、淵深的學識和渾厚的書法功力。康熙的書法用筆深沉含蓄，圓健有力，自成一家。

康熙皇帝不僅施政有方，善理朝綱，使天下太平，而且還是一位十分注午學習之皇帝，其萬機餘暇，怡情翰墨。本幅書法上有康熙皇帝的四方印章，分别是“體元主人”(龍虎乾坤印)、“萬機餘暇”(篆字印)、“淵鑑齋”(引首印)、“康熙御筆之寶”四方。根據康熙皇帝用印的《康熙寶蕞》(僅存三部，北京故宮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各一部，2001年嘉德拍賣過一部)記載：“體元主人”“萬機餘暇”二方配用御筆扇、小閂方的，而鈐蓋在立軸上的不多見，爲康熙得意之筆；“淵鑑齋”用於引首印大致是康熙43歲時始，另外，41歲前的康熙寫書法時多喜歡用“康熙宸翰”和“康熙御筆”，而在41歲後開始使用“康熙御筆之寶”這方印，但是“康熙御筆之寶”有六方，都是瓷質的，其印文字體、篆刻形式基本一致(瓷質的印好統一)，但尺寸上有三方略大，三方略小，其大印者使用大致是在康熙52歲，而本幅的作品用的是尺寸較小的瓷印，故本件作品是康熙皇帝在41歲至51歲時所寫的。

5168
康　熙(1654-1722)　書法
立軸　水墨紙本
題識：書閣山雲起，琴齋澗月留。
印文：康熙御筆之寶、淵鑑齋、萬幾餘暇、體元主人

KANG XI　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45 × 48 cm. 50 1/8 × 18 7/8 in. 約6.3平尺
RMB: 500,000 — 8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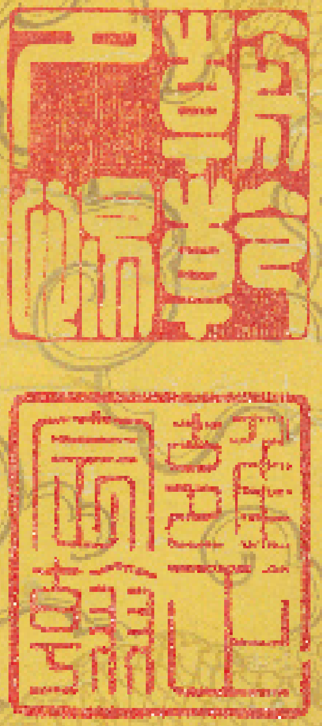
5168





5169





5170(印文)

5170

雍　正(1677-1735)　御書賜怡賢親王

手卷　水墨絹本

引首：福壽康寧。

録文：御筆。藩輔謨猷遠，天潢福履隆。宅心懷謹恪，宣力矢丹忠。績簣平成懋，勛揚典册崇。奉公勤夙夜，樂善表和衷。獻納中誠着，匡襄一往同。承恩彌敬慎，受眷倍謙衝。嘉譽昭當寧，長年必乃躬。仙籌增海屋，宸藻錫瑶宫。蓂葉緣階秀，芝香入座融。流霞浮瀲灧，旭日麗曈曨，花萼交輝暎，金枝慶郁葱。奎章光令旦，永以荅豐功。怡親王任寄親賢，公忠體國，謨猷懋著，深爲可嘉。十月朔，爲王誕生之辰，爰賦詩一章賜之。

印文：爲君難、朝乾夕惕、雍正宸翰。

題跋：(一)林千石(1918-1990)：八紘康阜頌河清，文字親賢好弟兄。桑海之余展宸翰，還從异代見承平。戊戌(1958)元宵爲仲清先生題，林千石客星洲。

鈐印：千古長樂、印禪之璽

(二)劉太希(1899-1989)：有清康雍之際，維清輯熙，宫苑優閑，怡神翰藻。此卷詩情温厚，筆意充悦，想見盛時和平寬博之風。桑海之余，留此宸翰，不與宫外銅駝并没荆棘，洵可珍矣！仲清先生其世守之。戊戌(1958)上元，劉太希。鈐印：太希三希

(三)涂公遂：東平眷愛見寬舒，頗憶嚴霜解棘除。留得紫泥珍拂拭，海涯長對慶興居。戊戌八月，仲清先生屬題，涂公遂。

(四)溥儒(1896-1963)：憲廟賜怡賢親王宸翰。仰日月之光華，賡元良而比德。六世孫臣溥儒恭跋。

这是雍正皇帝写给御赐其弟怡亲王允祥的贺寿长卷，前有“福寿康宁”四个大篆字，金书，本卷就是以“极致之美”的缔造者雍正皇帝的御笔，用笔沉雅遒劲，翩跹潇洒，笔走龙蛇，气宇轩昂；而通篇的褒奖溢美之辞中，也不难让后人嗅出因夺嫡之争、兄弟相残而导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既是一卷品相完美、存世罕见的宫廷御笔珍品，也是一件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文献遗珍。

根据《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一册史料记载，此卷是雍正七年(1729年，乙酉）十月，因怡亲王允祥“宅心怀天、忠体国谟”而受到雍正皇帝的嘉奖，特封加怡亲王仪仗。此卷即写于此时，清宫原装原裱。此卷原藏于怡亲王府，后散出，被新加坡林千石(字仲清)先生收藏至今。林先生曾请溥儒题跋于后。

雍正弟弟皇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康熙二十五年(1686)丙寅十月初一日辰时生，庶妃章佳氏即敬敏皇贵妃所生。六十一年十一月，与受末命。旋，世宗命总理事务，封怡亲王。十二月，并命管户部三库事。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雍正元年，赐增护卫。雍正帝驻圆明园，加怡亲王允祥俸，赐怡亲王允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加怡亲王仪仗。雍正八年(1730）五月，怡亲王允祥逝，雍正帝亲临其丧，谥曰“贤”，配享太庙。怡亲王事雍正皇帝“克殚忠诚、至纯至恪，事事为朕实心办理，而朕委任之处甚多。怡亲王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益其尊君亲上之念纯恳笃挚，是其忠也；小心兢业，无纤毫之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无欺无伪，是其诚也；直言无隐，表里如一，是其直也；勤勉奉公，夙夜匪懈，即如目今王虽身抱痾疾，而案牍纷纭，批阅不倦，朕闻之实至于不忍，是其勤也。”

YONG ZHENG　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hand scroll; ink on silk

26 × 155 cm. 10 1/8 × 61 in. 約3.6平尺

RMB: 2,000,000 — 2,800,000

御題

5171

乾　隆(1711-1799)　行書四屏

四條屏　紙本水墨

題識：楓香松翠早秋朝，縱目長天净沇寥。更愛笠亭臨絶壁，便扶朱楯度飛橋。座席常隨嘉陰移，山風送爽颯纖絺，隱蘆鷗鷺窺垂釣，躑樹鼪鼯聽詠詩。玉筍平陵架小亭，好山常占四時青。閑雲不繫悠然影，野卉無名越樣馨。日照孤峰生翠烟，灤河水共碧空鮮。寄語山靈好看待，莫教全景讓江天。乾隆丁卯(1747)八月御題。

印文：乾隆御覽之寶

这是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二年(1747)，三十七岁所写的御书，乾隆皇帝早年得意书法作品之一。全诗共四首诗文。落款是“乾隆丁卯八月御题。”此件乾隆皇帝御笔书法的价值有三个：一是赐给纪晓岚的儿女亲家卢见曾的，为首次发现；二是乾隆皇帝对水利的精深研究，其历史价值更大；三是乾隆皇帝在自己“大寿”之际夸赞卢见曾，卢未能“矜持自洁”，乾隆皇帝已经在诗文中对卢氏的“贪心”有所表露，但卢氏最终仍是“有负皇恩”，也把纪晓岚险些丧命。

經考，此件乾隆御筆是寫于清高宗乾隆皇帝“萬壽節”前，見《清高宗(乾隆)御制詩文全集》第1册，第953頁。(《小金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乾隆皇帝是辛卯年(1711)八月十三日子時生，天相在酉。此年正好是“一代帝王，十全老人”的第一武功之年，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凱旋歸來后，灤河發大水危及北京，乾隆皇帝只好急召盧見曾，任命他爲灤州知府，治理灤河水。由于治水有功，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盧見曾也由此步步高升，出任兩淮鹽運使長達十余年，貪污受賄，“舉國第一案”。此詩屏贈送給“盧見曾”有三個證據：一是此詩是寫給盧氏治理灤河的，特别是最后一首四句“日照孤峰生翠烟，灤河水共碧空鮮。寄語山靈好看待，莫教全景讓江天。”意思是説盧氏爲乾隆皇帝解决了河水泛濫成灾的大事；二是乾隆皇帝曾説過金口玉言“灤河難治”，“楓香松翠早秋朝，縱目長天净沇寥。”一句是説明他的行宫承德避暑山莊也能看到美麗的風光，不再是水患了；三是乾隆皇帝精于考證，曾專門下决心研究解决“京城水患”灤河泛濫成灾的問題，他先后寫過《熱河考》、《濟水考》、《灤河濡水源考證》等考證佳作，嚴謹而認真，頗見功力。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内修建牌樓一座，上書“德水通津”四個大字(今天尚存)！意思就是説要把承德的灤河水通到天津，于是乎有人認爲乾隆皇帝是“引灤入津”工程的第一人，這是牽强附會。(灤河，古稱濡水，從河北省的東部流入大海，今天引灤入津輸水工程的起點，是灤河上的潘家口水庫。)

盧見曾是清朝著名的水利專家，乾隆帝即位以后，他年事已高，乾隆皇帝改派他爲兩淮鹽運使。1768年，也就是紀曉嵐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兩淮歷代鹽運使貪污案發。乾隆皇帝一面命令審案，一面秘密差人緝拿盧見曾，同時做了查抄盧見曾老家的准備，嚴令任何人不得走漏風聲。盧見曾被緝拿后堅稱自己没有貪污，拒不認罪。而在他的老家也僅查抄出銅錢數千個，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没有。乾隆皇帝很納悶：1765年去他們家的時候還很排場，怎么現在會没有錢呢？一定是事先得到風聲把錢轉移了。最終查知，走漏風聲的正是紀曉嵐。原來，紀、盧兩家是兒女親家，盧見曾的孫子盧蔭文娶了紀曉嵐的長女。紀曉嵐得知了如此重要的情報怎么可能不通知盧見曾呢？正史上没有記載。野史上説，紀曉嵐得知消息后想出了一個通風報信的辦法。他拿來一個空信封，裏面裝了一把鹽，裝了一把茶葉，把信封封上，派人送到盧見曾家。盧見曾一看，開始很不理解，什么意思啊？后來恍然大悟，“鹽”指鹽案，“茶”、“信封”指查封，原來紀曉嵐要通知他“鹽案虧空要查封”。于是，盧見曾趕快轉移了他的全部家當。野史上還有另外一種説法，説當時紀曉嵐見情况緊急，立即在一個小孩子的手上寫了一個字“少”，囑咐這個孩子：“你去盧見曾家，見到盧爺爺，讓他看了手上這個字然后洗掉”。盧見曾一看，手上有“少”，即“抄”字，意思是要抄家。乾隆皇帝知道是紀曉嵐泄密后龍顔大怒，立即下令審訊紀曉嵐，結果就是紀曉嵐被發配到了新疆烏魯木齊，盧見曾秋后問斬。不過，盧見曾在被問斬前就以78歲的高齡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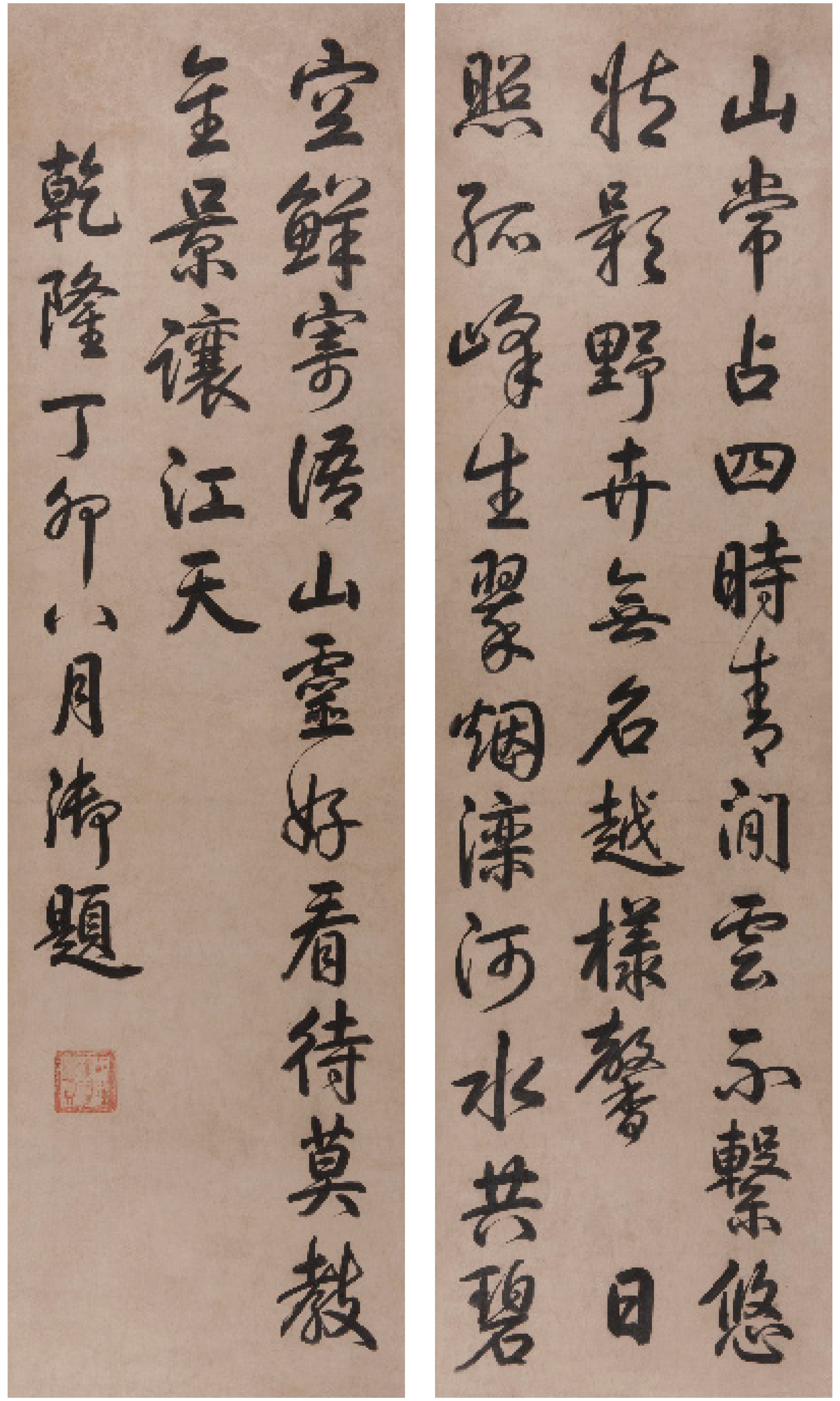
QIAN LONG　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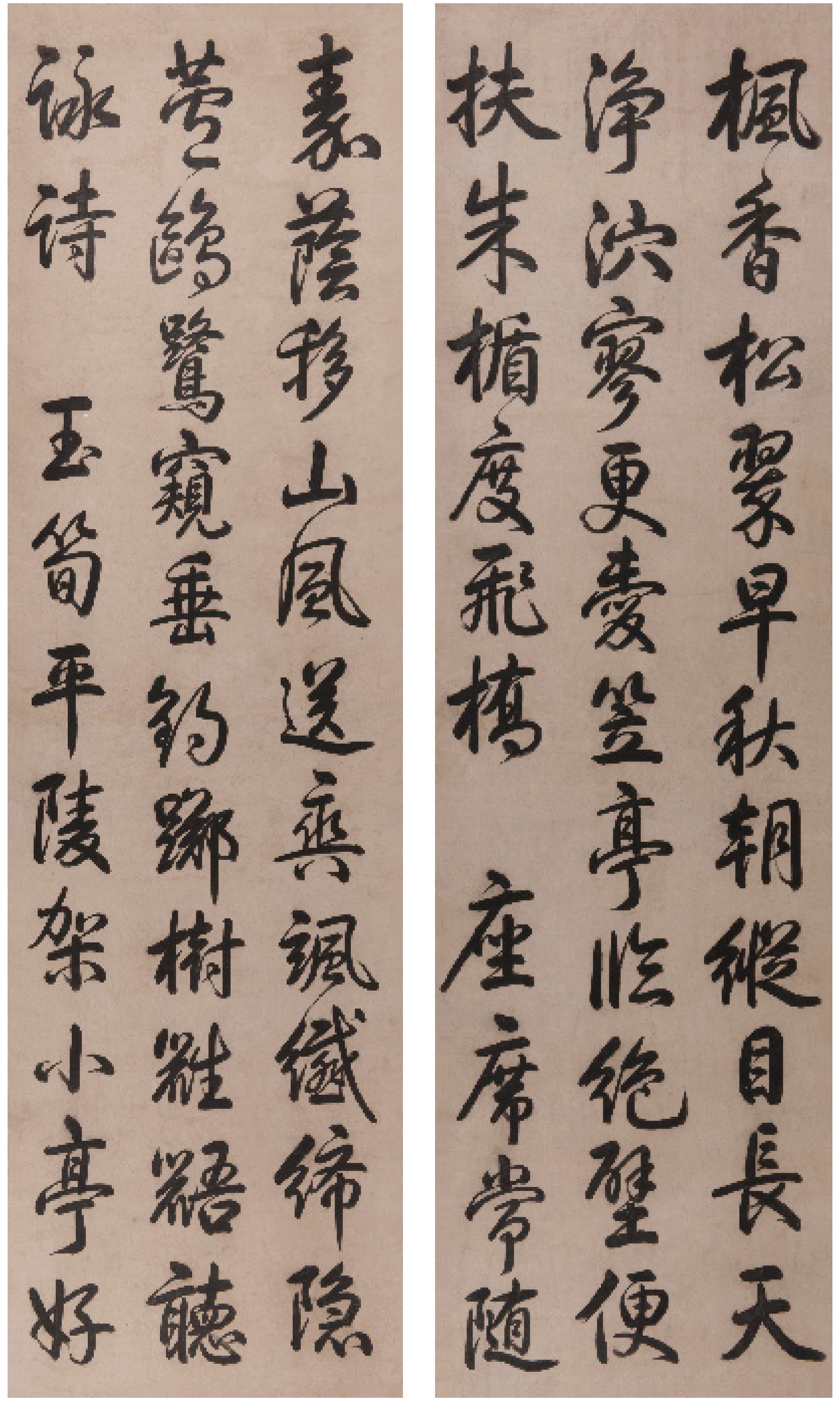
223 × 62 cm. × 4　87 7/8 × 24 3/8 in. × 4

約12.4平尺(每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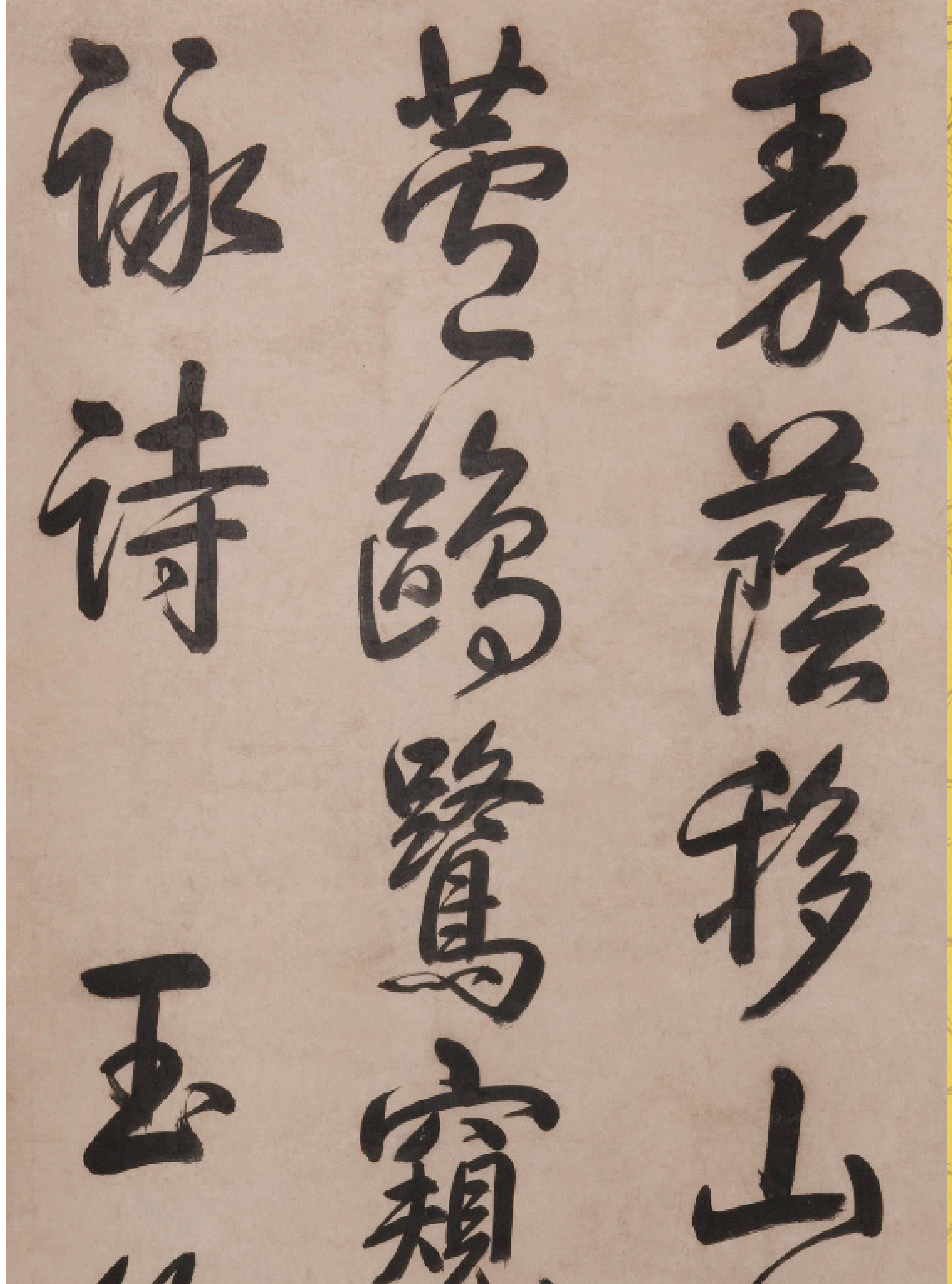
RMB: 800,000 — 1,200,000



5171



5171



5172

乾　隆(1711-1799)　行書四屏

四條屏　紙本水墨

題識：鳳閣咨安茀禄躬，西華路便�臺通。落成錫宴衣冠侶，待備閑遨松竹叢。樓現祇疑瀛海表，人行都在玉花中。陽和即漸舒條鬯，春祉還思與物同。辛巳(1761)新正瀛臺即景一律，御筆。

印文：乾、隆

这是乾隆皇帝於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所写的瀛台即景诗四屏，乾隆御笔书法，丰腴富贵。出於赵子昂体，浓墨行书，可壮华堂丰彩。据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月，乾隆“筑宝月楼於瀛台之南，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圆明园。”这是乾隆与香妃相会的地方，在清史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经考，宝月楼建成後，乾隆皇帝书写了这首瀛台即景诗，“凤阁咨安茀禄躬，西华路便趋台通，落成锡宴衣冠侣，待备闲遨松竹丛，楼现祇疑瀛海表，人行都在玉花中，陽和即漸舒條鬯，春祉还思与物同。辛巳新正瀛台即景一律，御笔。”诗中凤阁指的是宝月楼，落成後，乾隆皇帝大喜才有此诗，从此，乾隆与维吾尔族的香妃有了自己的世界。正如一个大臣所写的歌颂诗中所说：“君王一去入瀛台，风卷落花扫芳尘。道是天公感秋色，染得晴空透碧红。”除了这首诗外，乾隆御制的官窑瓷器都在底部“瀛台静憩轩用”的官款，在今天都已是无价之宝了。本乾隆御笔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可想而知了。

其实，南海的主要建筑都集中在瀛台，瀛台上有着金碧辉煌的亭台宫殿，是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和慈禧太后的主要活动场所。及至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於瀛台，这座热闹一时水中岛屿日趋冷清，後来光绪皇帝死於瀛台的涵元殿中。德龄公主在其《瀛台喋血记》特详，可资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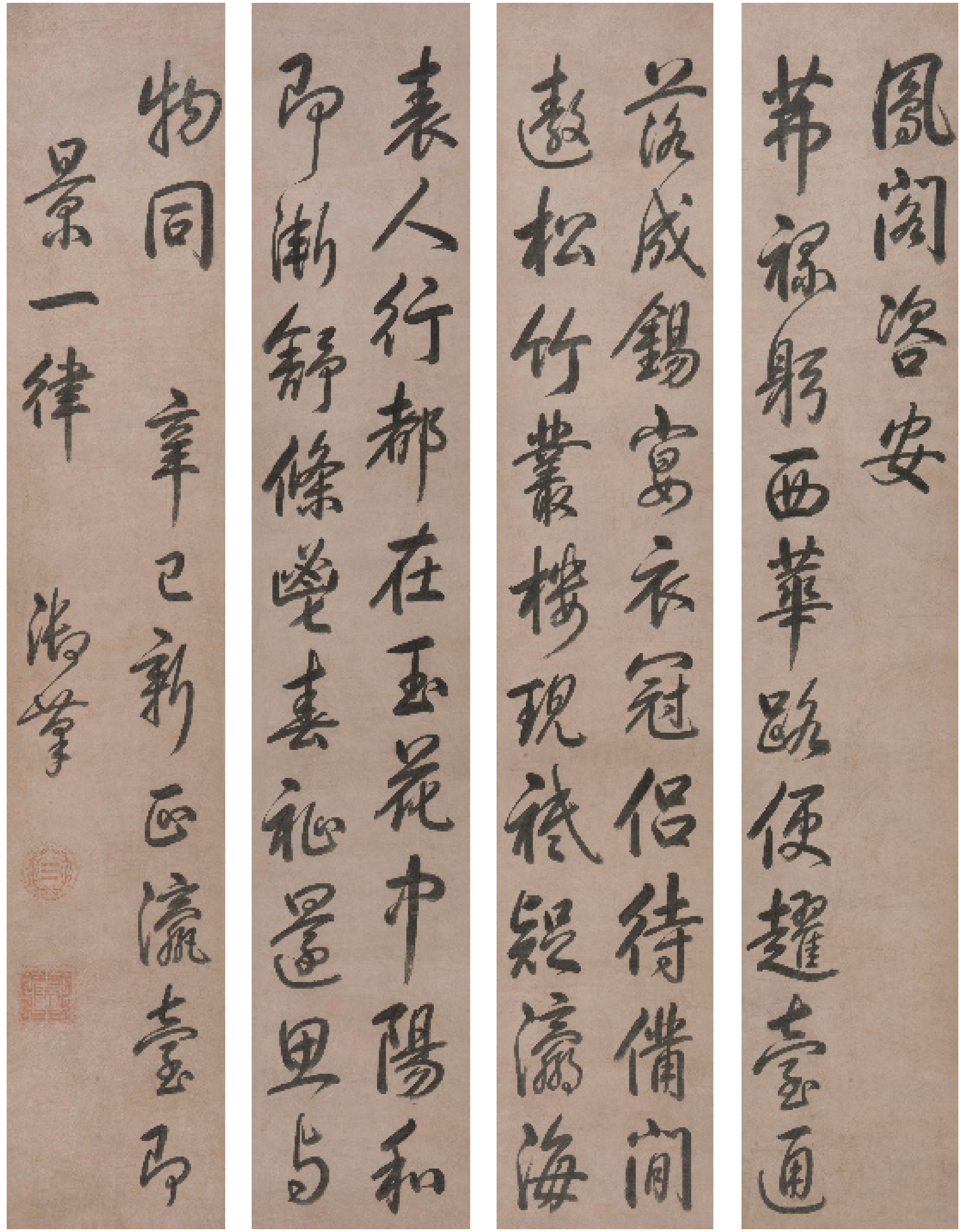
QIAN LONG　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70 × 30 cm. × 4　67 × 11 7/8 in. × 4

約4.6平尺(每幅)

RMB: 300,000 — 500,000



5172

5173

張若靄(1713-1746)　蓮塘浴鴨

設色紙本　鏡心

題識：蓮塘浴鴨。臣張若靄敬寫

印文：臣靄，揮毫，初學之筆

鑒藏印：安巢珍藏、清心抒妙理、烟雲舒卷、乾隆御覽之寶、澂觀。

乾隆題詩：擎杯微露蓋承暄，作對文鳧漾藻痕。

　　　最是相關多樂意，休誇花底睡雙鴛。

　　　乾隆丙寅(1746)上元後三日題。

印文：羽亦太和，乾隆宸翰

著録：《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卷一，京4-37，文物出版社。

說明：御題詩見《乾隆御製文物鑒賞詩》，第284頁，書目文獻出版社

本图是清宫旧藏、雍正乾隆二朝御前画家张若霭的有名代表作品，曾收藏在北京市文物局，后落实政策退还藏品。此图画于乾隆十一年，曾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著录。此图是清代画史上的一个重要谜案，据画史载，雍正皇帝的御前画家张若霭想规劝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与好色，于是想画一对鸳鸯戏水送给乾隆皇帝，不料乾隆皇帝更是聪明绝顶，他把御前五位大臣找来，看是鸳鸯还是鸭子，结果五大臣都说是鸭子，不想画出的鸳鸯却被乾隆御前大臣说成是鸭子，于是张若霭当着乾隆皇帝的面题写上“莲塘浴鸭”四个字，下写“臣张若霭敬写”，所以才成了现在的这幅《莲塘浴鸭图》。

张若霭(1713—1746)，字晴岚，号景采(《读书辑略》作字景采，号晴岚)，又号炼雪、炼雪道人、晴岚居士，安徽桐城人，相国张廷玉之子。雍正(1733)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翰林编修、通政司。善书法，工山水、花鸟、鱼虫，得王谷祥、周之冕遗意。常喜写折枝荷花，赋色虽沉秾而有清艳之快感，写叶则纯以墨染，显示超脱尘俗之风韵。精鉴定，富收藏，凡内府所藏书画名迹悉经其题品鉴别。传世作品有乾隆三年(1738)作《仿王冕疏影寒香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梅茶水仙图》轴图录于《故宫书画集》；《五君子图》卷藏旅顺博物馆。亦能诗，著有《晴岚诗存》。卒后谥文信。

ZHANG ROUAI　DUCKS IN LOTUS P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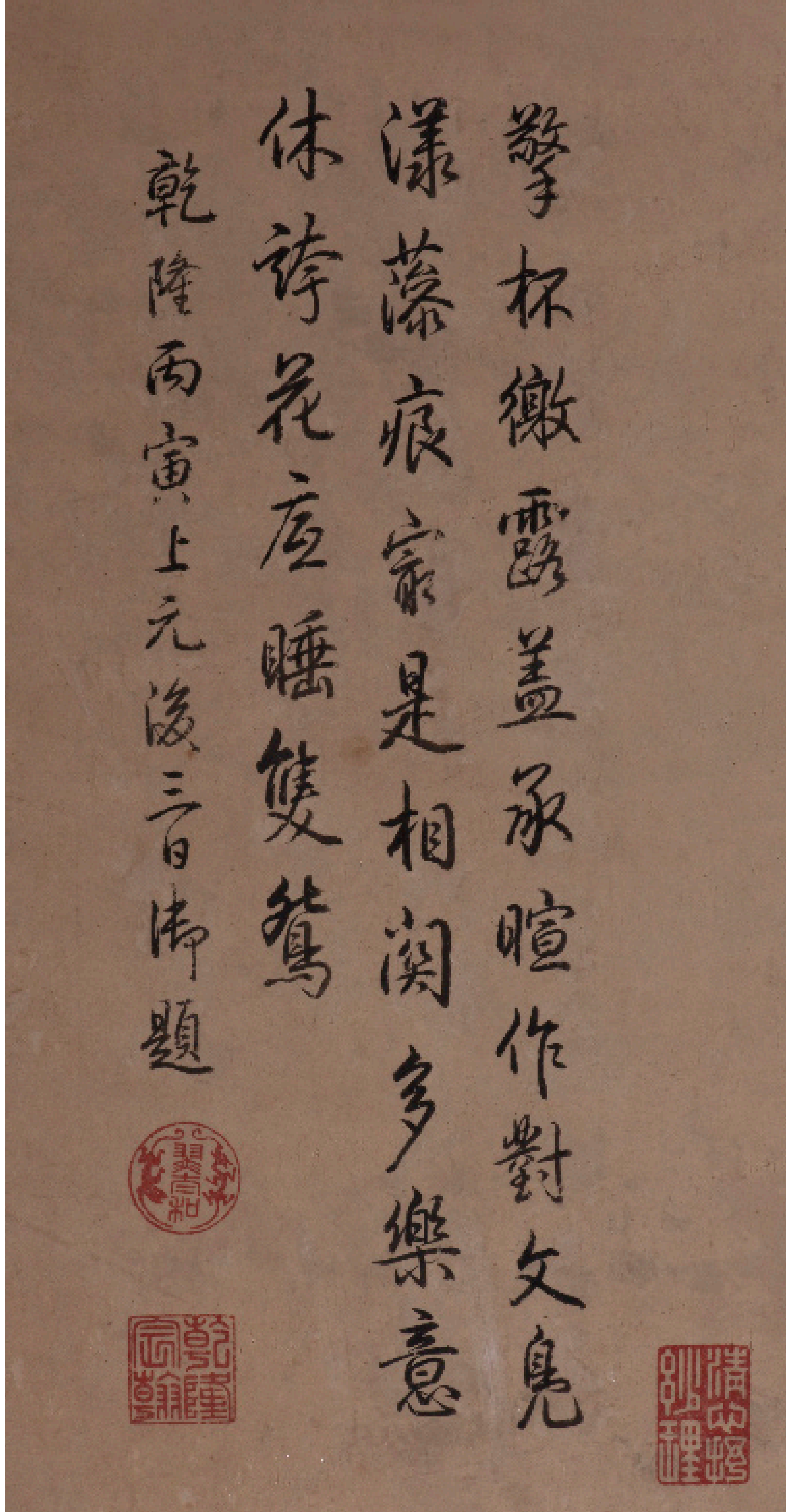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1 × 68 cm. 51 5/8 × 26 7/8 in. 約8.0平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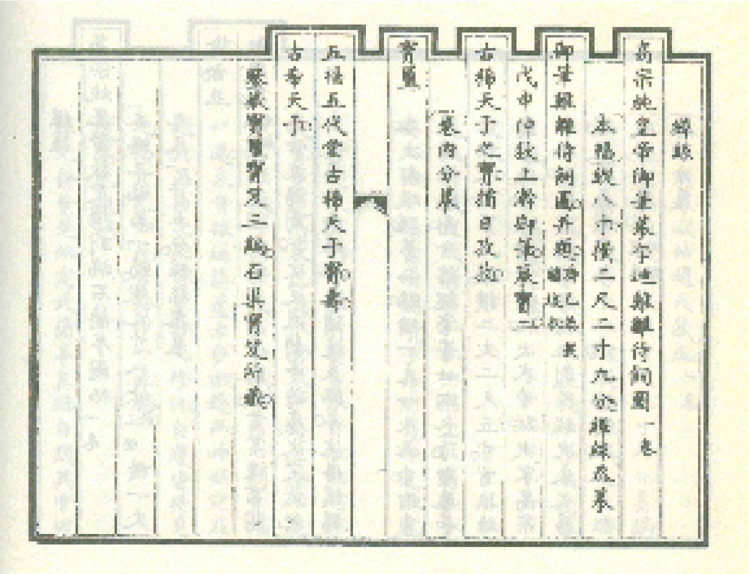
RMB: 2,300,000 — 2,800,000



5173


擎杯微露蓋承暄作對文鳧
漾藻痕家是相閑多樂意
休誇花底睡雙鴛
乾隆丙寅上元後三日御題


蓮塘浴鴨
臣張若靄敬寫



緙絲

高宗純皇帝御筆摹李迪雞雛待飼圖一卷

本幅縱八寸橫二尺二寸九分緙絲本幅

御筆雞雛待飼圖并題

戊申仲秋上澣御筆 鈐寶二

古稀天子之寶 猶日孜孜

寶璽

卷內分幕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 寶笈三編 石渠寶笈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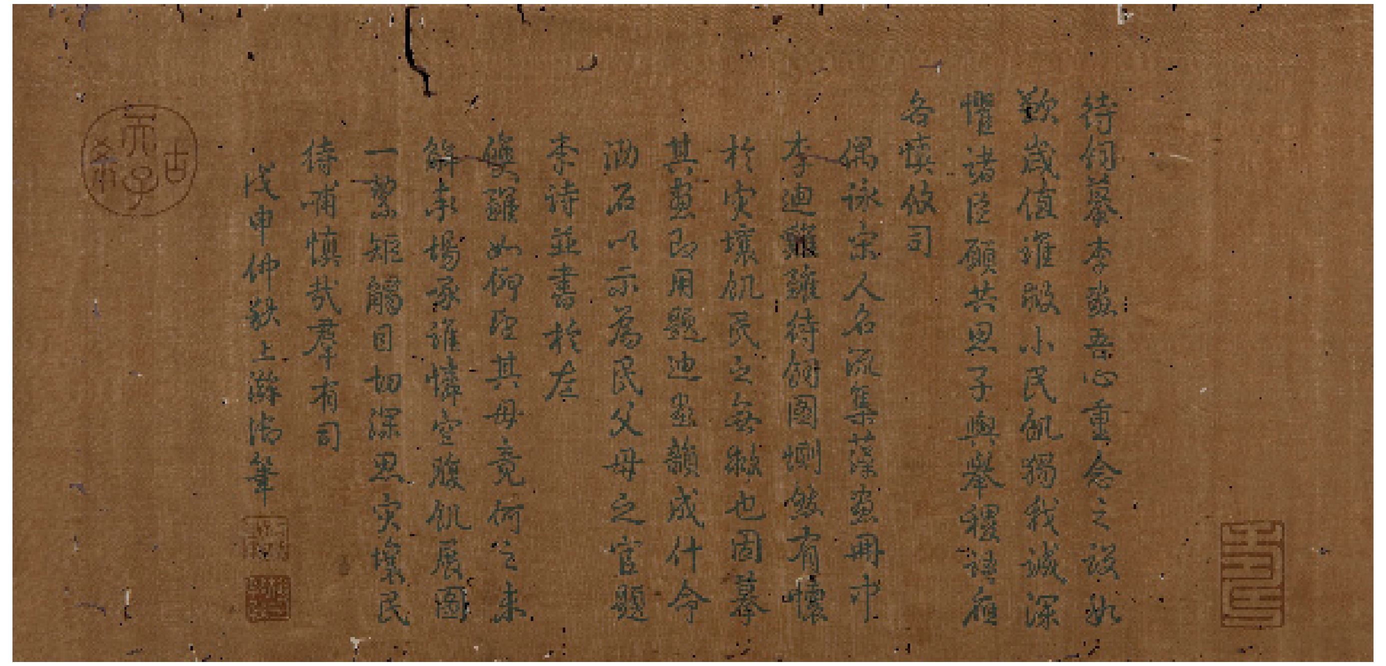
《石渠寶笈》影印



5174 5174

5174
鷄雛待哺圖
手卷 緙絲
著錄：《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匯編》第十一卷（《石渠寶笈三編》）第2806頁，北京出版社。

TAPESTRY
hand scroll; silk
25 × 74 cm. 9 ⁷⁄₈ × 29 ¹⁄₈ in. 約1.7平尺
RMB: 2,000,000 — 2,800,000



5174(局部一)



5174(局部二)

此四條屏爲方士庶畫於乾隆三年(1738)的一件代表性作品，與同年創作并收藏在各大博物館裏的《仿北苑山水圖》、《峨嵋雙澗圖》、《仿黄公望山水圖》等作品相比，雖年份一致，但在表現技法上也各具特色，以如此巨大的幅面來集中展示其臨仿前賢又能匠心獨運的藝術魅力，并能突出自己在詩詞創作方面，尤其是將詩文、書畫相結合方面的功底，是其他同年份作品所不可比擬的。

第一幅畫遠眺雲嵐翻卷，危岩峭壁，棧道逶迤，行旅、騾馬舉步維艱。中景作奇峰嵯峨，梵宇突兀，峰頭、幽谷雜書掩映。近景則霧靄彌漫，陡壑深不見底，頗具高遠幽深之致。第二幅畫取倪瓚三段式構圖，表現江南湖鄉景致。竹樹稀疏點綴於湖河池沼，村舍茅屋、溪橋漁舟散布在山水間。遠山如帶，烟水渺茫，意境空闊閑遠。第三幅畫秋山危聳，草木清曠，山谷中草堂虛静，高士行吟。雖自言巒頭仿黄公望筆意，但於高遠構圖之外又參以董源、王蒙披麻皴，風格細密清秀。第四幅畫隆冬雪景，自雲仿李成。淡墨染地，山石、樹木以大片留白爲表現積雪。構圖作“S”形，突出了湖山委曲，長松峭拔，一派蒼莽無垠的詩意。整件屏條各自成圖但又緊相關聯，構圖上一、三幅高而密，第二、四幅曲而闊，并立張挂，在觀感上緊弛有度，疏密交映，富於韵律美。在筆墨技法上，體現出方士庶以王原祁山水畫法爲宗，轉益多師宋元大家的藝術根本。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的干筆細皴、山石緊致而精謹的皴梁、樹木的攢聚、烟雲的暈散、以淺絳爲主并略輔花青、嫣紅的淡冶設色以及各圖從布局到對文入畫詩意的不懈追求，都無不在標榜着作者深湛的傳統功力和純正、清雅的藝術格調。

方士庶(1692–1751)，字洵遠，一作循遠，别號環山，因其始祖北宋時居歙之獅子山，又因小字“獅子”，故其晚年號小師道人。祖籍新安石川(今安徽歙縣)，久居揚州。他是清代中期與“揚州八怪”一樣活躍在揚州地區的山水畫家。其傳可見於《清史稿》、《揚州畫舫録》。方士庶不惟能畫，兼工書法。行楷結構嚴密，純學思翁(即董其昌)。其傳世作品中的行楷書《竹枝詞》、《登高軆集》卷等書法，代表了他在書法上的成就。

5175
方士庶(1692-1751)　仿古人山水四屏
水墨紙本　四屏
題識：(一)野航寒瀨。擬迂翁作，天慵。山色微茫好放船，秋惧野水夕陽邊。西風更灑菰蒲雨，羡爾沙鷗自在眠。
(二)詩鼎齋主人藏有一峰老人山水真迹。以磅薄雄渾之筆，寫瀟灑閑適之情。自然大雅，視世之務爲丑怪令人不能舒眼者，何止霄壤。此作巒頭本之。小師道人士庶。
(三)松溪雪釣。擬李咸熙筆意。乾隆三年(1738)冬，士庶。
(四)鳳皇高峙馬行遲，疏影縱横夕照低。遠隔家鄉五千里，征鞍猶唱竹西詞。此余秦棧中雜作，距游時二十年矣。圖中有摸棧閣，書以軒感。戊午(1738)冬士庶。
印文：士庶、方士庶、士庶、方洵遠印、士庶、環山
著録：《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六册，第283頁，魯4-51，文物出版社。

FANG SHISHU　LANDSCAPE IN OLD MASTERS STYL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09 × 58 cm. × 4　82 3/8 × 22 3/8 in. × 4　約10.9平尺(每幅)
RMB: 1,800,000 — 2,200,000



5175



5175



5176

藍　瑛(1585-1664)、陳虞胤(明)　講幃桃李圖

設色絹本　十二條屏

題識：講幃桃李。壬辰(1652)季夏十又八日畫爲文翁老祖臺千春之祝。西湖外史藍瑛偕陳虞胤合竣於虎林山下。□□之雲堂。

印文：藍瑛之印、田叔

LAN YING, CHEN YUYIN　LECTURING TO PEACHES AND PLUMS WITH THE CUR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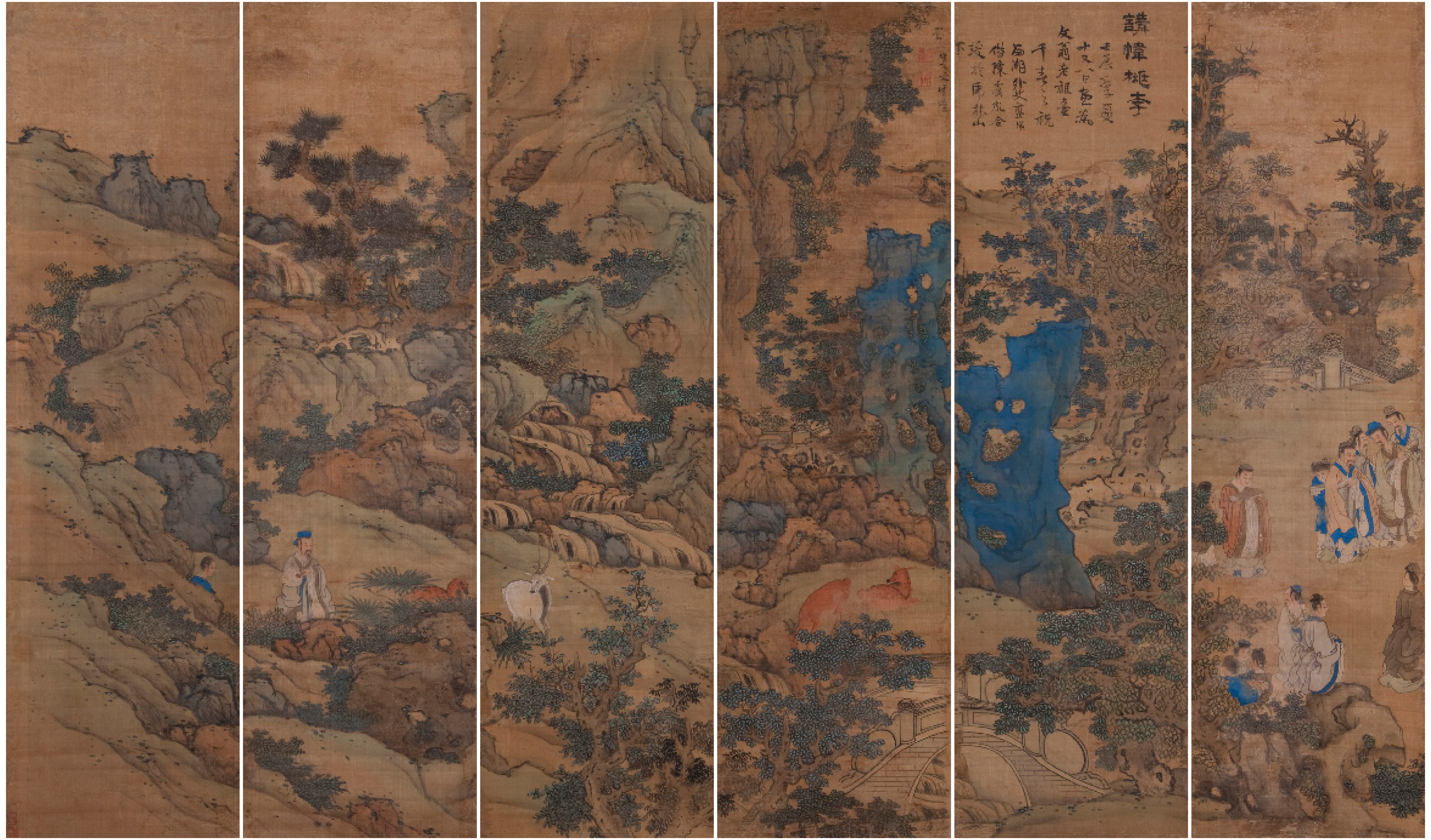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ur on silk

187 × 50.8 cm. × 12　73 5/8 × 20 in. × 12　約8.5平尺(每幅)

RMB: 8,000,000 — 12,000,000







5176



5176



藍瑛、陳虞胤《講幃桃李圖》

天津美術學院教授　劉金庫

這是一件新發現藍瑛的没骨青緑重彩法重要代表作品，作品畫成十二屏通景屏，裱成六曲屏風樣式，畫的是某位文人“講幃桃李圖”，明代人所説的講帷，就是今天所説的講堂、課堂之意，如在明代大文人范景文的《〈蒼雪軒集〉序》：“然先生在史館爲一代詞臣，在講幃爲千秋正學。”另有佐證，明永樂十八年舉人、歷任監察御史、江西按察司僉事的文人姚鵬《八景詩》之六《書院夜誦》：“曾聞夜誦最堪奇，靈爽洋洋如在兹。儼向西河敷教曰，渾同東魯執經時。千秋道脉傳薪火，竟夜書聲徹講幃。幻景相承真异迹，斯文餘韵至今遺。”講幃桃李圖畫的就是文人文柟講課授徒時的情景(詳見下文考證)。圖繪虎林山聳立在霧靄之中，叢樹生長茂盛，層層嶙峋的自然山巒與色彩艷麗的湖石形成一道無與倫比的風景，前六屏繪文柟徜徉於山林之間，悠閑自在，前面的岩石、山鹿代表着祝壽、福禄之意。後六屏繪文柟端坐於席榻之上，接受衆多弟子、女弟子、女眷們的祝賀，并有白鶴二只寓意祝賀。畫中的山石完全用石青、石緑分濃、淡畫出，石脚染以赭色，然後以汁緑和花青染出受光的向背面，深淡有度，微見筆痕。樹葉亦以濃淡有變的紅、黄、青、緑色點成。小草以朱砂筆撇出。而山腰繚繞的雲霧，則不同於此前的雙勾或留白，而是在用色略加烘染後填以白粉。整體色彩濃艷、對比强烈，却又能相互協調，不落俗套。

根據題跋可知畫於“壬辰季夏十又八日”，即畫於1652年6月18日，藍瑛時年67歲，入清才8年，爲藍瑛“没骨重彩法”傳世最好的精品，比他的代表作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白雲紅樹圖》(畫於順治戊戌，1658年)不知要好上幾倍。下這樣的結論原因有三：

其一，歷史上的所謂没骨重彩法傳説爲公元六世紀時南朝梁的畫家張僧繇所創的畫法，但没有一件傳世作品讓人看清“廬山真面目”，74歲的董其昌曾畫過《仿張僧繇自雲紅樹圖》(收藏在臺北故宫)，説是仿，實則完全是意造。最早復活張僧繇“没骨青緑山水畫”的是藍瑛，所以藍瑛的没骨重彩山水，其實完全是藍瑛的自創，藍瑛的“没骨重彩法”代表作，此前多認爲是《白雲紅樹圖》和收藏在旅順博物館的《青緑山水圖》爲其代表作，這種認知在見到此圖後要得到修正。

其二，本圖要早於《白雲紅樹圖》6年，且是以晋唐人的青緑山水筆法爲主而畫出來的，而《白雲紅樹圖》則更多的是以元代畫家有氣息畫出來的，説他是一幅元人氣息畫并不過分。這與畫史上傳説的張僧繇“没骨青緑”山水畫并没有直接的關系。

其三，在此圖中藍瑛下筆蒼老堅勁，氣象峻增，與旅順博物館的《青緑山水圖》畫法完全一致，即與本通景屏的第五、六二屏在構圖、畫法完全一致，從中也可以推定旅博那件立軸畫法的時間，也是在1652年前後。本通景屏是旅博藏品的六倍尺寸，且本圖山石、樹木的造型、布置，以及用筆、用色已經較之更爲成熟。

此外，藍瑛的青緑重設色作品如本圖中的畫法，講究工細，色調濃麗，愈老而愈工。藍瑛與文從簡、文柟父子多次交往甚密，其實藍瑛的晚年筆法益加蒼勁，頗類沈周，是經過文家學來的。現對本通景屏的四項考證内容分别闡釋如下：

首先，根據本圖題跋可知，此作品是藍瑛和陳虞胤(陳洪綬弟子，陳洪綬又是向藍氏學畫的)在虎林山畫的，是爲“文翁老祖臺”的“千春之祝”而畫的，經考，虎林山是在今天杭州的靈隱山、天竺山之間，明代時稱虎林山，清代時武林山，同今名。此地群峰夾峙，山谷幽深，林木葱籠，溪泉泠泠，風景勝絶。再考，“千春之祝”做何解釋?在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第三出“訓女”中有一段旦跪介的唱詞：“今日春光明媚，爹娘寬坐後堂，女孩兒敢進三爵之觴，少效千春之祝。”另在《源氏物語》也有一段，“源氏笑道：‘你們唱古歌祝我千春，唱得好極了！怎么如今見了我反倒嚴肅了呢？何不説出你們各自的願望，我也唱歌爲你們祝福！’衆人大年初一聽到主人如此説話，皆感榮幸。”我們從中可約略知道，這是古人在60歲以上的老人賀壽時的用語，但究竟是多少歲，文學作品中没有辦法明確。現對一首清代大學者洪升《恭祝真定老師相千春》的詩句中考證可知古人對千春的説法。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當朝武英殿大學士梁清標(1620-1691)過生日時，衆多官僚文人前來祝賀，江南文人洪升窮困潦倒，買不起壽禮，只好作詩一首詩致賀，洪升在詩中説梁清標：“領袖諸曹四十秋，八旬猶作釣魚翁。”梁清標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69歲，虛歲剛進入70歲，便稱作“千春”。這説明清代人的“千春”是指60歲至70歲之間的祝壽用語。

其次，再考證明末清初隱居在虎林山“文翁老祖臺”是何人？蘇州文**徵明**家族後裔在1652年隱居在虎林山的有二個人，一個是文**徵明玄孫、文從簡之子**文柟、另一個是文**徵明曾孫明代大學士文震孟之子文秉．這就要看誰是“老祖**臺”了。祖臺，是從唐代以來對高級官吏的尊稱。此二人誰做過官吏，那就是誰。文柟(1596-1667)，字端文，一字曲轅，號溉庵，一作慨庵，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文從簡之子。他在大明王朝咀做過府縣的書吏，1644年明朝滅亡後奉親隱居山林，授徒傳藝，耕樵以終。能詩，王書畫珍小楷法文徵明，山水繼承家學，構圖巧妙，筆法工細簡練，設色淡雅有致。文秉(1609-1669)，字蓀符，長洲(今蘇州市)人。文秉乃明代大學士文震孟之子，是東林黨後裔，承蔭庇爲官生，特别有正義感，對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國殃民的行爲極端痛恨。1638年，文秉曾與黄宗羲等140人聯名上書《留都防亂公揭》發出聲討，歷數阮大鋮等的種種罪行。1644年明朝滅亡後，文秉自號爲“竹塢遺民”，開始以明朝遺民自居，終身不仕清朝，只是隱居山林，潛心著述。著有《定陵注略》、《先朝遺事》、《先撥志始》、《烈皇小識》、《前星野語》等書。

順治八年，即1652年時，文柟58歲，文秉44歲，此圖繪的人很有可能是文柟，有三個條件符合：一是他做過小官吏，二是他接近60歲，古人可稱年歲時多虛稱二歲，即文柟可算是60歲，二是他隱居在虎林山課徒，三是文柟經心講授學問，而文秉則潛心著述，并没有授徒的記載。

陳虞胤爲陳洪綬弟子，擅長畫肖像，陳虞胤原本是跟隨陳洪綬的，但在順治八年，根據梁清標在《影梧軒序言》中記載，陳洪綬在二月“走入土穴而逝”，同年六月，他的弟子虎林山人陳虞胤也開始跟隨藍瑛，藍瑛是陳洪綬的老師，二人是亦師亦友的關系，這才有本圖這一合作的作品。陳虞胤的作品《問道圖卷》(署名虎林陳虞胤)現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畫於壬辰八月，比此圖晚二個月。二年後陳虞胤於1654年寫《洗象圖》，現藏天津博物館。因陳虞胤流傳下來的資料十分匱乏，陳虞胤的其它歷史情況有待進一步考證。



5176

5177

高鳳翰(1683-1748)　花卉、山水册

設色紙本　册頁(九開)

題識：(一)空山孤立，歸雲左手戲識。印文：左手、丁巳殘人、南阜歸雲

(二)香色領群芳，天香更擅場。不然空國色，那許號花王。老阜左手并題。印文：南阜居士

(三)向于泰州客邸曾見樊會公畫册，甚愛其蒼古秀媚，今憶意爲之。南阜記。印文：左臂、南阜居士

(四)蕉葉垂陰翠幕寒，小紅低徑儼覆蘭干。嬌憨略揭横斜角。半露猶藏怕客看。仿青藤道人畫意，南阜左手戲。印文：翰印、南阜居士

(五)秋林鴉陣。左手并題。印文：左臂、南阜居士

(六)玉露泠泠滴未干，擎將金盞出朱欄。嫩黄傾得鵝兒酒，欲爲西風破曉寒。老阜左手并拈句。印文：南阜居士、左手、艷洗六朝卑

(七)將去金陵過花逯，剛看六朝松，石鑿有圖作，聊以仿佛爲之。南阜山人左手。印文：鳳翰、阿家翁、老秀才

(八)高低探得郎官雀，老懶才過圮二橋。仿拾得山人畫并題，雲阜道人左手識。印文：南村、老秀才

(九)此册系友人携來屬畫，留西亭遲久，而后竣事。其中頗覺當意，遂以另册易之。是歲甲子偶兼小健游戲，各綴小詩漫識前幅存之，老阜左手。印文：黃山故吏、白岳外臣、鳳、須其自來不以力搆

鑒藏印：茜春、花都青城將軍後裔

這是高鳳翰“左手”時期所畫的八開精品册頁，畫題中説是見了“樊會公”的作品才畫的，樊會公即“金陵八家”中的樊圻，畫家樊圻善寫山水、花鳥小景，作品以“穆然恬静”的格調，多是着墨不多，筆觸細膩，清爽皎潔，明媚動人，受到世人的推崇。高鳳翰以左手來畫出如此精湛的册頁，并不多見。經考，高鳳翰55歲時，他右手病殘，改用左手寫字畫畫，自號“后尚左手”，刻制“丁己殘入”石章一枚，標志在丁已年病苦廢右手。59歲，高鳳翰返歸故裏，八年后病逝。本册上有“左”、“左臂”二印十分重要，據考證，此印爲高鳳翰離開揚州前用印，當屬高氏在58歲前后的作品。衆所周知，高鳳翰左手的用筆以生拙見長，變劣勢爲優勢，加强提按，産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其字就像是一段樂曲中的幾個强音，使人振奮，使人賞心，運用得真是恰到好處。他的“左書”巧拙互見，更現出一種純樸天真，帶着幾分稚氣的墨趣來，從而一步步進入自成一家的殿堂。據《墨林今話》記載，由于向高鳳翰求畫的人太多，有人就轉向鄭燮代求。鄭燮便寫下了這樣一首詩：西園左筆壽門(金農)書，海内朋友索問余。短札長箋都去盡，老夫屑作亦無餘。

GAO FENGHAN　ALBUM OF LANDSCAPE AND FLOWERS

album leaf of (9) pieces;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28 × 44 cm. × 9　11 × 17 3/8 in. × 9　約1.1平尺(每幅)

RMB: 900,000 — 1,200,000







5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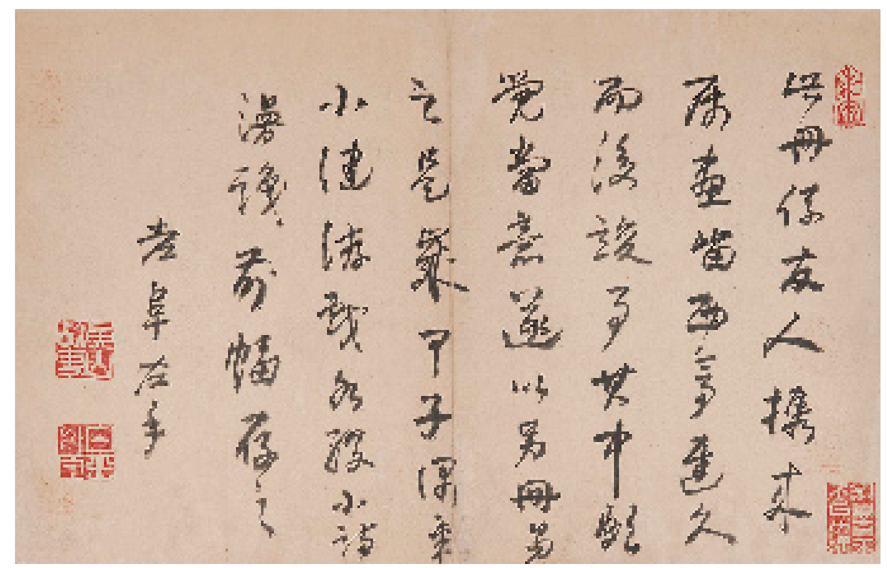




5177







5177


張二水書畫合璧

5178

張瑞圖(1570-1641)　書畫合璧冊

水墨紙本　冊頁(十二開)

題簽：張二水書畫合璧精品，漁隱題籤。

印文：駿叔

題識：一，繪畫部分：

(一)白毫菴，瑞圖作。印文：無畫氏

(二)白毫菴，圖。印文：張瑞圖印

(三)白毫菴，圖。印文：瑞圖

(四)白毫菴，圖。印文：瑞圖

二，書法部分：

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書。乘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泳。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六月，跂脚北窗下，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糖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野麋山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廬弃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蔗蓘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鷄豚，黃精白術，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這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陂蟲山林之意，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并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泳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孤往河清，旁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假修混沌，并常行之。裴孔明雖是异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禮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携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韵，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攏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澤澤手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鐘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携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獨游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玩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韵趣高奇，詞義晦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手，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謂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享。天灾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從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朝。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江湖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恨須，所恨姚文不存。薛生已歿。使云羅天綱者，有所不該以爲嘆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瑟酒賦，不絕於時。時游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比山，松柏群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群。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崇禎癸酉(1633)書。白毫菴居士瑞圖。　印文：蓬萊史、瑞圖、書畫禪、響山堂、清真堂

題跋：(一)馮金伯(清)：二水先生大字都從蘇米二家變化書之。此則又純似戎輅，宣示二表筆意。至其畫法蒼秀，尤所難得。嘉慶六年(1801)重陽後二日墨香居士識。　印文：金伯之印、墨香

(二)周綵(清)：嘉慶戊午(1798)購得張冰先生書畫，惜其落款處爲俗子抹損，甚爲可恨。重裝竟聊書數字，墨緣庵之主人周綵書。　印文：周綵之印、嬾漁、瘦雪齋

鑒藏印：鳴鵝清玩、樹上風水上波、米彰洋印、叟枝外史、江左老皂館真蹟珍藏記，岡山、銕生、老皂館、老草隱逸、笠山笠水間、景蘇室所藏金石書畫、江左鳴鵝審定祕玩、景蘇室所藏、影蘇室所藏印、徐伯子俟齋書記、居易堂印、景蘇室

著録：1.広津雲仙編《張瑞圖の書法》(條幅・冊篇)，第186頁-201頁，二玄社，1981

2.《中國法書がイド・張瑞図集》，第49-52頁，二玄社，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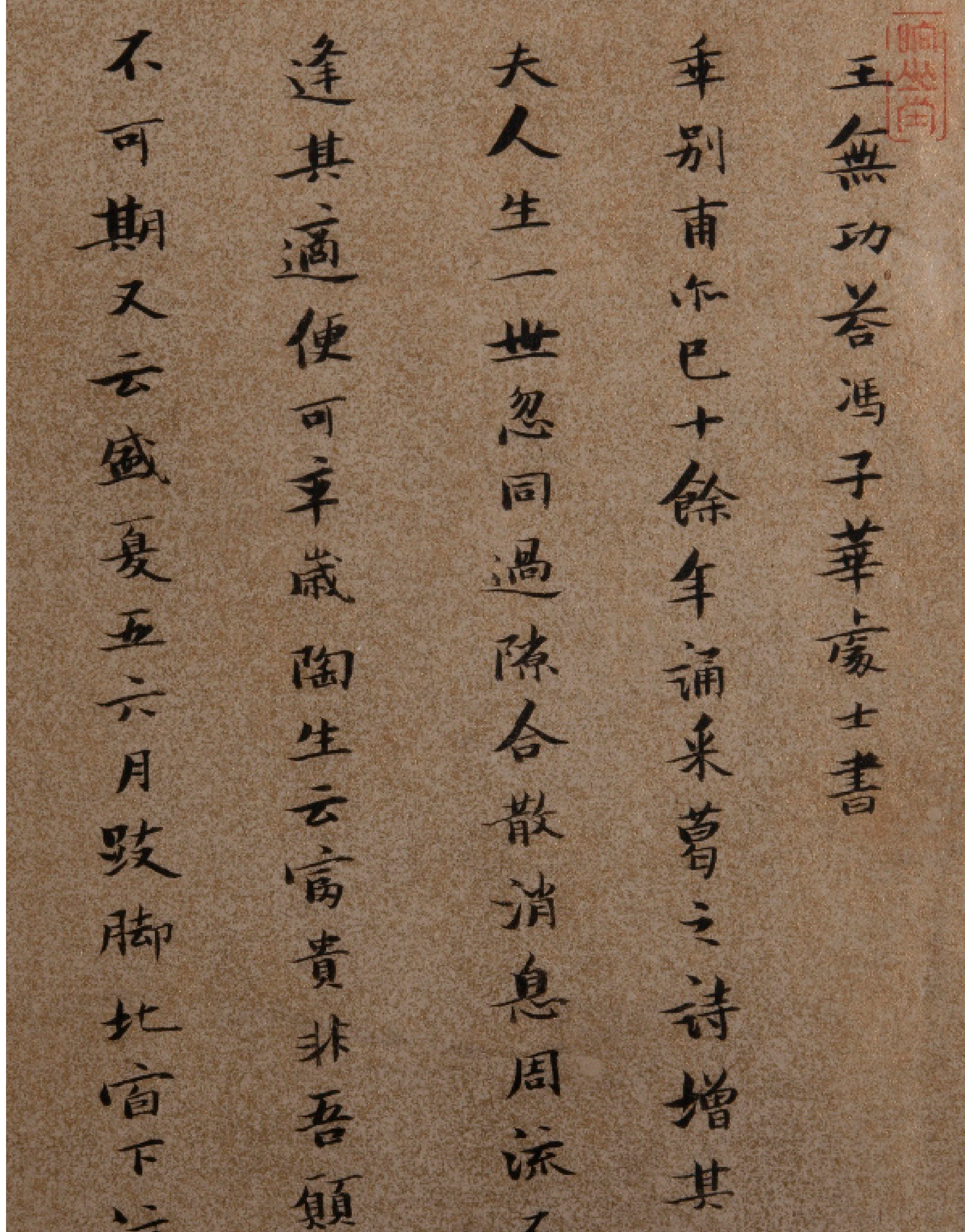
3.《中國法書選・張瑞圖集》第60頁-74頁，二玄社，1989

ZHANG RUITU　ALBUM OF LANDSCAPE AND CALLIGRAPHY

album leaf of (12) pieces; ink on paper

23 × 29 cm. × 12　9 × 11 3/8 in. × 12　約0.6平尺(每幅)

RMB: 1,200,000 — 2,200,000



張瑞圖　《書畫合璧册》

天津美術學院教授　劉金庫

這是明代四大書法家之一的張瑞圖的繪畫作品，因他傳世的繪畫作品少之又少，傳世有不到十件的作品，且此件書畫作品都是寫、畫在冷箋(泥金箋)上的，其難度是可想而知，其本意是在炫耀自己筆墨功力的書齋墨寶(書法)、書齋山水(畫)。此件書畫作品又是畫於崇禎癸酉年(1633)的晚年作品，張瑞圖時年63歲，是目前見到的張氏繪畫作品最晚的一件，當屬爲其代表性作品。此册封套是由清代有名收藏家馮金伯所題寫，并有“金柏”、“南岑”二印，封套内有諸多日本收藏者的鈐印(見後文)。封面是由周綵題寫的“張二水書畫合璧精品，漁隱題簽。”下鈐有“駿叔”一印。本圖册是張瑞圖畫的山水畫，主要是以元代大畫家黄公望的畫法畫出的，骨格蒼勁，點染清逸，用筆與另一位著名書法家王鐸的用筆很相像。第一開繪霧松圖，用的都是黄公望畫法，第二幅溪橋霧霽圖，畫樹法與王鐸相仿，第三幅溪岸圖，中鋒行筆，超凡脱俗，落墨沉重，凛然生氣，第四幅雪山寒松圖，以偏鋒筆力，勁健横撑，聳肩方折，風骨摇醉，恰似他的那首詩句的境界：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現就本册的有關學術問題進行逐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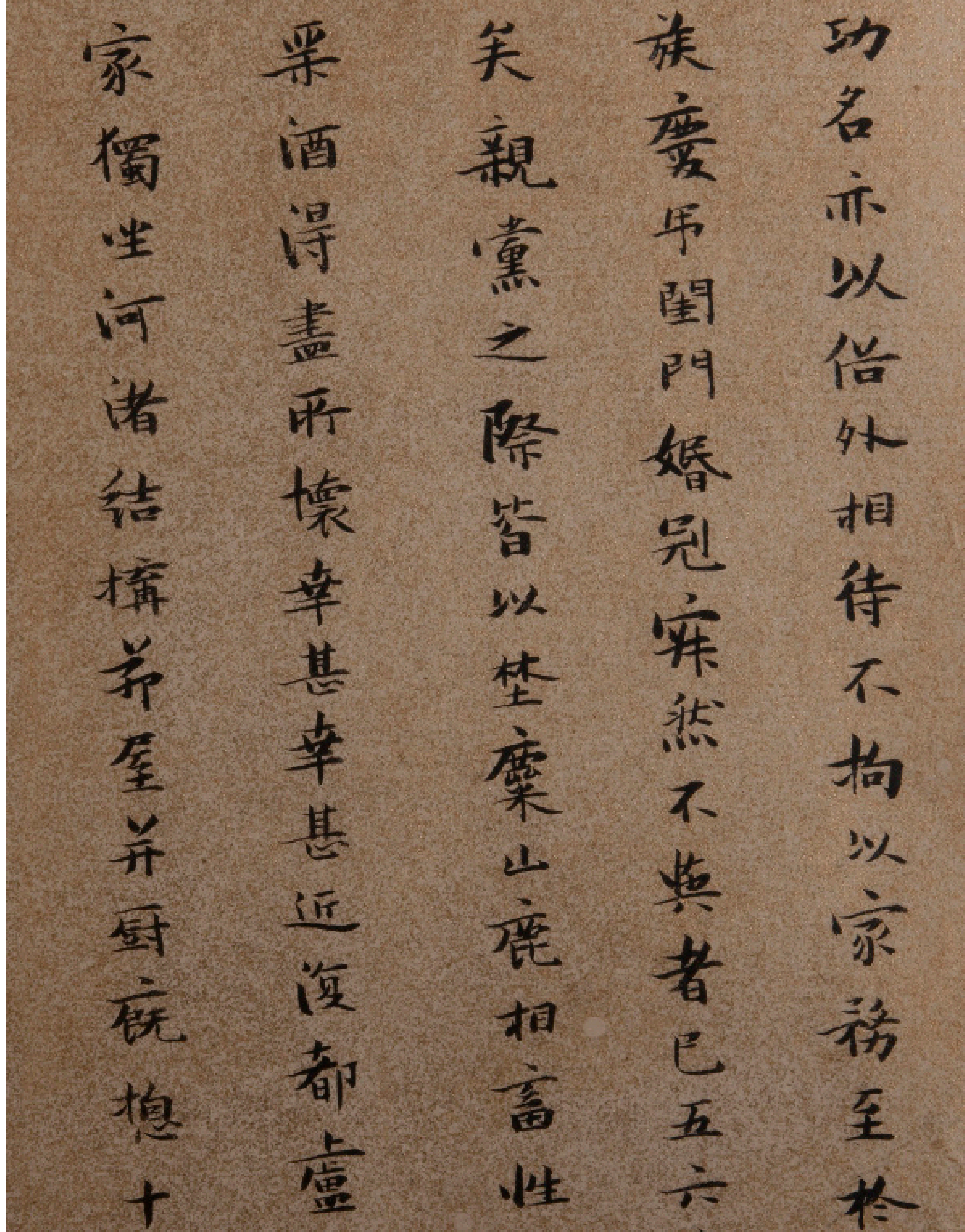
首先，此册作品是張瑞圖晚年的代表作，紹述其緣由有四：一是本册中書法八開、繪畫四開，與臺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畫於天啓五年(1625年)的《書畫合璧圖册》作品相同，且本圖比之晚畫八年且畫法更爲熟練精致；二是因日本人對張瑞圖的書法幾乎達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且此件作品在清代傳入日本，被日本人流傳有序地收藏、并奉爲“文化財”(相當於中國的國寶級)的作品；三是本册之書法尤其精要，因其寫在泥金紙箋上，尚能如此輕車熟路，非著名書家所不能爲，且書法寫的是《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書》其文獻資料價值十分重大；四是本册是經過中、日兩國收藏家的收藏，其影響也比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那件作品影響大得多。本册在清代時經過二位著名收藏家收藏過，一位是馮金伯，另一位是周綵。此二人本册後面均有題跋。在《畫史匯傳》記載：馮金伯，也寫作馮金柏，字治堂，一作治亭，號南岑，一作墨香，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貢生，官句容訓導。乾隆四十年(1775)主蒲陽書院。工詩古文詞，精鑒賞，好書畫。少即喜與同郡諸畫人往還，討論六法，遂精畫理。作山水筆意瀟灑，尤其董其昌墨趣。書學米芾。著《國朝畫識》(書成於1792年)、《墨香居畫識》及《墨香居詩鈔》。周綵，生卒年不詳，字莱依，號懶漁、墨緣庵主、墨緣庵主人等，吴之東庭山人，富於收藏，寫生得天趣，隸法出入於曹全禮罟，詩近坡老，詞繼草窗。

其次，本圖是張瑞圖在明代最具典型性的“書齋山水”作品，是少有的明代二、三件作品之一。張瑞圖最初起的字是無畫，今天專家們普遍認爲他在50歲之前是没有畫過畫的，即傳世還没有他在1620年前的作品，約在50時，張瑞圖才開始做畫的，不過是以黄公望畫法畫一些臨仿的作品，而本册則能够代表他的書齋山水，其理由有三個：一是以書法家在晚年進行書齋山水創作的，張瑞圖不是第一人，而有傳世作品的張瑞圖是第一人，即此件作品與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那册《書畫合璧圖册》，直到近代張大千的老師曾熙也是如此以書家創作書齋山水，其作品現收藏在昆山市的昆侖堂：二是書齋山水多是書法家秘不示人的作品，其傳世量非常稀少；三是書齋山水是“實驗山水”，多是以書家本身固有的筆法，再學一二個古代名畫家的筆法來進行創作的，如張瑞圖即是以自己的筆法參酌黄公望的畫法來畫書齋山水的。且本件書畫合璧都是寫、畫在冷箋(泥會箋)上的，其難度是可想而知，其本意是在炫耀自己筆墨功力的書齋山水、書齋墨寶。這類作品是没有人會在市場上流傳的，多是畫家及家屬才能有機會收藏的。張瑞圖在1641年去世後，再到馮金伯收藏到此畫，如果按照馮氏本人題跋的時間，即嘉慶六年(1801年)計算，期間已有160年的歷史，這説明此件作品一直是收藏在張家後代人的手中的。古人説的藏品不過三代，但是根據日本人的題跋説，本册還經過徐枋、蒙泉外史奚岡的收藏，清代畫家徐枋(1623－1649)，字昭法，號俟齋，又號秦余山人。崇禎十五年舉人。工詩文、善行草，善畫山水、芝蘭。作品有《山水圖軸》、《仿宋元山水册》等。清代畫家奚岡(1746－1803)，字鐵生，號蒙泉外史、鶴渚生。工詩書，精篆刻，善畫山水、花卉。其實本件藏品在張瑞圖去世後數十年後，就已經到了徐枋手上，在封套上有“徐枋俟齋書記”(蓋二次)、“樹上風水日流”二印就是徐枋的收藏印。後來又到了奚岡，在封套上有“鐵塵”、“岡山”二印可證明是經過清代著名書畫家奚岡的收藏。本件藏品要么是畫家，要么是書法家才會收藏此類藏品。經過書畫家們的收藏後才會到收藏家的手裏。

再次，本册是經過中、日二國收藏家的收藏，其影響也比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那件作品影響大得多。本册在清代是經過馮金伯、周綵二人的收藏後，被日本人收藏去，最初由日本的增山河内收藏，後到了守雪齋侯、福田鳴鵜、灘波鹿泉、山内星石、山中著篁等數人收藏，直到今天從山中手中購得。其中增山河内、福田鳴鵜、山内星石三人在日本都是收藏中國書畫的大收藏家。另在封套盒上有清代人、日本人的收藏印章計有：影蘇室、影蘇室所藏印、江左鳴鵜審定秘玩、笠山笠水閣、江左老皂館真迹珍藏記、老皂館珍藏等十餘方收藏印。

最後，本册書法寫的是《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書》全文，本册中的書法，在陳大中主編的《歷代法帖選·張瑞圖選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已經收録，并説，張瑞圖的小楷以行書筆意出之，勁健爽利，險絶中顯露稚拙，即使點畫有時粗疏，仍然氣韵天成，顯示出强烈的創作個性和高超的藝術境界。雖不必刻意臨摹，却給我們小楷的創作以很大的啓示。換句話説，本册中的小楷在泥金紙上寫就，也是我們今天在冷箋紙上書寫的楷模，日本人已經寫了多年，并有許多臨仿作品。加上，此篇《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書》已經收録在王無功的《王無功集》卷下，王無功，即隋代的王績(590－644)，字無功，號東皋子，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隋未舉孝悌廉潔科，授秘書省正字，出爲六合丞。簡傲嗜酒，屢被勘劾。時天下已亂。遂托病還鄉。其後浪迹中原、吴、越間。唐初，曾待詔門下省、任大樂丞。後弃官歸田，躬耕東皐。其詩多寫田園山水，淳樸自然，無齊梁藻績雕琢之習，對唐詩的健康發展有一定影響。著有《王無功集》五卷、《全唐詩》存其詩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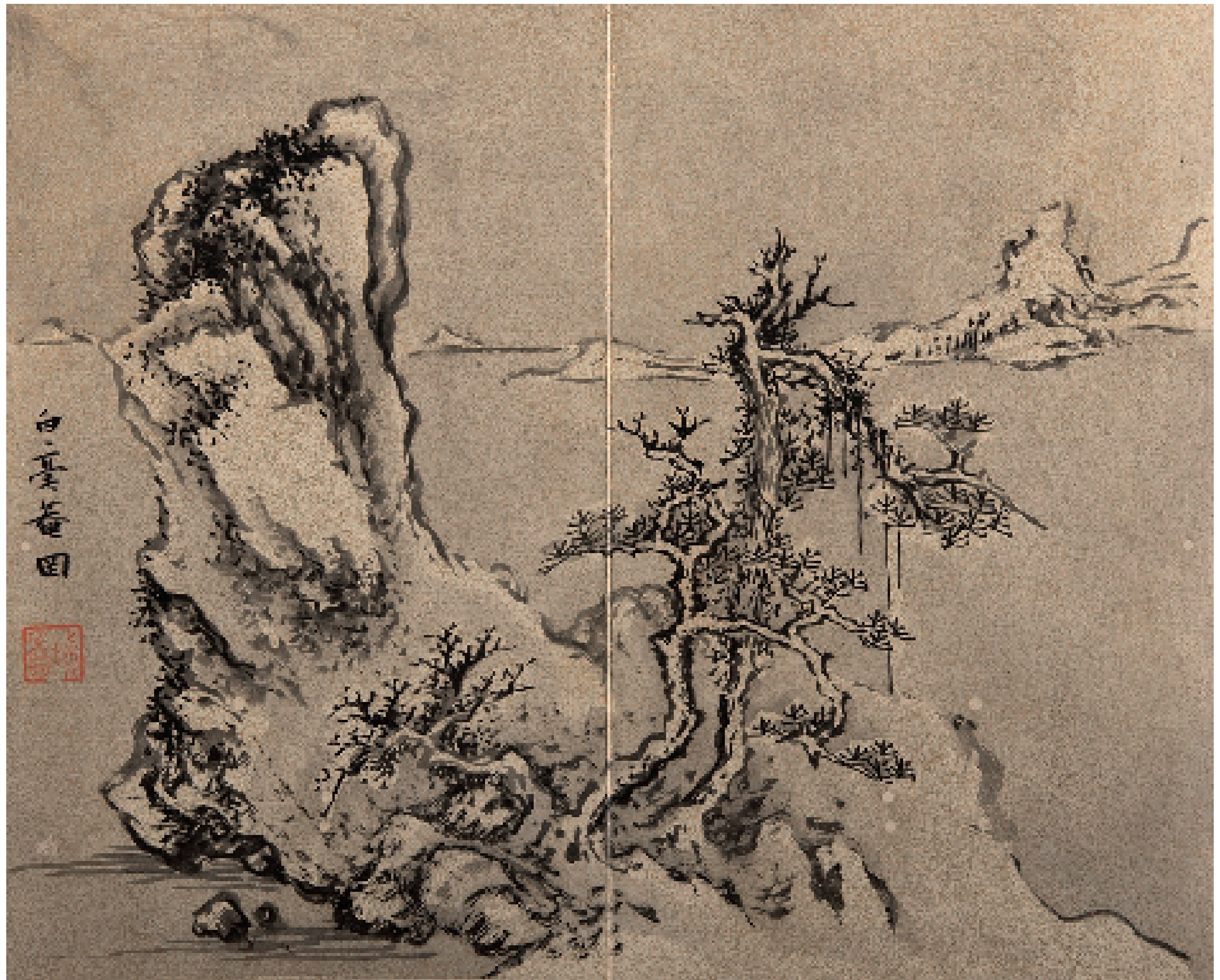
《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書》中的馮子華即指薛收，此文能感動唐太宗李世民，讀之則哭，因薛收早逝，後陪葬在李世民的昭陵。王績此文歷代傳誦，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也給予最高的評價，是體現文人詞賦的最高境界，在本册中，張瑞圖也正是此意。此外，還要説明一點的是：在清代時，張瑞圖寫的《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書》傳世有二本，一本是收藏故宫博物院的宣紙本的小楷體，另外一本則是流傳到了日本的此册冷箋本，如果比照難度系數的話，冷箋本要高出宣紙本好幾倍，寫張瑞圖書法的人都十分清楚這一點。











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來蜀之詩增其概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六月北窗下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懶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埜饗山齋相富性嗜渠酒得盡所懷卑甚卑甚近復都盡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畊耘蕉萊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與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那此書陂澤山林之意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悲憫聞人相唱和也孫性河渚旁無四鄰闃大轂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者功倍不能假倚混沌兼帝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孫桐也近攜以相過其聲至柱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庵獨

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
患癖疾不得支語無神肅肅可無俗
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天作獨
造頌及河渚先生傳詞物寄道髓解
之作也時取玩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
見薛叔白牛漯賦韵趣高奇詞義晦
遠嗟哦肅栗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
班之儔也高人總義常語吾曰薛生
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
極矣吾近作河渚稿告賦為仲長先

生兩見以謂可與白牛漯類今亦寫
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漯諸賢共詳之
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
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埜
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
稅耳帝何力於我哉人知虜李諸賢
肆力爾吾家純學士亦中其才分
卿勤勤有志於禮樂九首明哲脫
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獸放湖海
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恨須所恨純義

不存薛生已沒使雲羅天網者有所
不詠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叢動常
方寸不能住此烟霞山水性之所適栗
栗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
郭暮春三月登長比山松柏聲吟藤
蘿翁景意甚樂之莫路散髮與身
歡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嘗浴與
宵罷歸河渚蓬室覽觸禪渠誦書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夏漸數足
下何如也頗動息多宜黃頰之飛何

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頓琢
字不一一
崇禎癸酉書
白毫菴居士瑞圖

5179

董小宛(1624-1651)　孤山感逝圖

鏡心　水墨紙本

題識：孤山回首已無家，不作人間解語花。
處士美人同一哭，悔將冰雪誤生涯。
曩與畹蘭姊氏學畫於水繪園，戲拈梅瓣貼扇。姊作枝干成之，巢民老人謂：如此寫梅於古 法中別開生面，極暗香浮動之致。曾製一扇奉彤章先生，一時傳爲吾園雋構戊子殘腊晴雪壓檐，紫玄宮太公蠟屐見過，出示孤山感逝之作，命爲補圖。呼燈蘸墨，用煮石山農筆成此小幅。伊人雲：逝寒華自榮，誦靖節先生句，覺與太公感逝之作同此淒麗也。董白。

印文：小宛

題跋：(一)吴芝瑛(1868-1934)：小溪清淺是儂家，雪後園林盡着花。折得一枝休放手，斷橋西去即天涯。題董小宛爲宫進士所作《孤山感逝圖》，即用進士韵。小宛所稱“畹蘭姊氏”，係進士女，嫁巢民先生之弟，與小宛俱工畫梅。此幅雪葉風枝，翛然有偃蹇瑶臺之思。特所謂“孤山感逝”之作，不審何指恨。小宛當日作畫時不就太公一證，芳躅殊令人悶悶也。光緒戊申正月十四日自孤山看梅回，題并記，桐城吴芩瑛。
印文：小一柳堂
(二)沈曾植(1850-1922)：香未歇，湖水回舟鉛泪熱。霜豪嚙盡孤山雪。飛來不是南華蝶，家山製影娥自寫。前生月。歸國遥用須溪韵，遜翁。
(三)樊增祥(1846-1931)：
研粉匀箋飛英，貼扇，逋仙。乞寫生綃放，鶴孤山，芳魂重返如皋。憶梅影，語他年，恨把寒香補入。《離騷》。記今朝，戊子殘年，贈汝瓊瑶。椒寶自有花如錦，怎洛陽魏紫採到溪橋。玉骨冰肌，等閑莫污清標。只憐春西樓中，扇世侯生，香墜同抛。滕令宵，自熨青箋自譜紅簫。石甫素持不根之論，令題此圖似不變其前説。圖作於戊子，是爲順治五年衝人未卯董歸，新繪久矣。余舊藏小宛兩扇面，穠花彩蝶極得宋元人筆意。庚子拳飛失之，至今悒悒，故詞中及之。武威樊嘉。
印文：東園觳，增祥長壽。
(四)楊鼎：底事侯門隔墓門，欲將此語問梅邨。
影梅庵尚留梅影，是否埋香水繪圖。
吴梅村集編詩皆有深意，吊董小宛詩後即咏入宫且於吊董小宛詩中、已帷燈匣劍試舉其末二句雲，欲吊董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墓門何以阻侯門耶，此余所獨得之間。(去)讀者試考之。鼎。
印文：楊鼎
(五)潘飛聲(1858-1934)：
孤山何處月黄昏，誰叩横斜水繪門。
我爲影梅添憶語，霜枝即是美人魂。
憶梅樓主飛聲。
印文：歸盦，小紅察書。
(六)鄭孝胥(1860-1938)：
園豈埋香地，梅爲感逝花。有人憶花影，無語自横斜。孝胥。
印文：太、夷
(七)陳三立(1859-1937)：
漆雲横塔雪籠湖，閲世梅株伴老逋。一縷愁痕量尺寸，花時放鶴此人無。散原居士三立。
印文：伯嚴
(八)陶北溟(1882-1956)：
氣盡東南三百年，河山金粉一時捐。
空留一掬孤山泪，攬取詞人异代緣。
珠簾甲帳莽無痕，莫問侯門與墓門。
不是迷離疎影好，更從何地覓芳魂。
鑄禹弟得此見盯屬題，珠玉滿前，**乃及以瓦礫塞責，甚可愧也。比溟。**
已丑(1949)十月。
印文：北溟、金輪精舍

鑒藏印：宫本昂(1821-1874)：孟憲章吴桂書夫婦同珍共賞
宫、宫本昂字於行亦曰紫珩又字千里、泰州宫氏珍藏
廉泉(1868-1923)、吴芩瑛(1868-1933)：廉泉審定、金匱廉泉桐城吴芩瑛夫婦共所賞之印

説明：吴芝瑛題簽。

著録：1.《南湖四美》，(清末民國)上海文明書局珂羅版印制。
2. 郭味渠編《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第242頁，1958年11月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3. 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第1224頁，1985年4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4. 陳三立著《散原精舍詩文集》第34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5. 鄭孝胥著《海藏樓詩集》第2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6. 樊增祥著《樊樊山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DONG XIAOWAN　INK PLUM

mounted; ink on paper

79 × 35 cm. 31 1/8 × 13 3/4 in. 約2.5平尺

RMB: 800,000 — 1,200,000



5179

這是清初著名的“秦淮八艷”之一的董小宛畫於1648年的一件“名妓畫作”，爲她的代表作，比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代表作那幅扇畫要好出若干倍，原因有三：一是本幅爲立軸，尺幅大得多，二是補充畫史的不足，如在本圖中所透露的訊息：畫此圖時董小宛已經24歲，董小宛19歲嫁冒辟疆，28歲因病去世，傳世有她15歲時作品《彩蝶圖》現收藏在無錫市博物館，上有她的題詞，與本題款字體一樣娟秀無比，此幅當是董小宛“晚期”作品。據《崇川咫聞録》記載：董小宛在崇禎十五年(1642)十二月委身冒辟疆爲妾，在辟疆私家宅院水繪庵(如皋城東北角)，而在此圖中已經明確在畫題中說是“水繪園”，并没有“水繪庵”之稱，可證誤：三是本圖上的“曩與畹蘭姊氏學畫”一語可知，董小宛曾經與宮畹蘭一起學畫梅花。且本圖是畫給其父宮紫玄的。畫上有董小宛的題詩“孤山回首已無家，不做人間解語花，處士美人同一哭，悔將冰雪誤生涯。”即是“葬花詩”第一首詩，後來《紅樓夢》廣中的“黛玉葬花”即源自於此。

此圖原定名爲《孤山感逝圖》是因爲宮畹蘭之父宮紫玄拿出其女宮畹蘭的詩《孤山感逝詩》給董小宛，董小宛應邀畫此圖，后來冒辟疆看後，起名爲《暗香浮動圖》，其詩情畫意更加濃厚。此圖本身就是董小宛爲宮畹蘭之父宮紫玄先生所作。此後數百年一直藏於泰州宮氏家，至晚清山由其裔宮本昂收藏；後售給創辦上海文明書局的書畫鑒藏家廉泉先生，再被馮玉祥的部下孟憲章收藏。畫面上共有民國期間七位大收藏家的收藏、邊款印章，如從光緒年間開始的吴芝瑛、陳散原、鄭孝胥、孟憲章等人，堪稱流傳有緒。





5180

趙之謙(1829-1884)　國色天香

立軸　設色紙本

題簽：趙撝叔國色天香圖真跡。數青草堂珍藏，石園居士題簽。

印文：張克龢印

題識：憩亭大兄屬，趙之謙。

印文：趙之謙

鑒藏印：海昌錢鏡塘藏、曾在李景韓處

ZHAO ZHIQIAN　FL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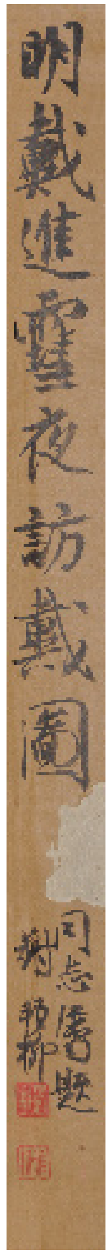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131 × 53 cm. 51 3/4 × 20 7/8 in. 約6.2平尺

RMB: 800,000 — 1,200,000



5180



5181

戴　進(1388-1462)　雪夜訪戴圖

立軸　設色絹本

印文：文進

題識：錢塘戴文進寫。

謝稚柳(1910-1997)題簽：明戴進雪夜訪戴圖。□□同志屬題。謝稚柳。

印文：謝稚、稚柳

此圖是明代著名畫家戴進所畫的歷史題材故事“雪夜訪戴圖”，圖中王子猷眠覺、開室、命酒、賞雪、咏詩、乘船、造門、突返、答問，王子猷一連串的動態細節均歷歷在目，雖言簡文約，却形神畢現，氣韵生動。此圖畫簽是謝稚柳所題寫的“明戴進雪夜訪戴圖，同志囑題，謝稚柳。”下鈐“稚柳”、“謝稚柳”二印，這説明此件作品是經過當代著名鑒定家謝稚柳先生的鑒定。

雪夜訪戴，亦稱“子猷訪戴”、或者“剡溪雪訪”，語出《世説新語》的《任誕》，作者是南朝宋的劉義慶。王子猷是書聖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的哥哥。他想念一個姓戴的朋友了，就不顧雪夜寒冷，乘興去訪。但到了人家門口，却不敲門進去，理由是“興盡”了。這個故事一向是中國文人瀟灑、率性的典型例證，從公元四世紀傳誦至今，似乎并不曾有人懷疑過主人公王子猷如此瀟灑的動機。“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戴進(1388—1462)字文進，號静庵，又號玉泉山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是明前期重要畫派“浙派”的開創者與重要代表。戴進在宣德間(公元1426—1435)官直仁殿待詔，繪畫臨摹精博，得唐宋諸家之妙，故道釋、人物、山水、花果、翎毛、走獸等，無所不工。早年爲制作金銀首飾工匠，后工書畫，以賣畫爲生。其山水源出李唐、馬遠、夏圭，技巧縱横，畫風健拔，一變南宋渾厚沉郁的風格，畫神像、花鳥，都極精致。他畫人物遠師吴道子、李龍眠，創蠶頭鼠尾描，行筆頓挫，筆法豪放。其畫風風靡于當時吴偉、張路、王世祥、方鉞、戴泉、夏芷、何適、謝賓舉、謝時臣、汪肇、蔣嵩、夏蔡等多人，皆承其畫風，而形成“浙派”。山水師馬遠、夏圭，并取法郭熙、李唐，俱遒勁蒼潤；人物佛像能變通運筆；頓挫有力；所作蔔萄配以勾勒竹、蟹爪草，别具格調。畫在明中葉影響較大，是“浙派”創始人。

DAI JIN　VISITING FRIEND IN WINTER SNOW NIGH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41.5 × 81 cm. 55 3/4 × 31 7/8 in. 約10.3平尺

RMB: 1,500,000 — 2,000,000



5181


純廟
御題錢文敏山水畫冊
乙卯年六月得於京師
靈石何子彰珍藏
侍臣扈蹕昔
遊盤有暇近
臨粉本看小
墅松崖阿那
處家便宜是
聽流湍



5182

乾　隆(1711-1799)、錢維城(1720-1772)

御題山水册

設色紙本 册頁

題識：(一)侍臣扈蹕昔游盤，有暇近臨粉本看。小墅松崖阿那處，最便宜是聽流湍。印文：愛竹學心虛，□意好好
松崖小墅。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二)重陰綠樹覆閑堂，宴坐其間圍縹緗。一卷不須手展帙，風翻觸目足參詳。印文：取益在廣求，清吟寄遐思
風軒宴坐。印文：臣錢維城

(三)春溪淡渰綠波涵，倒映遥山護曉嵐。却是田盤無此景，應緣把筆憶江南。印文：憂思朕丞，慎敬國強
雲溪春曉。印文：臣錢維城

(四)古寺寒村倚石磯，蒼茫烟樹遠山微。落霞孤鶩齊飛處，幾個漁舟傍晚歸。印文：德充符，千潭印月
漁磯烟樹。印文：臣錢維城

(五)九曲江灘石柱撑，邛郲九折不相争。設非叱馭王尊輩，何必其間冒險行。印文：垂露
回灘九曲。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六)屠蘇小築碧溪南，一卷奇書與古談。何必作銘勞刺吏，逍遥自適綠天庵。印文：妙意寫清快
蕉窗清課。印文：臣錢維城

(七)遠山雨倦壑藏雲，幾縷紅霞放夕曛。茅屋老農課兒輩，趁晴正好晚田耘。印文：絜矩、明月滿地相思
暮山欲霽。印文：臣錢維城

(八)喬松豐草石泉沄，綴景伊居意亦欣。一例山莊輸避暑，馴坡游戲動成群。印文：德日新
翠坂馴游。印文：臣錢維臣，敬事。

(九)怪石古松此獨擅，揣稱侔色益爲奇。天風落處非凡韵，十八公應自唱詩。印文：用庭中
磵閣松風。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十)石上藤蘿風裊斜，蘆汀月影忘猶賒。拏舟不爲閑垂釣，活句應緣參浣花。印文：抑齋，半榻琴書
蘆汀獨釣。臣錢維城敬畫。印文：臣錢維城

(十一)灑落茅堂與竹離，東西只隔一溪披。漁樵相話往來便，定是當年陸與皮。印文：德日新
竹翠茅堂。印文：臣錢維城

(十二)山深合是碩人邁，林澤優游樂事多。仿佛當年谷口鄭，高軒門外不曾遇。印文：至味寓澹泊
層岩野屋。印文：臣錢維城

(十三))竪爲峰復横爲嶺，怪石奇松與簇攢。漫訝精藍名末曉，得粉本自古中盤。印文：叢雲，涵虛朗鑒
蘿磴盤雲。印文：臣錢維城

(十四)樂山之處足徜徉，樂水情原不可忘。却亦南巡經見者，樓圍烟雨幾村莊。印文：妙高堂
水郵平遠。印文：臣錢維城

(十五)聲騰滂湃勢環瀠，旁有水軒三兩楹。的是當年晾甲石，祇今千尺雪爲名。印文：追琢其章，國臨隆綿
萬派璇源。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十六)抱山城郭倚江街，夾鏡橋邊船泊涯。生面别開太白句，恐防人或謝公杯。印文：天地同樂
山城晝静。印文：臣錢維城

(十七)縈林絡石激還斟，萬派遥源沓莫尋。不解横琴爲之寫，孤他中有古初音。印文：樂天，舊畲經訓
激石鳴湍。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十八)繞屋喬林畫不如，高秋颯沓染霞余。阿誰放曠歌洋泌，疑是洛中貞固居。印文：研露
綉穀高秋。印文：臣錢維城

(十九)遠浦扁舟才一葉，輕風送到便堪呼。漁人網起澄潭晚，縮項槎頭正好沽。印文：中和，涵虛朗鑒
遠浦歸帆。印文：臣錢維城

(二十)咫尺南村與北鄰，山圍水抱總無塵。輸他個裏幽居者，看畫曾非畫裏人。印文：乾、隆
雲塢幽居。臣錢維城敬畫。印文：臣城、秋醉樓

(二十一)一層叠嶂迴一溪，地勢不齊中有齊。嶂愈深斯溪愈遠，在兹小隱合王倪。印文：追琢其意，寓意於物
叠嶂回谿。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二十二)葦渚沙灘野水清，稜稜小約跨川横。野人從不入城市，蹩步偏橋却解行。印文：中和，月明滿地相思
平沙野彴。印文：臣錢維城

(二十三)水面輕風皺練波，布帆徐送石崖過。舟人穩坐心應謂，千里一朝底用他。印言語：意在筆先
練波輕舫，印文：臣錢維城

(二十四)數間茅屋綠陰稠，一帶清溪抱岸流。不負浣花老人者，自應佳趣有詩酬。印文：掬水月在手，萬有同春
湖莊綠蔭。印文：臣錢維城

(二十五)雲出山還山里雲，杰池樹共與氤氲。法知小米非老米，鶻突中仍崖略分。印文：學鏡千古
雲山雨暗。印文：臣錢維城

(二十六)箕踞相將坐回陂，隔川飛瀑動移時。默然不語意殊可，問答松泉與代之。印文：愛竹學心虛，意好好
松蔭觀瀑。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二十七)白帝彩雲破曉辭，青蓮詩景畫中披。檣竿五兩非摇動，恰共心旌得意時。印文：幾席有余香
江天曉發。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二十八)回廊架諸疑舟泊，古樹凌雲似蓋垂。挂水注爲坦水漾，竪情横態攬無遺。印文：水月兩澂明
曲閣泉涌。印文：臣錢維城

(二十九)遠山暮色夕陽西，山靄蒼蒼暗滿溪。漫道此時人意懶，便他歸鳥也應迷。印文：會心不遠，齊物



遠烟歸鳥。印文：臣錢維城

(三十)翼然四柱俯崖脣，隔岸森森石笏嶙。畫錦堂文不容欠，寫教飛瀑與垂紳。印文：含英咀華
孤亭清曠。臣錢維城敬畫。印文：臣錢維城，秋醉樓

(三十一)不須剪羽受拘攣，清唳一聲意灑然。此最松蒼石詭處，合教結作立胎仙。印文：乾、隆
霜皋清唳。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三十二)一片金波萬頃波，古輪那數影娥池。層樓中客知何氏，疑是謝公回棹時。印文：箇中直壺竹有玉
江樓月午。印言語：臣錢維城

(三十三)湍流激石韵泠泠，無定定中聲與形。仁者謂仁知謂知，故予只作徵招聽。印文：復春思仙，癸未木□
石淙流韵。印文：臣錢維城，敬事

(三十四)踈林瀟灑野湖寬，湖外一棱見遠巒。上下空明琴趣足，抱而獨坐不須彈。印文：水月兩澂明
秋林琴趣。印文：臣錢維城

(三十五)樹繆山索互吐呑，翠微一徑入雲根。結廬最喜無人到，只付林間鹿守門。印文：取益在廣求，清吟寄遐思
仙廬深蔚。印文：臣錢維城

(三十六)紫翠屏張傍晚時，夕陽山氣映相宜。泉明佳句尋常咏，親切誰當印咨斯。印文：妙意寫清快
岩關夕照。印文：臣錢維城

(三十七)寒原秋老朔風騰，禿柳臨崖若不勝。况爾殘荷與敗葦，自應一例付溪冰。印文：大塊假我以文章，慎敬國强
寒原朔吹。印文：臣維城

(三十八)一碧無邊萬頃多，孤亭迴俯巘嵯峨。扁舟欸乃尋常聽，小海誰能夏統歌印文：所寄，用筆在心
高亭俯碧。印文：臣維城

(三十九)山雲落雨晴暄，是杏非桃降絳片翻。水面文章任流去，漫疑此是武陵源。印文：專學勤政，寓意萬物
千林紅雨。印文：臣維城

(四十)屬車昔日此來携，小幀呈看殿雪溪，預爲壬辰古復兆，却教乙未補前題。乙未(1775)春月御題。印文：乾隆宸翰
瑶峰積素。臣錢維城敬畫。印文：臣、城
鑒藏印：嘉慶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秋醉樓

題跋：(一) 徐邦達(1911-)
此乾隆帝弘歷每頁前題詩一首，真筆，惜未録入《石渠寶笈》正續兩編中，至嘉慶始入《寶笈三編》加鈐三璽印。其裝潢則仍是舊製也。至於錢畫前何子彰題之已詳，余不復贅。二零零三年春日，東海徐邦達識，時年九十有三。
印文：徐邦達印，孚尹

(二) 何厚琦(清)
錢維城，字宗盤，號幼庵，又號稼軒，武進人，乾隆乙丑(1745)殿試第一人，仕至工部侍郎，山水氣暈沉厚，得力於董邦達，間亦寫折枝花栗，隨駕木蘭之岳樂，上以神槍殪虎，命維城繪圖刻石紀事。康熙庚子(1720)生，乾隆壬辰(1772)卒，年五十有三，謚文敏。右録《畫征續録》以備考查。時在中華民國四年冬月二十八日，靈石子彰何厚琦識。
印文：何厚琦印，何氏家藏

鑒藏印：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寶笈三編、嘉慶御覽之寶、嘉慶鑑賞

著録：《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匯編》第十二卷《石渠寶笈三編》第4184-4187頁，北京出版社，2004

出版：聶崇正、劉金庫編《御題錢文敏山水册》文物出版社，2004

說明：乾隆御題詩見《乾隆御製文物鑒賞詩》第423頁-428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QIAN LONG, QIAN WEICHEN　ALBUM OF LANDSCAPE

album leaf of pieces;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12.5 × 18 cm. × 80　5 × 7 1/8 in. × 80　約0.2平尺(每幅)

估價待詢



錢維城　《山水》册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聶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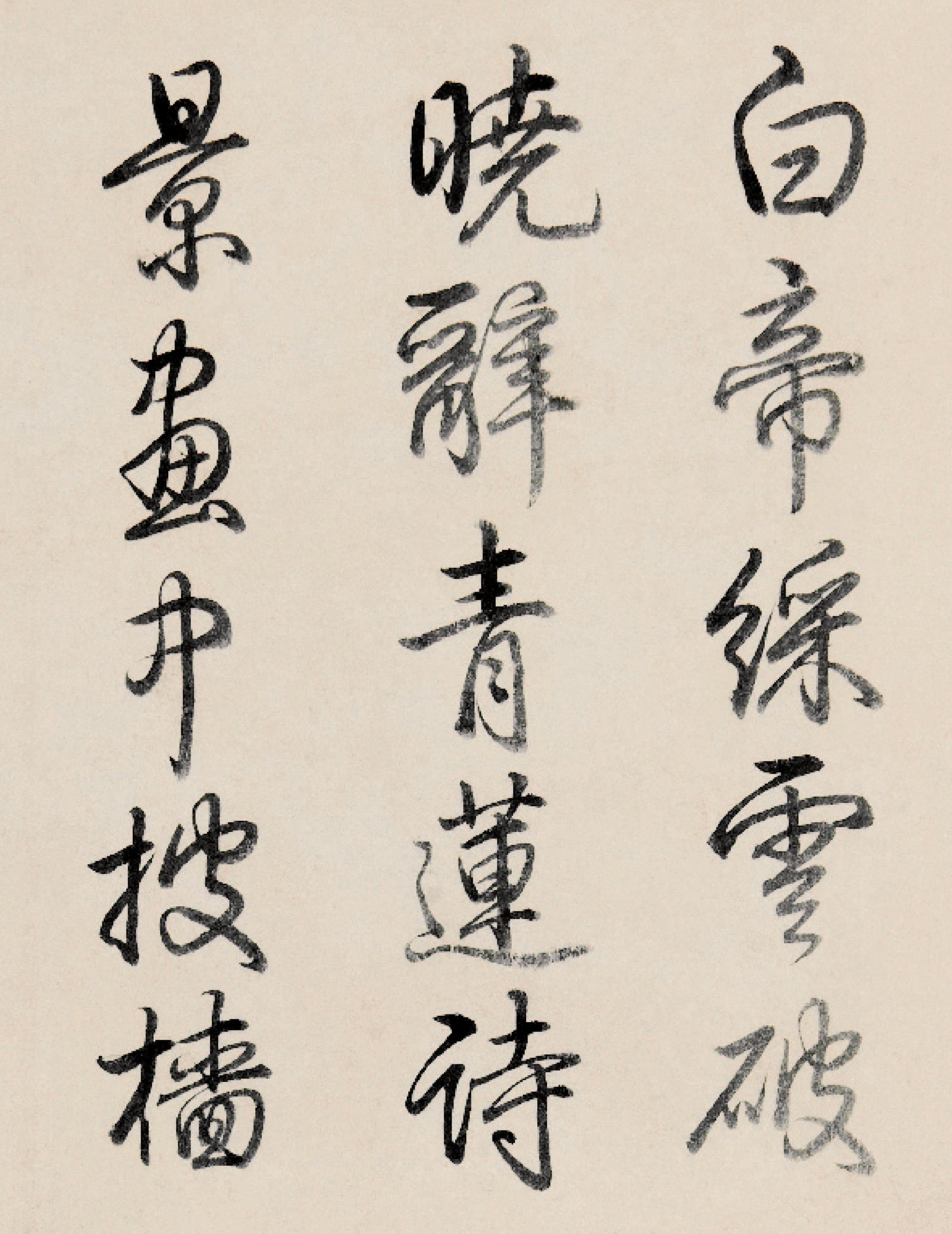
錢維城，初名辛來，字宗盤，又字幼安，號幼庵、茶山，晚年號又稼軒，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生於清康熙五十九年(1702年)，卒於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錢維城的一生讀書、做官，於乾隆十年(1945年)得中進士，而且還是一甲第一名(即狀元)，可謂榮耀萬分。錢維城曾任官刑部侍郎，入直南書房，并且一直在朝廷爲官，成爲乾隆皇帝倚重的文臣，死後謚“文敏”，《清史稿》中有其小傳。

錢維城又擅長作畫，尤其以山水畫聞名清朝畫壇。他的繪畫遠師“元四家”(黃公望、吴鎮、倪瓚、王蒙)，近學“清初四家”(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直接得於董邦達(1699-1769年)的指點，他的作品被收藏家們所珍視。《秘殿珠林 · 石渠寶笈》一書内收録錢維城書畫作品共一百六十件，數量相當多，説明清代宮廷對其書畫藝術的肯定和賞識。

按照筆者對於清代“臣字款”繪畫的了解，錢維城應當屬於“詞臣”畫家，而非供職宮廷的職業畫家，他作畫帶有“主流文人畫”性質，他的主要工作是做官。但是由於他的繪畫專長，也經常向皇帝進獻自己的作品，所以畫幅署款上也必定要寫上“臣”字，説明此是進御之作，不同於一般自娱或應酬的作品。此套《山水》册頁，就是錢維城“臣字款”的作品之一，《石渠寶笈 · 三編》收録。錢維城這套册頁共八十開(四十對幅)。每開畫均有乾隆皇帝對題，最後兩開有近人何厚琦、徐邦達題各一段。

按照繪畫史的叙述，清初的山水畫是“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的天下，其畫風一統畫壇，凡是文人作畫，無不以“四王”爲宗，從而這一畫派成爲繪畫的主流藝術，風靡於畫家(尤其是山水畫家)中。從這套册頁上可以十分清楚地領略到“詞臣畫家”錢維城的畫藝，他的山水畫構圖簡練，變化不多，但運筆較多樣，筆法松秀，墨色疏淡，具有很顯著的文人繪畫的樣式，畫面傳達給觀者的不但是錢維城自己的筆墨，而且還能感受到他所一脉相承的“四王”文人山水畫的傳統。由於是小張多幅的册頁，畫家在構圖時考慮到畫面的多樣變化，使之避免有重復雷同之感。





乾隆皇帝、宮廷畫家錢維城的對開山水册考釋

天津美術學院教授　劉金庫

著録於《石渠寶笈三編》的《乾隆御題錢文敏對開山水册》，檀木夾板，鏤刻《純廟 御題錢文敏山水》九個字。錢文敏，即宮廷大畫家錢維城，文敏是錢維城的謚號。乾隆御題詩與錢維城畫盤山水對幅，錢維城畫於乾隆壬辰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即逝世的那一年。乾隆皇帝在三年後，乙未年(1775)補題詩，在《石渠寶笈三編》(上海書店本)第4184-4187頁記載；“錢維城畫山水四册”，紙本，折裝，每册二十四幅，皆縱三寸九分，横五寸六分。每單幅作畫水墨設色相同，各有隸書標題。八十開(四十對幅)。爲《清宫佚目》外少數重要藏品之一。其后有民國年間大學者何厚琦，著名書畫鑒賞家徐邦達［鑒定真迹］二個題跋。爲近年來發現的錢維城山水畫作之精品，現就其内容作以考釋。

一) 錢維城的家世與生平

清代著名宮廷畫家、詩人、循吏(法官)錢維城在《清史稿》卷三百五有傳，傳記中載他生於康熙五十九年(1702)，卒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字宗盤、幼安，號幼庵、稼軒、茶山，江蘇武進人。乾隆十年(1745)一甲一名進士，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狀元，康熙朝有13名：繆彤、韓菼、彭定求、歸允肅、蔡升元、陸肯堂、沉廷文、汪繹、王式丹、王世琛、王敬銘、汪應銓、鄧鍾岳；雍正朝僅有1名；彭啓豐；乾隆朝有14名：金德瑛、于敏中、莊有恭、金甡、錢維城、梁國治、王杰等。錢維城是乾隆朝14名狀元之一，排在第五名，他被授修撰。初入翰林院時，當時翰林學士分習滿文、漢文，錢維城學習滿文，名列“散館列三等”，意思是剛剛及格，乾隆皇帝有些不高興，說：“(錢)維城豈謂清文不足習耶？”傅恒爲他辯解一番，乾隆下命再試漢文，乾隆又説他的詩詞有疵漏，文賦尚通順，仍留“修撰”一職。就在這年他才遷任“右中允”，命“南書房行走”，可以出入皇帝書房。錢維城出身於詩書世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書畫俱佳。得第一名狀元後，一次，隨乾隆皇帝去承德木蘭圍場狩獵，乾隆擊斃一虎後，命錢維城作《射虎圖》，乾隆看後連稱：好筆法！逐將此畫刻於石上，并詳記獵虎過程，留在木蘭圍場。從此名聲大振。他書法師承蘇軾，董其昌，蒼勁深厚，流暢含蓄，筆端横溢着才氣，他的詩集《茶山集》不乏清香誘人的意境。在仕途上錢維城也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官纍進至刑部侍郎，經常參加六部九卿的要案會審，斷案鐵面元私，執法如山，從不枉殺無辜，爲法官席上的真正法官，是非場上的决斷老手。有人認爲錢氏作爲詩人太浪漫，作爲畫家很豪放，作爲法官又冷酷無情，是位充滿各種争議的人物。另在《清史列傳二百六十四・循吏二》記載，他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時任貴州總督吴達善、侍郎錢維城接旨到貴州治“逆苗獄”，當地用法有失當者，錢氏力争無少遜。調貴陽，亦以强直忤巡撫宫兆麟，因公纍解職。在乾隆召見後，復職授山西蒲州知府，調任太原。乾隆年間，錢維城與張宗蒼、方熏等人供奉宮廷而稱爲“畫中十哲”。今天在江蘇無錫圖書館，尚有《金匱吴越錢氏宗譜》爲錢維城等所編，可資查對共後人與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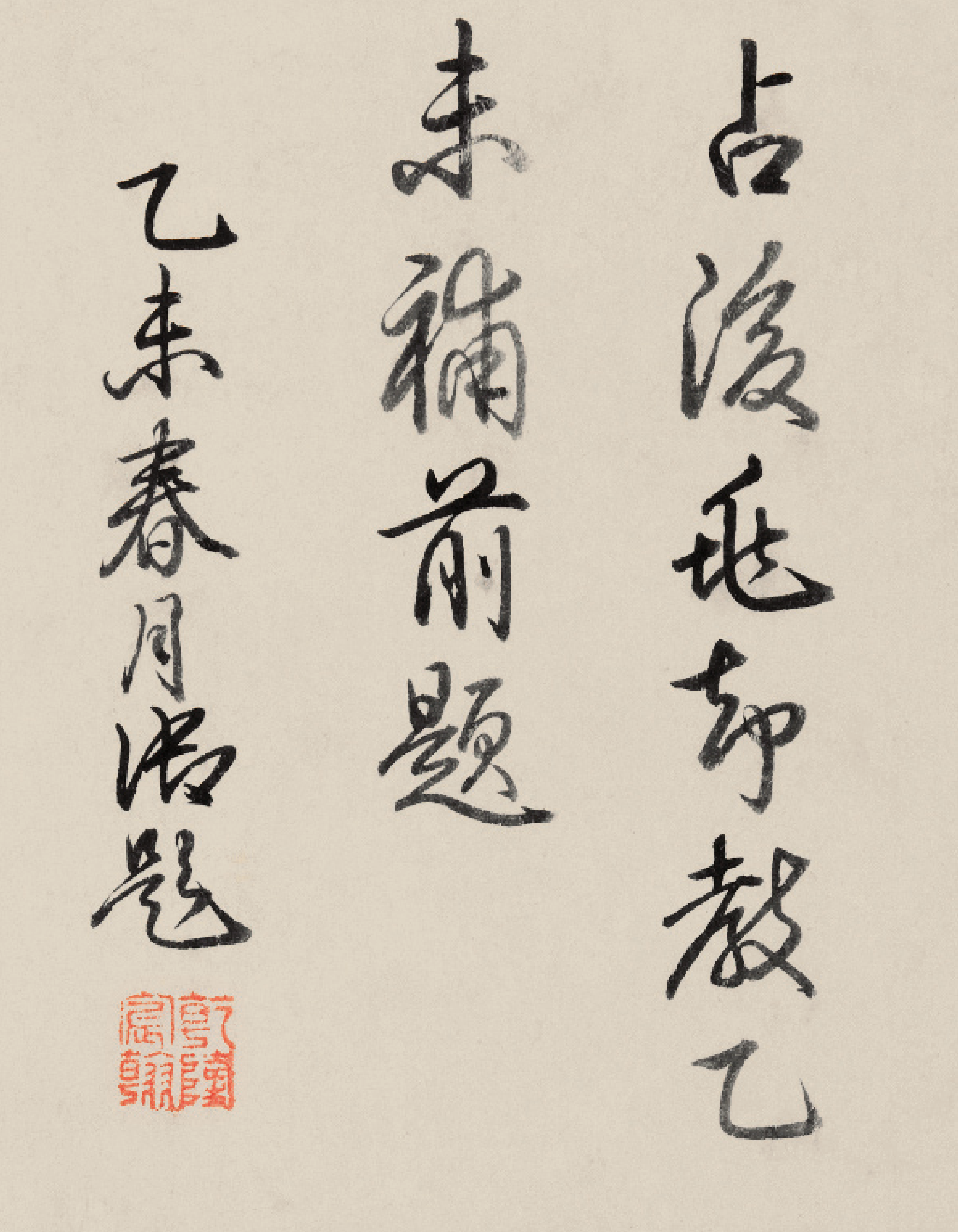
錢維城任刑部時，向乾隆皇帝上疏請申明律例：“事主殺盜賊移尸，有司輒置勿論。本律科移尸罪，反至流徒。請凡人律得勿論者，雖移尸仍用本律。殺奸之獄，奸夫拒捕，有司輒用門殺律定讞。殺奸殺拒捕者，反重於殺不拒捕者。請用殺拒捕罪人律勿論。”下部議行。乾隆三十四年(1769)，命他偕同内閣學士富罕善如、貴州會湖廣總督吴達善，查治威寧州知州劉標的“虧帑”之事，巡撫良卿、前巡撫方世俊等皆坐譴。三十五年(1770)，古州苗香要發動叛亂，乾隆皇帝又命令他偕同吴達善及巡撫宫兆麟督剿。香要“多力而狡，苗女迫根爲羽翼，煽旁寨出掠。”等錢維城到了古州，督總兵程國相破鳥牛、佳居諸寨，擒獲苗香要之女苗迫根。錢維城從鳥牛寨趕到佳居寨，宜示聖諭，解脅從。“督兵破朋論大箐，香要獨身跳去。乃令先撤兵，遣迴香要，卒擒而殲之。亂定，諭議叙。”三十六年(1771)，在雲南龍陵戍守士卒十個有四) 伍個逃走，當他們被抓獲時，封疆大吏上書皇帝“請悉誅之。”錢維城入面陳乾隆皇帝，説：“伊梨戍卒荷校一月，今用法過重，且戮於獲所，邊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龍陵，倍其罰，荷校三月，足以儆衆。”乾隆聽從了他的意見。三十七年(1772)，丁父憂，返歸故裏，不久卒去。謚文敏。着有《茶山集》。錢維城工文翰，畫山水幽深沈厚。供奉内廷時，亦清代宫廷畫院的領軍人物之一。

另外，大學者錢陳群說錢維城“通籍後畫益工，蓋午益於(董)邦達云。”意思是説錢維城先是個大文人，飽讀詩書而後才是宮廷大畫家。他說錢維城的繪畫得意於董邦達。董邦達(1699-1769)，字孚存，浙江富陽人。雍正元年(1723)，選拔貢生。以尚書勵廷儀薦，命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1733)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乾隆三年(1738)，充陜西鄉試考官，疏言官卷數少，以民卷補中，報聞。授右中允，再遷侍讀學士。十二年(1747)，命直南書房，擢内閣學士，以母憂歸。逾年，召詣京師，命視梁詩正例，入直食俸。十五年(1750)，遷任侍郎，歷户都、工部、吏部諸部有侍郎。二十七年(1762)，遷左都御史，擢工部尚書。二十九年(1752)，調任禮部尚書。三十一年(1754)，調還工部尚書。翌年，仍調還禮部尚書。三十四年(1757)，以老病乞解任，上諭曰：“邦達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達移家京師，不能即還裏。禮部事不繁，給假安心調治，不必解任。”尋卒。賜祭葬，謚文恪。董邦達工山水，蒼逸古厚。其子董誥也是宫廷畫家。

此外，錢陳群說他是大文人，可以從他的《茶山文鈔》卷十中的《讀信陵群傳》一文讀出：“信陵君發一介之使，而諸侯奔命，莫敢後者，仁義着於人心，而威信足以奪之也。且信陵君豈遂能救民伐暴，效湯、武之所爲哉？徒不急於功利，有救灾恤患不忍人之心而已，威震天下，功業無與并。夫秦虎狼之國。非仁義可治，以欺詐爲政二十余矣，相如一匹夫耳，懷璧睨柱，廷叱之而不敢害，何者？其氣壯而辭直也，況率六國效死之衆，伏大義而征之者哉？故曰，事變异而成功大，秦之强，六國之利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宣之時，易於湯武，信陵之時，易於齊宣。人有好勇者，多服金石壯燥之藥，必發狂叫號跳擲而死，天方厚其毒而速之死，太史公乃以爲實將興之魏，雖得阿衡之佐無益，豈不謬哉！”文通字暢，有古人雅風，及有仿司馬遷的秉筆寫史之才。

錢維城的書法，以正楷“館閣體”爲佳。董其昌的書法在清代由於康熙皇帝的推崇而盛及百年，董其昌是從顔真卿的楷書入手，結合來芾、趙孟頫，寫出别有勁拙秀媚的書法風格，在清代演變成“館閣體”。清初有傅山、王鐸，從顔、柳入手稍有不同，以“負劣體”知名的書法家在清代有汪士宏、錢維城、張照、蔣衡、梁詩正等。

清代宫廷繪畫，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間，随着全國統一，政權鞏固，皇室除了羅致一些專業畫手供奉内廷外，宮内專門設立如意館等機構，專門置御用畫家，此外還入值“南書房”的形式，以延納學士、朝官身份的畫家。就在這個時期，有不少的學士、朝官，實際上已經成爲宫廷畫家，他們經常畫些奉旨或進獻之作，這些作品大



多署有“臣”字款，今天統稱爲“宮廷繪畫”。繪畫的題材主要是描繪帝後、大臣、少數民族上層首領的人物肖像畫、表現帝後生活的宮廷生活畫、記録當代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紀實畫等，及供裝飾、觀賞用的山水、花鳥畫等不一而足。繪畫風格面貌比較多樣化，人物畫有傳統的工筆重彩和白描畫法，還有吸收西法比較寫實的畫法；花鳥畫有宗法黃筌的工筆寫生和惲壽平的没骨法；山水畫則多屬“四王”派系，唯大寫意畫法則未在宮内傳布。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人物畫家有焦秉貞、冷枚、金廷標、丁觀鵬、姚文瀚等；山水畫家有錢維城、唐岱、徐揚、張宗蒼、方琮等；花鳥畫家有蔣廷錫、鄒一桂等；還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國畫家，諸如郎世寧、王致誠、艾啓蒙等人，他們帶入西洋畫的明暗、透視法，創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風，還培養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

康熙至乾隆朝，當國家全盛，文學侍從諸臣，每以藝事上邀宸眷。大學士蔣廷錫及子蔣溥、董邦達及子董誥、侍郎錢維城、侍郎鄒一桂，與鵬翀爲尤著。蔣廷錫以逸筆寫生，奇正、工率、濃淡，無不超脱。源出於惲格，而不爲所囿；董邦達山水源於董源、巨然、黄公望，墨法得力於董其昌，自王原祁後推爲大家。長期供奉内廷，進御之作，大幅數尺，小册寸許，不下數百；錢維城山水蒼秀，花卉傅色尤有神采；鄒一桂以百花卷被宸賞，世謂惲格後罕匹者。諸人所繪并入石渠寶笈、御題褒美，傳爲盛事。

清制，畫史供御者無官秩，設如意館於啓祥宮南，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裝潢帖軸皆在這裏。多由大臣引薦，或獻畫稱旨召人，與詞臣供奉體制不同。間賜出身官秩，皆出特賞。清高宗萬幾之暇，嘗幸館中，每親指授，時以爲榮。其畫之精美者，一齊編入《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畫院盛於康、乾兩朝，清代宮廷繪畫從嘉慶(1796-1820)以後，才日趨衰微。

二) 乾隆皇帝與静寄山莊

從乾隆皇帝在第一開的對題詩：“侍臣扈蹕昔游盤，有暇近臨粉本看。”中可知，錢維城是在陪同乾隆到“盤山行宮”後而爲乾隆皇帝畫的，乾隆皇帝在三年後，又在對開上寫下了對題詩，君詩臣畫，珠聯璧合。

“盤山行宮”又名静寄山莊，在盤山南麓，占地約四十公頃，清乾隆九年(1744)動工，十九年(1754)竣工。山莊圍墻石灰石塊砌成，周長七六公里。山莊由前宮、中宮、後宮、石佛閣、步雲樓、捉雲亭這樣以及外八景、内八景有静寄山莊、太古雲嵐、層岩飛翠、清虚玉宇、鏡圜常照、衆音松吹、四面芙蓉、貞觀遺踪。新六景有半天樓、池上居、農樂軒、雨花室、會然閣、小普陀。1926年胡景翼部爲籌集軍餉，伐松拆屋，静寄山莊遭嚴重破壞。抗戰時期，又遭日軍掃蕩，山莊被夷爲一片瓦礫。1966年，石佛殿三尊佛像及乾隆御書碑被砸毁，現僅存建築基址和六七里宮墻。

2003年10月至12月，臺灣大學生藝術史研究所教授傅申先生在兩岸分别做學術報告，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静寄山莊”，從北京故宮的《静寄山莊圖》講起，結合《盤山志》，并實地考察了《静寄山莊》。經傅先生研究，乾隆多次到過《静寄山莊》，爲此圖題寫過22首詩，可見乾隆對“静寄山莊”情有獨鐘。

盤山，古名徐無山，又名四正山、盤龍山。盤山位於北緯40・05'-40・06'，東經117・15'-117・18'。地處薊縣官莊鄉北部，距薊縣縣城西北12.5公里。屬燕山山脉南部分支出系、中低山地貌，海拔高度一般在400-600米。主峰挂月峰、海拔高度864.4米。東西長20公里，南北寬10公里，被譽爲“京東第一山”。盤山風景諸多，其中以“三盤”、“五峰”、“八石”著稱。

盤山風景名勝區，相傳東漢末年，無終名士田疇不受帝封賞、隱居於此，因此人稱田盤山，簡稱盤山。盤山是燕山山脉南緣的一段，雄偉多姿，景色幽古，久負盛名，曾入中國15大名山之列。遠在初唐時，唐太宗東征凱旋途中到此游賞，就曾贊口不絶。到了明清兩代，這裏建起寺廟72座，寶塔13座，行宮、樓臺比比皆是，景况空前。清乾隆第一次巡游盤山時贊嘆説：“早知有盤山，何必下江南。”命人在山東部興建行宮“静寄山莊”，此後又27次到此巡游。近10余年，這座名山得到了很好的整修和開發，再次成爲令世人矚目的游覽勝地。盤山景區面積106平方公里，有“五峰”、“八石”、“三盤”之勝，還有天成寺、萬松寺、雲罩寺、舍利塔等古代建築。五峰爲挂月峰、紫蓋峰、自來峰、九華峰、舞劍峰，與山西五臺山遥相呼應，號稱“東五臺”。主峰挂月峰、海拔864米。五峰攢簇，引人入勝。由西路登山，山勢呈上、中、下三盤之狀。三盤景致各具特色，上盤松、中秀石、下盤水，人稱“三盤之勝”。從蓮花嶺進山，轉過刻有“入勝”兩個巨字的大石，經過四正門徑、元寶石、迎客松，便到了下盤。下盤以秀水著稱，有水質凛冽甘美的涓涓泉、名曰滴水瀨的流瀑和被譽作“立沛甘露”的紅龍池。盤山第一大寺天成寺也建在這里，此寺始建於唐代，後經重修，現廟門匾額上的“天成寺”三字出自乾隆親手筆。寺仙正殿“江山一鑒閣”面澗背崖，雕梁畫棟，古樸雅致。閣西有座8角13層淺黄色舍利塔，它結構精巧，風姿綽然。繼續上行，過萬人悉，登歡喜嶺，即達中盤，中盤奇石嶙峋，或險或怪，千姿百態。“八石”中的懸空石、摇動石、天井石、將軍石等都在這里。攀上盤山頂峰挂月峰，峰上有座建於唐代的定光佛舍利塔，塔高12米，使這一風景名勝區更加絢麗多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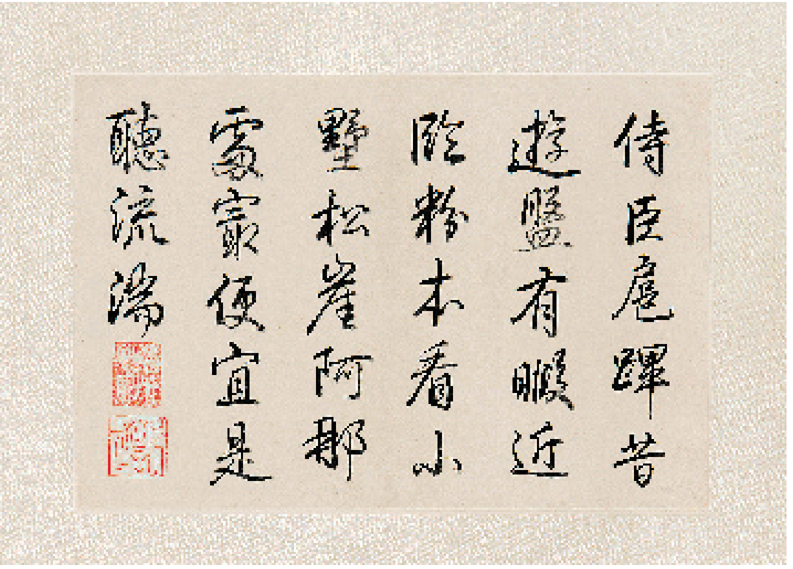
三) 錢維城傳世重要作品及近年來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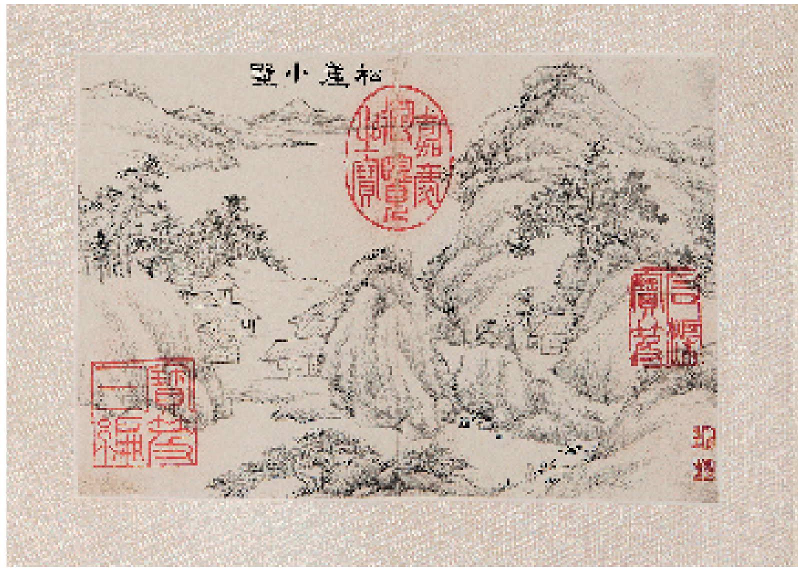
錢維城傳世的重要作品是《避暑山莊圖》，横35，縱95厘米。紙本設色，共四册，前兩册爲康熙三十六景，後兩册爲乾隆三十六景。乾隆十七年畫前兩册，十九年畫後兩册。每册十八幅，皆有乾隆題詩和鈐有乾隆皇帝寶璽，每册紫檀木夾板，板中嵌牙簽。避暑山莊於乾隆五十九年(1790年)全部峻工，妝畫於此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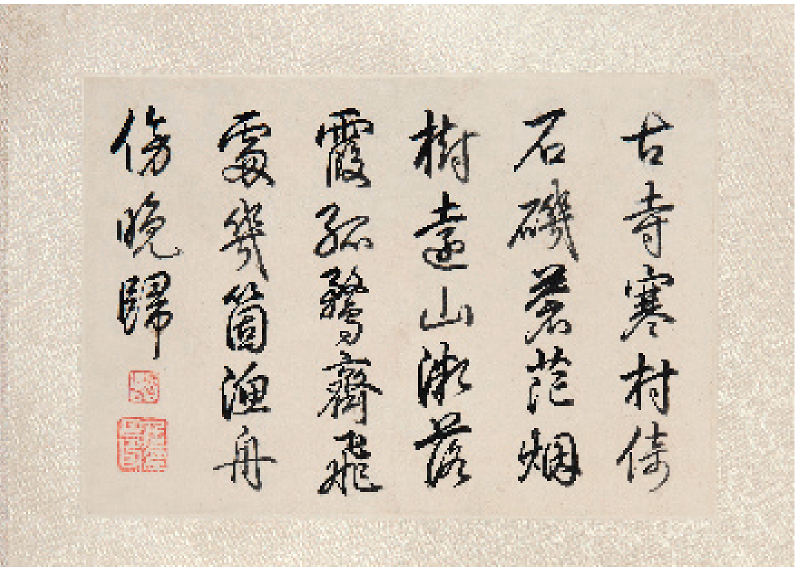
另一件是《熱河千尺雪圖》縱28厘米、横168厘米，錢維城畫於乾隆十八年(1753)所畫，錢維城三十三歲。千尺雪是乾隆三十六景第二十九景(現不存)，是乾隆當年游賞、小憩、吟詩作畫的地方。此圖描繪了當時避暑山莊内“千尺雪”幽美静雅的景觀。畫左上方有乾隆親筆題跋“熱河千尺雪”景七言詩一首。兩側上鈐有乾隆寶璽十四方，嘉慶寶璽二方。左下方作者落筆：“乾隆癸酉春，臣錢維城奉敕敬繪”，并蓋有“臣錢維城”、“敬事”印二章，與此《御題錢文敏山水册》上的印亳無二致，説明《御題錢文敏山水册》也是於錢氏晚年所繪。

錢維城、張若靄(張廷玉之子)、董邦達、張若澄(張若靄之弟)繪製了四幅《雪浪石圖》。勝迹“雪浪石”位於河北定州市東北隅的一處緑樹掩映的高坡，此石系北宋時蘇東坡任定州知州時所得。據道光年所修《定州志》載，蘇軾於元佑八年(1093年)九月被貶官定州，偶得此石，將思鄉之情寄托在如山水畫的一方青石上，并依此命其室爲“雪浪齋”。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四月，蘇公再貶英州之後，此石下落不明。直到明萬歷八年(1580年)，原盆石被真定縣令郭衢階(明代大收藏家)在定州時發現，原石也於萬歷十年(1582年)爲知州唐祥興所發現。雪浪石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愛。他六次過定州，對雪浪石咏詩三十余首，并先後命張若靄(張廷玉之子)、董邦達、張若澄(張若靄之弟)、錢維城繪製了四幅《雪浪石圖》。此圖現收藏於避暑山莊博物館。東坡居士對“雪”字很在感情，不僅體現在“驚濤拍岸，激起千堆雪”的詩句上，他被貶黄州時，書齋爲“雪齋”。晚年在定州得雪浪石，并將書齋定名爲“雪浪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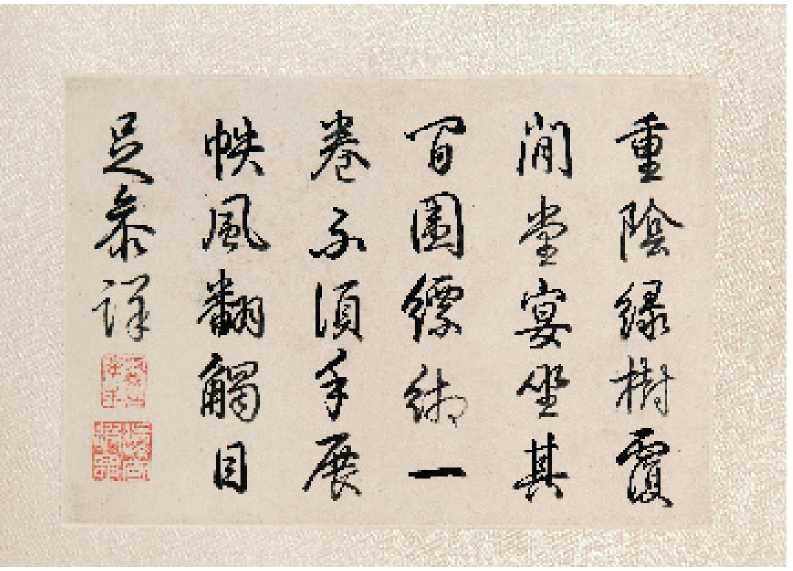
近幾年來，古代書畫知音越來越多，尤其是被清宮《石渠寶笈》著録者更是身價百倍。錢維城著録於《石渠寶笈》、《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三編》的重寶有錢維城《雁蕩圖手卷》(估價400-600萬元)，中貿聖佳曾拍出429萬元高價；另一幅錢維城的《九如圖》被《石渠寶笈》著録，并有乾隆御題，估價80萬元，最後以154萬元拍出。此外，中貿聖佳的一幅錢維城《深樹茅堂立軸承》以132萬元高價拍出，在著録《石渠寶笈》中的作品有一本董邦達的八開乾隆御筆對題山水册與之極爲相似，曾在中貿聖佳以363萬成交，與錢維城此册相比，以此册爲乾隆皇帝御題詩最多、最精，遠遠超出若干倍。而此件是乾隆御題詩、錢維城畫山水的對開爲首次發現，尤其是乾隆皇帝對盤山行宮情有獨鐘。曾親自畫過《御筆盤山偃松圖》和《御筆松崖垂釣圖》今皆在故宮，世間難見，而在此册中的題詩，遠遠超過傅申先生所言的二十二首詩的四倍，我們有理由認爲此畫要比北京故宮著名藏品姚文瀚的《静寄山莊圖軸》要精彩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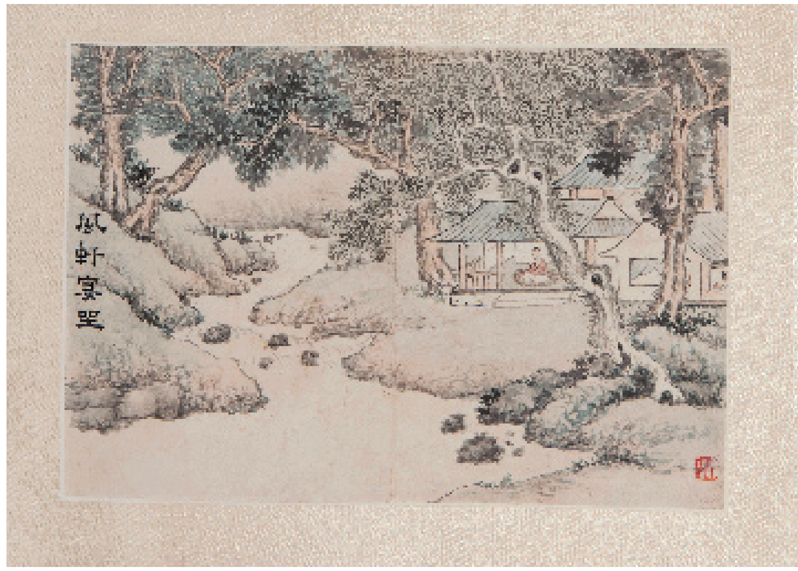

侍臣扈蹕昔
遊覽有暇近
陀粉本看小
壑松崖阿那
處家便宜是
聽流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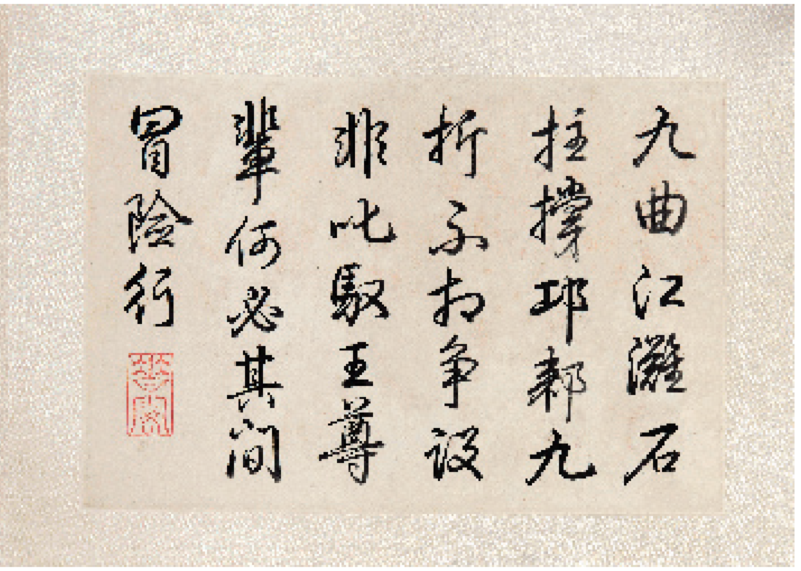

松崖小壑


古寺寒村倚
石磯蒼茫烟
樹遠山濃落
霞孤鷺齊飛
處幾笛漁舟
傍晚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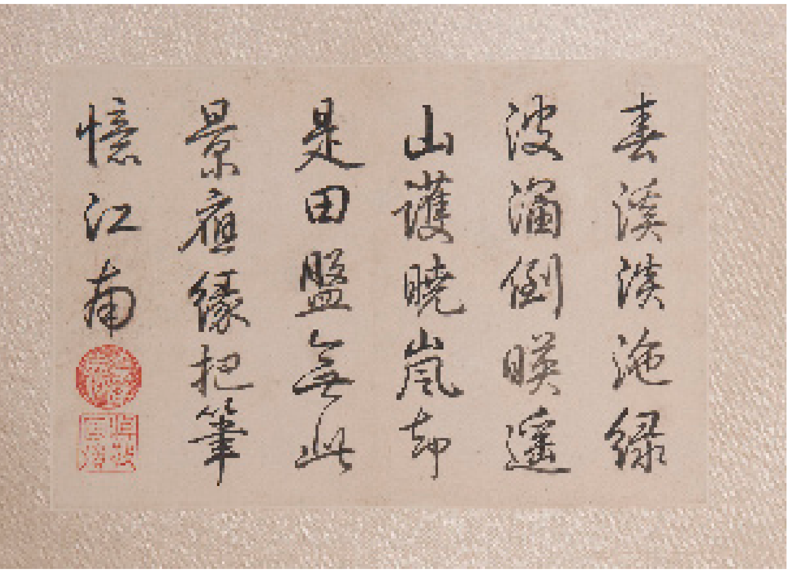



重陰綠樹霞
閒堂宴坐其
百圖繚繞一
卷不須手展
帙風翻觸目
足參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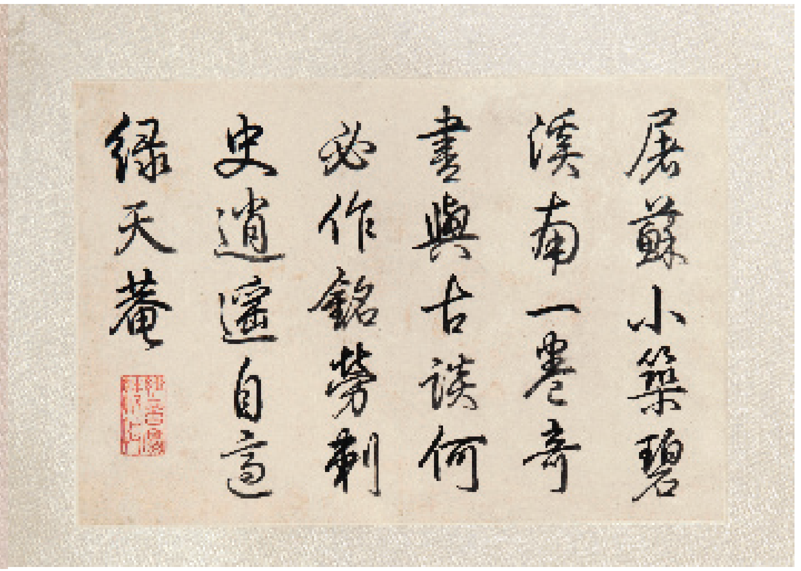



九曲江灘石
拄撐邛郲九
折不扫爭設
非叱馭王尊
輩何必其間
冒險行


迴灘九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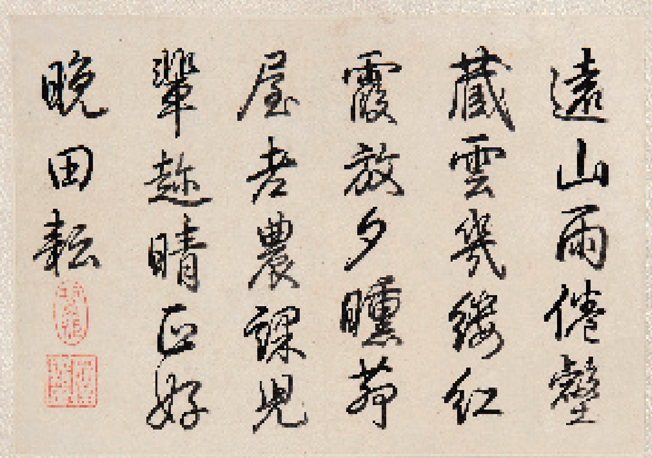

雲溪淡淡綠
波涵倒映遙
山護曉嵐卻
是田盤無此
景底緣把筆
憶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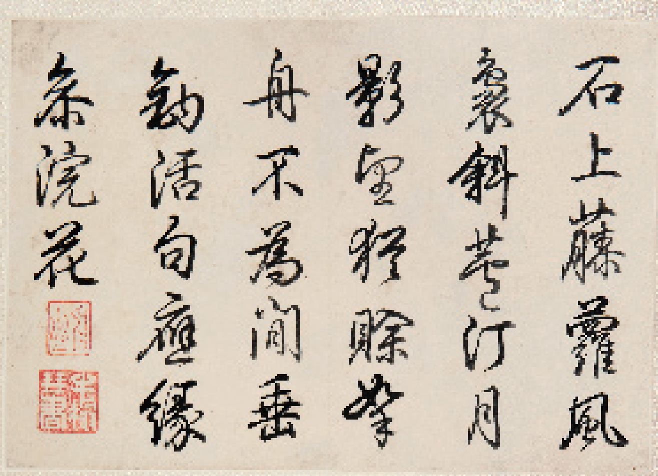

雲溪春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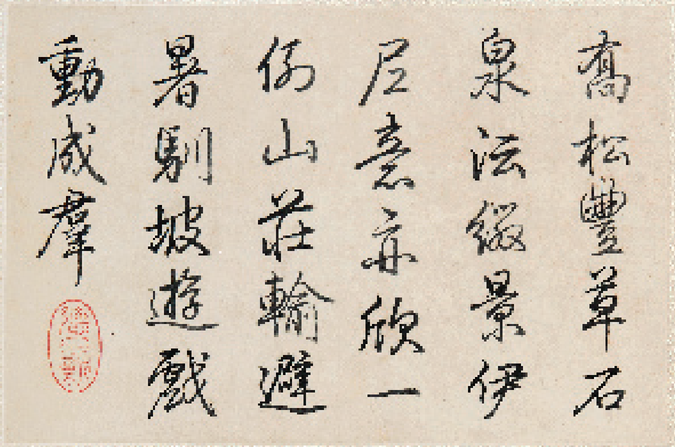

居蘇小築碧
溪南一晷奇
書與古談何
必作銘勞刻
史逍遙自適
綠天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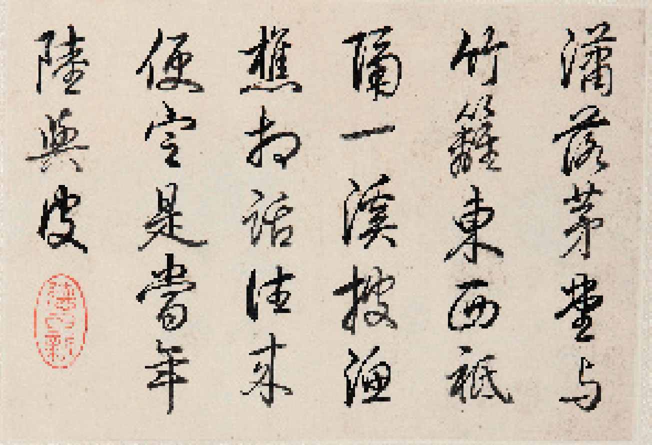

蕉窗清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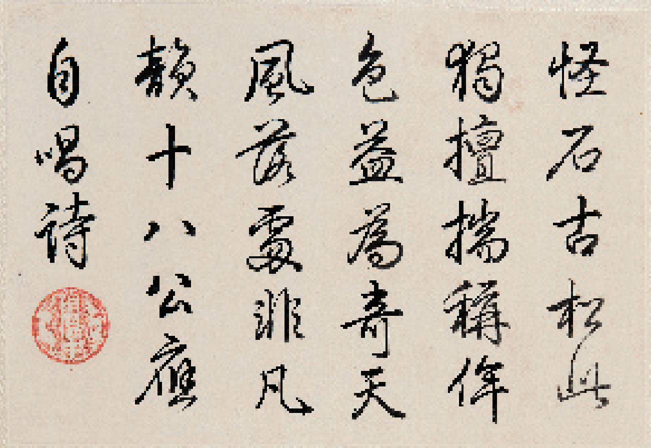
5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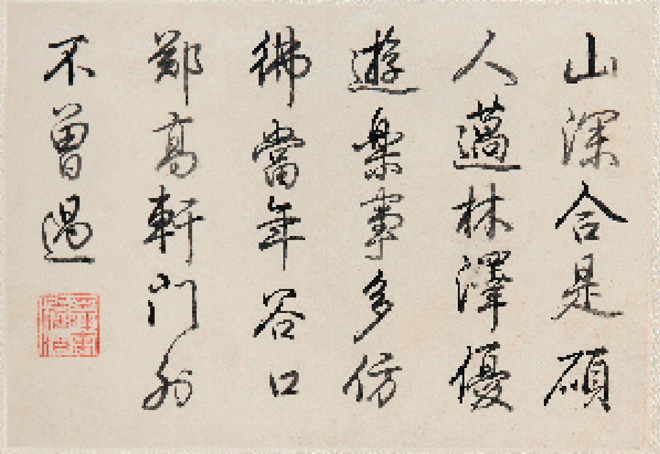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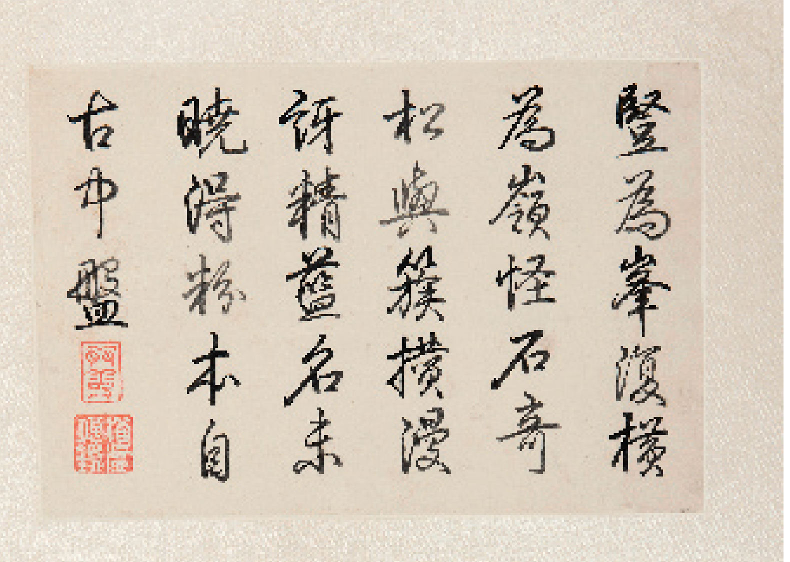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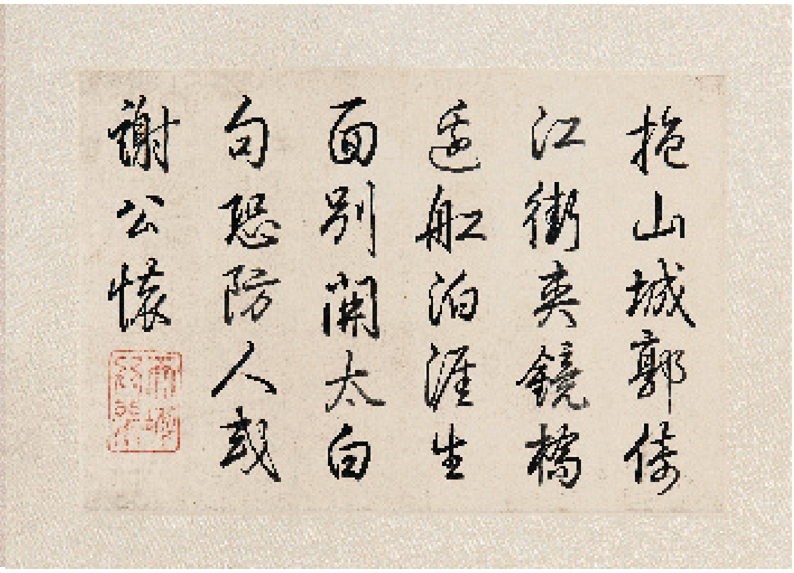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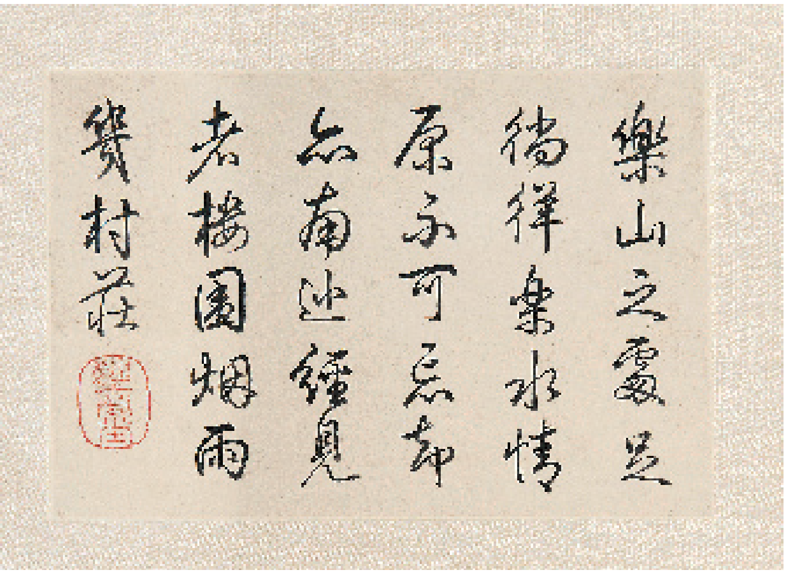

蒲葭茅堂與
竹籬東西祇
隔一溪投漁
樵者話往來
便定是當年
陸與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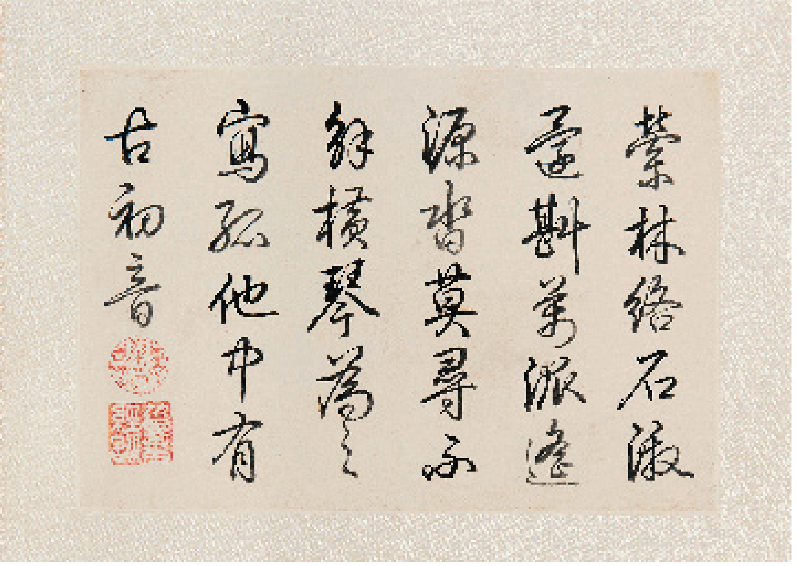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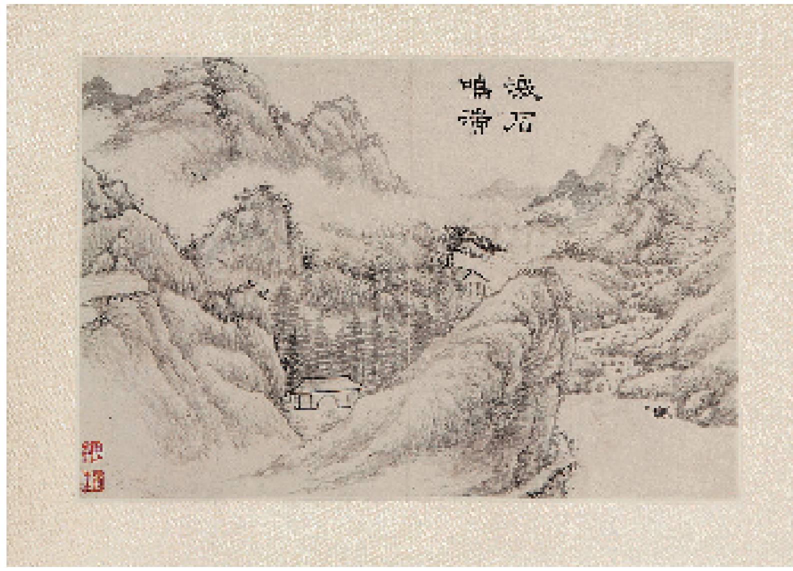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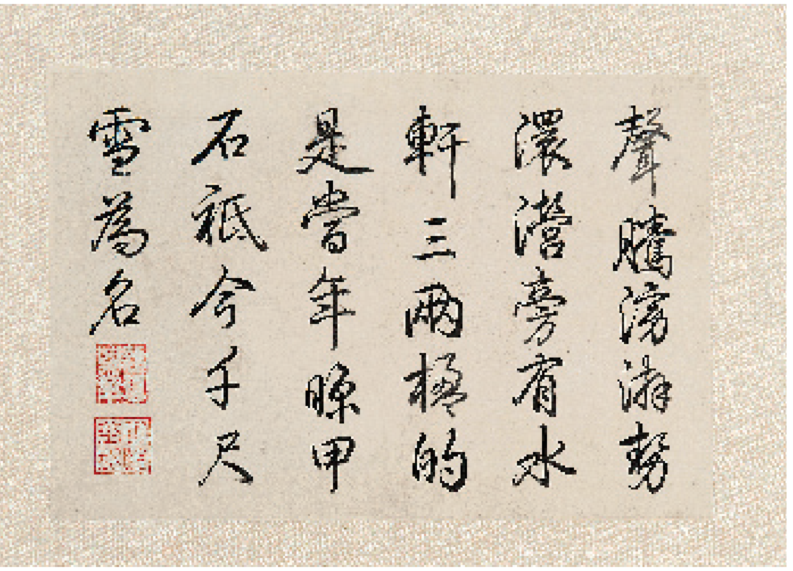
竹翠茅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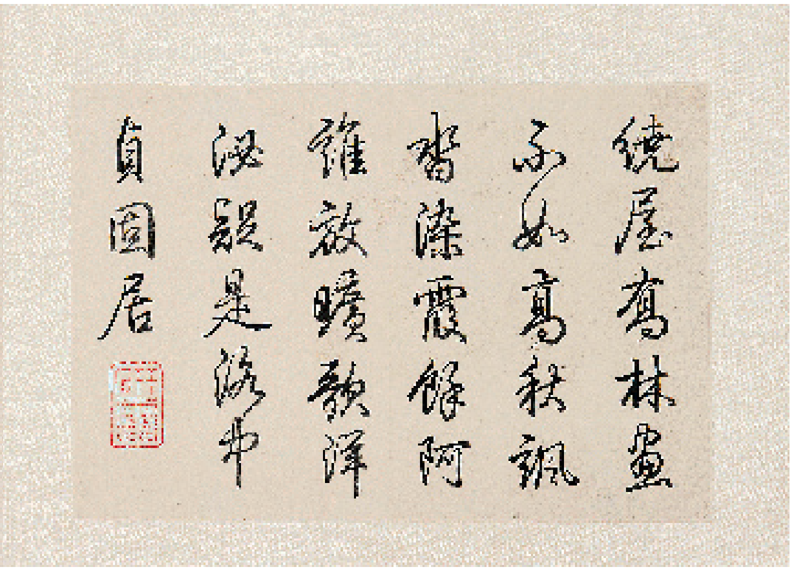

山深合是碩
人邁林澤優
遊樂事多仿
佛當年谷口
鄭高軒門外
不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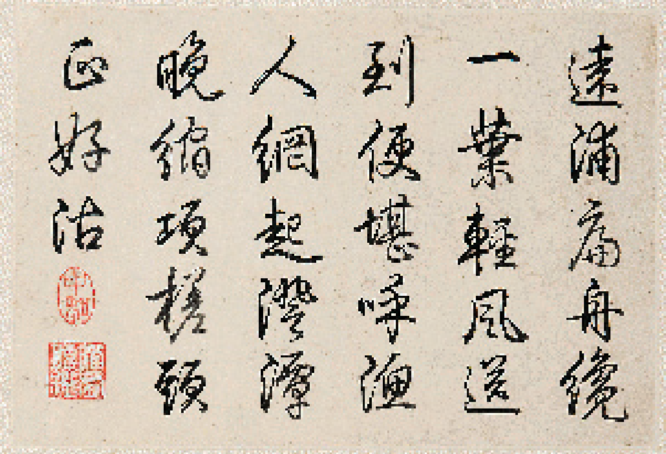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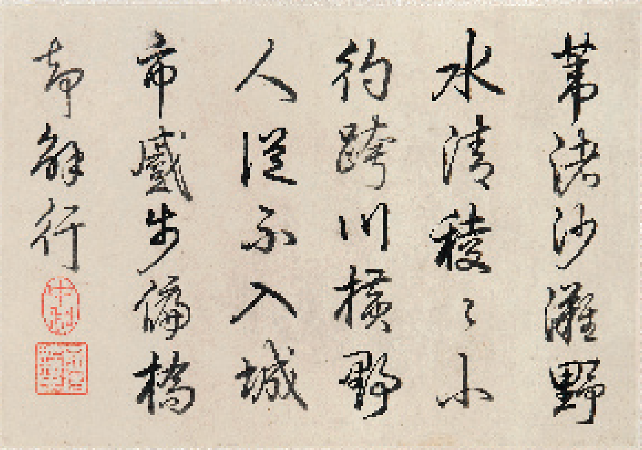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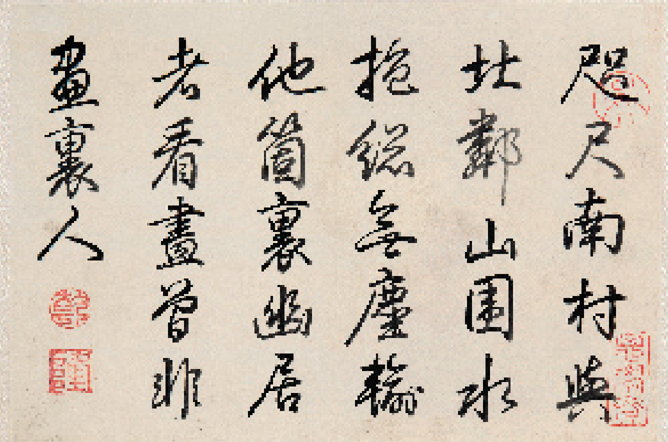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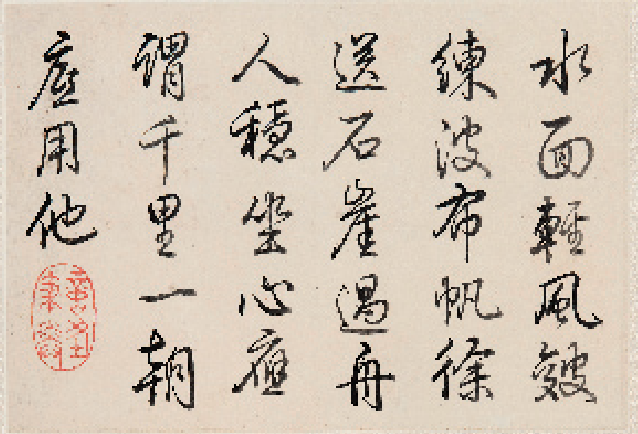

5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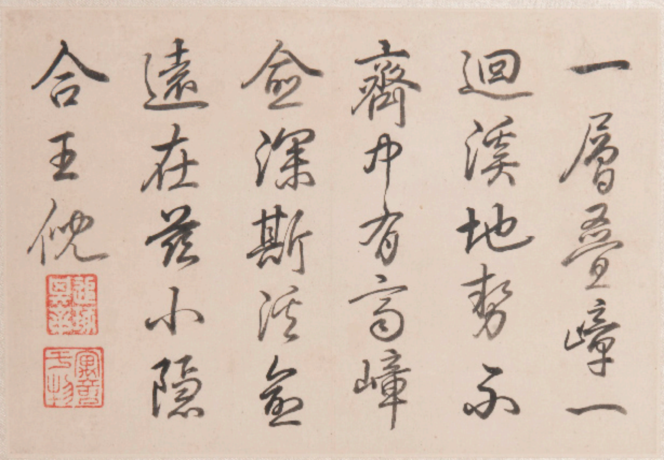
5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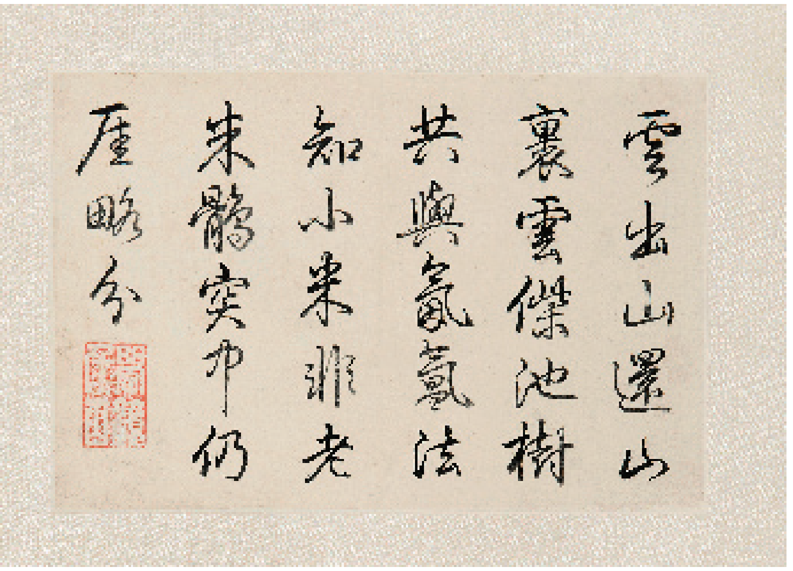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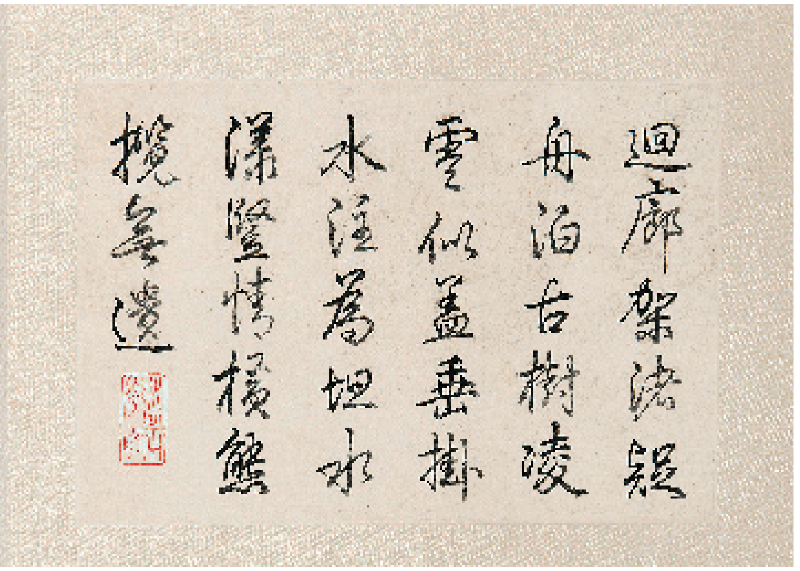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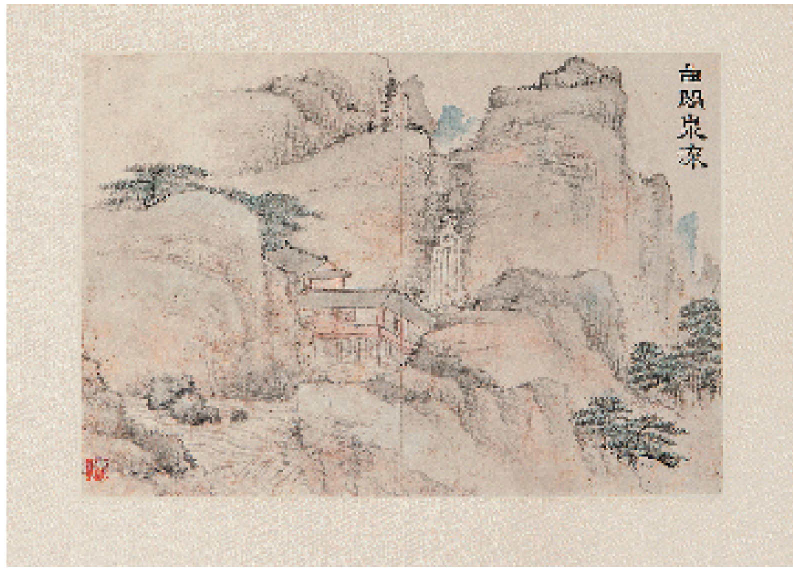
5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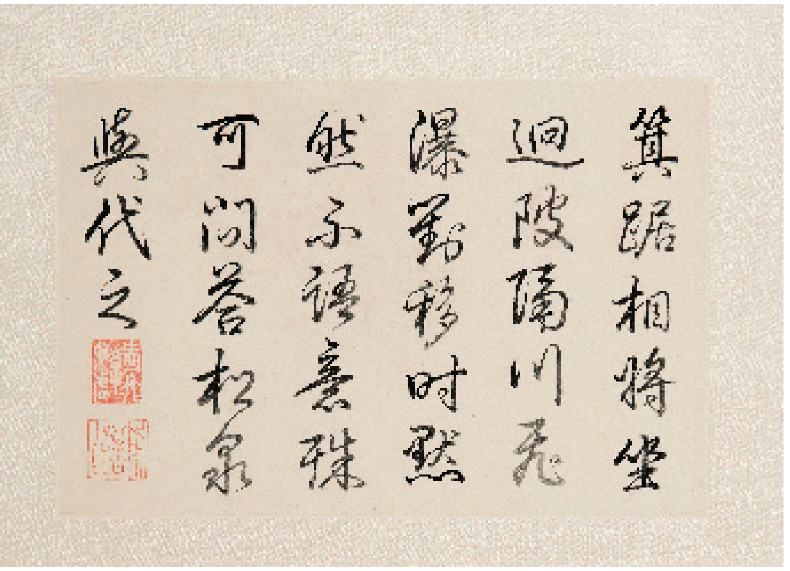
5182


雲出山還山
裏雲傑池樹
共與氤氳法
知小米非老
米髯冥巾仍
屋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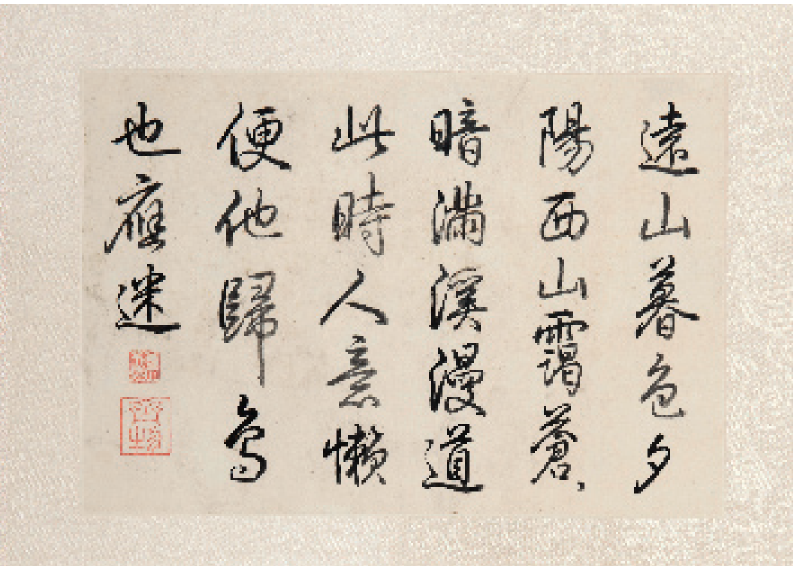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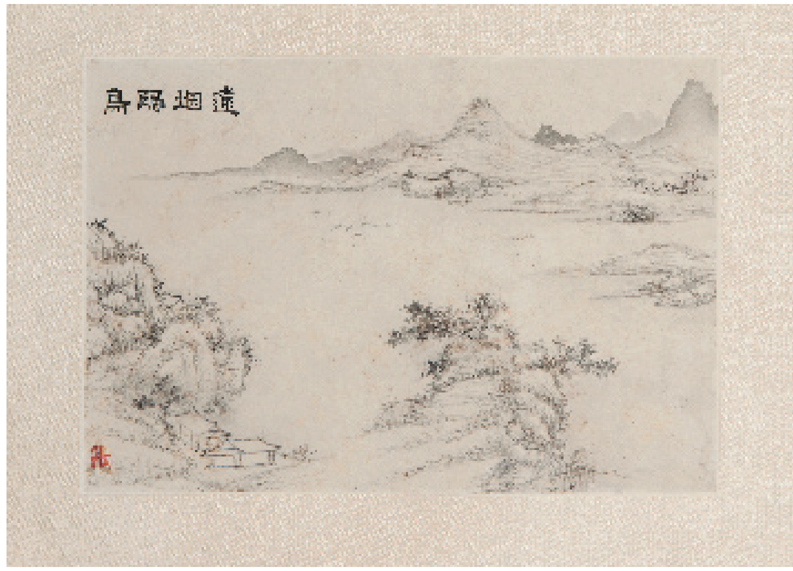

迴廊架諸壑
舟泊古樹凌
雲似蓋垂掛
水注為煙水
瀑豎情橫盤
攬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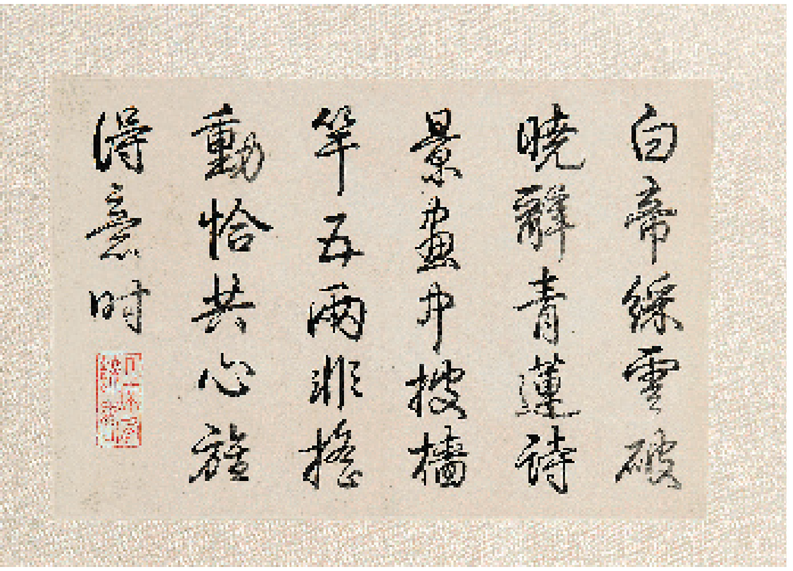



箕踞相將坐
迴陂隔川飛
瀑對移時默
然不語意殊
可問答松泉
與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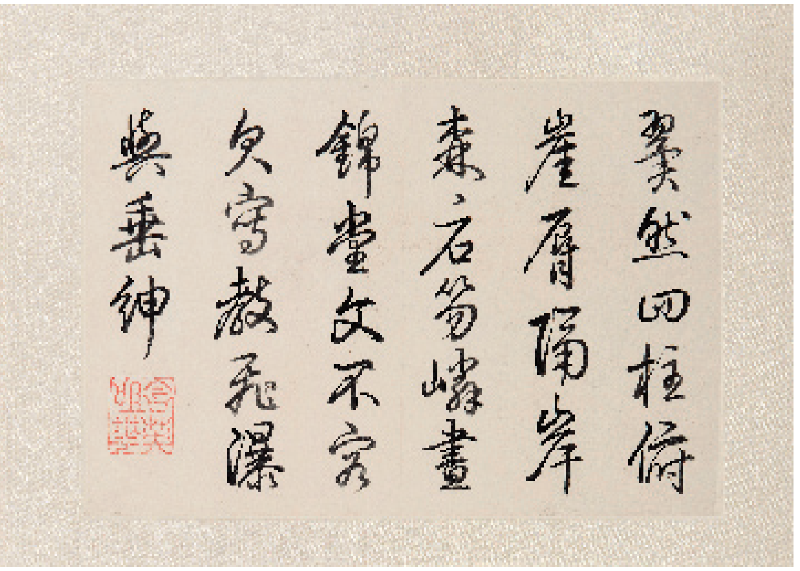

松陰觀瀑


遠山暮色夕
陽西山靄蒼
暗滿溪漫道
此時人意懶
便他歸鳥
也應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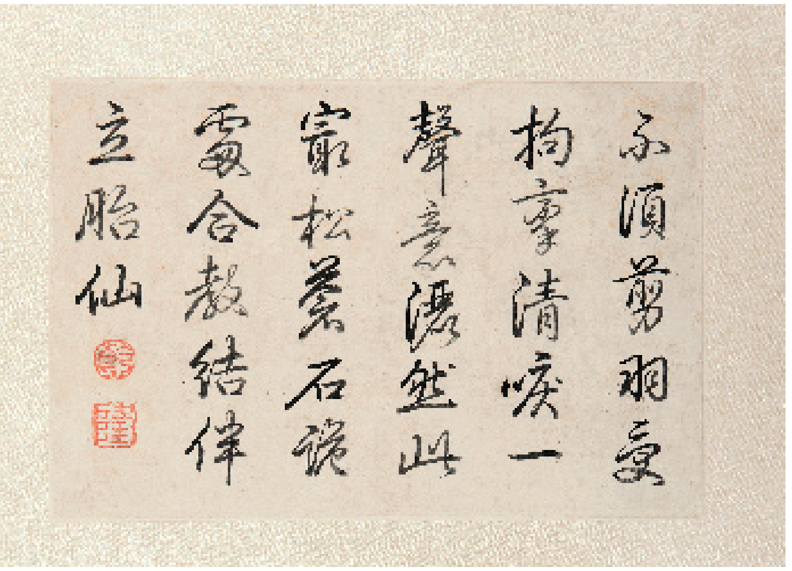

白帝綵雲破
曉辭青蓮詩
景畫中披檣
竿吾兩非搖
動恰共心旌
得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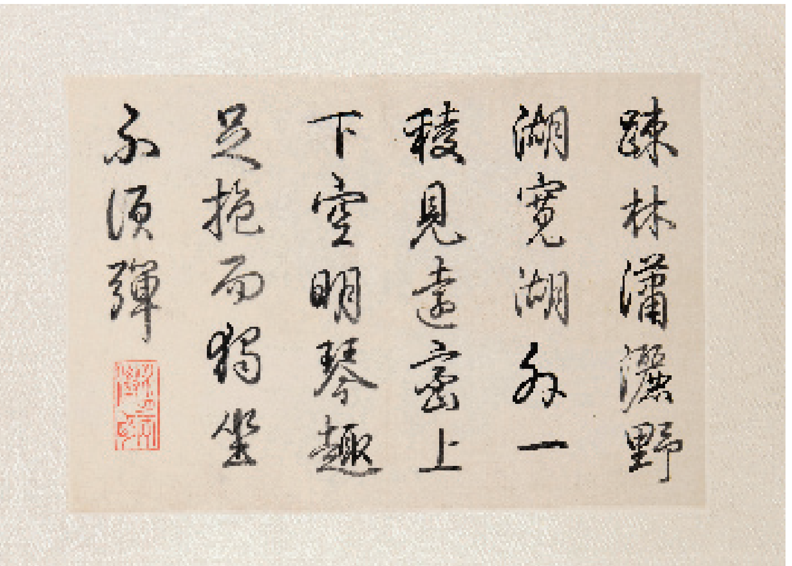

江天曉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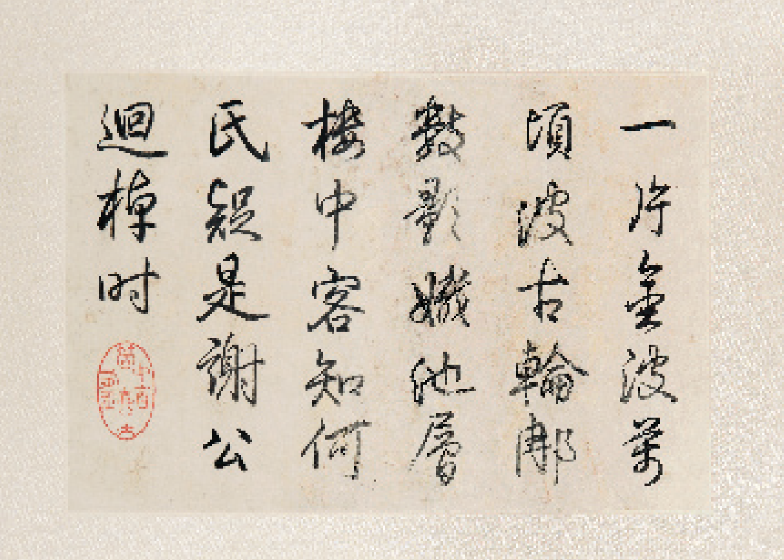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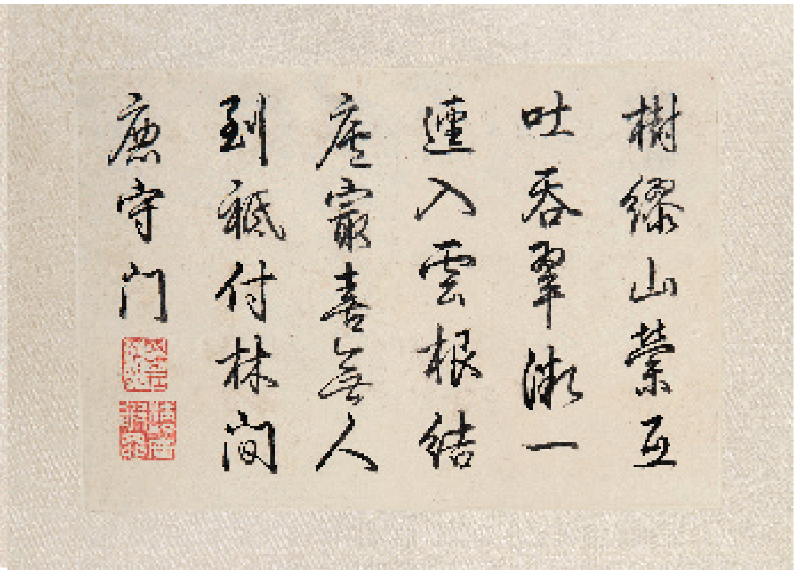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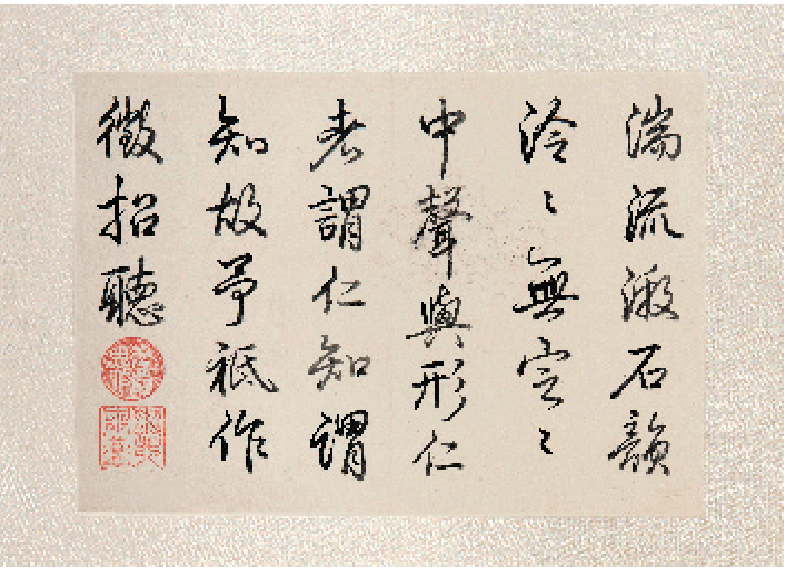
5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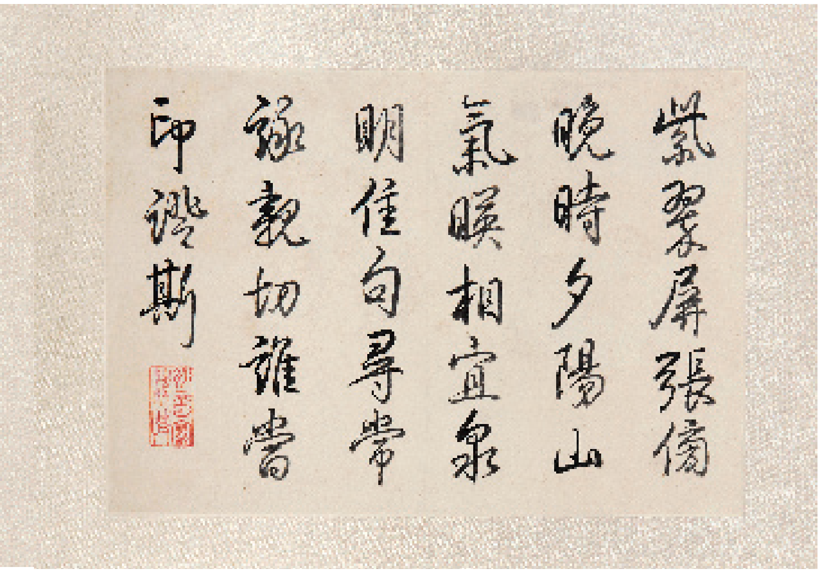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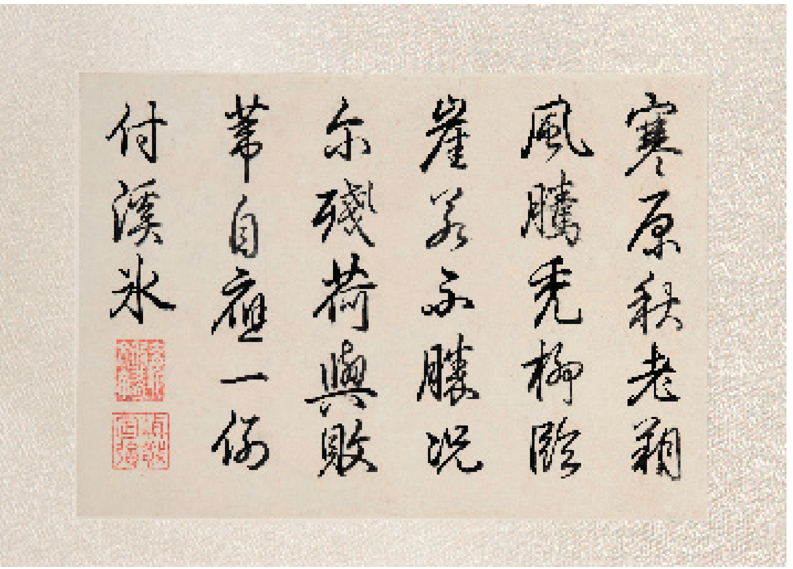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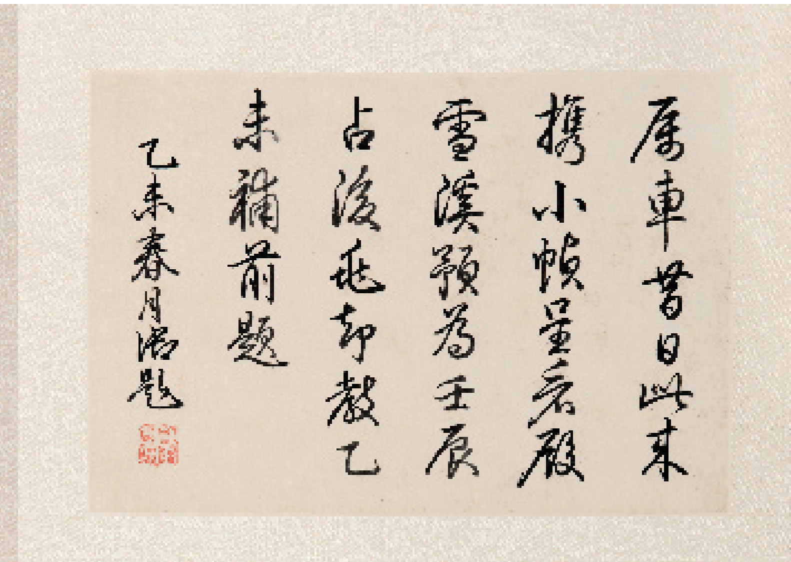



5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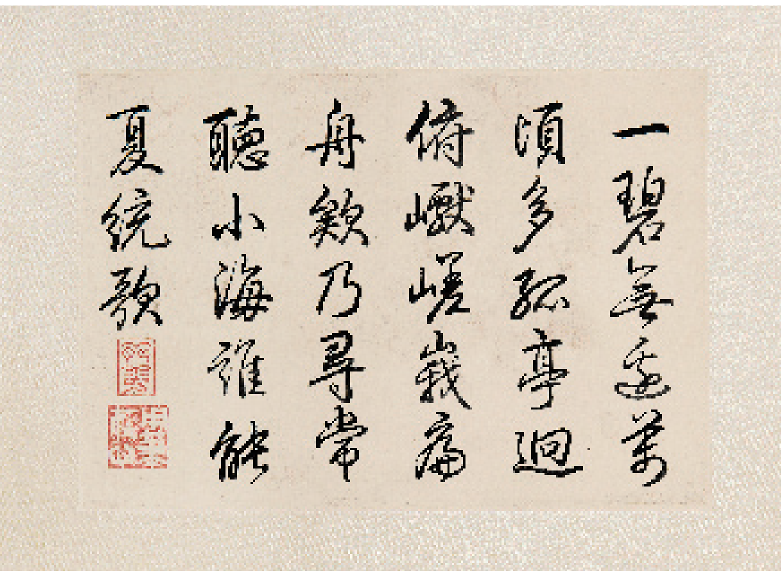
5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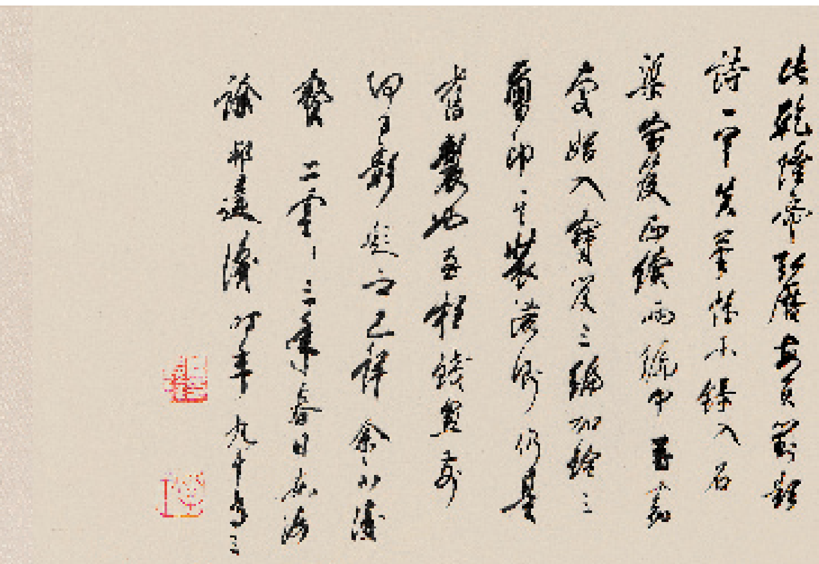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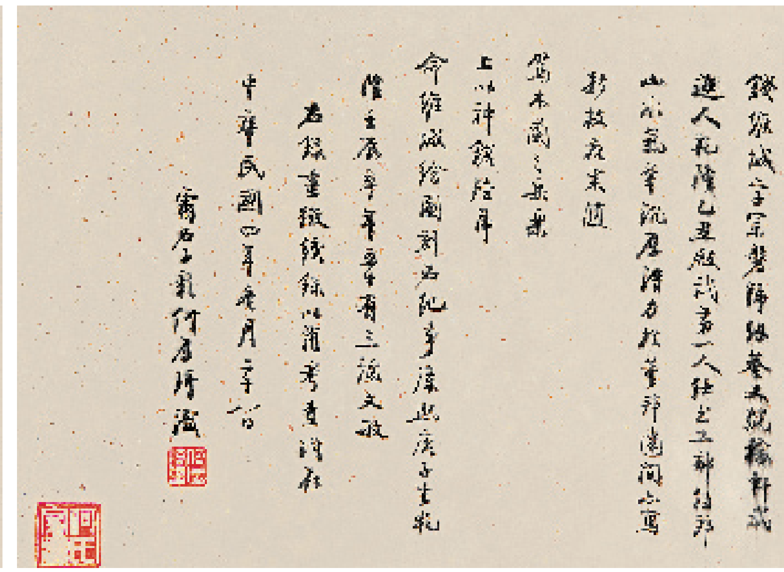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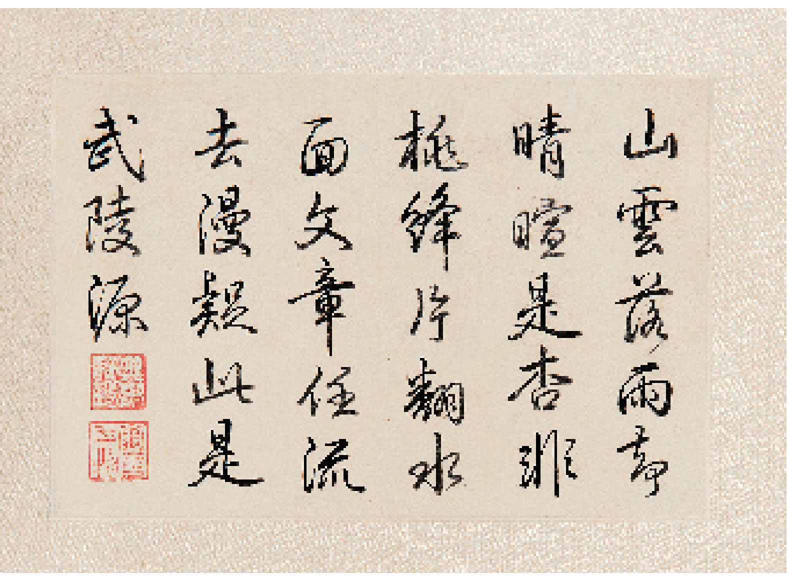


題跋(一)



5182

題跋(二)





5182